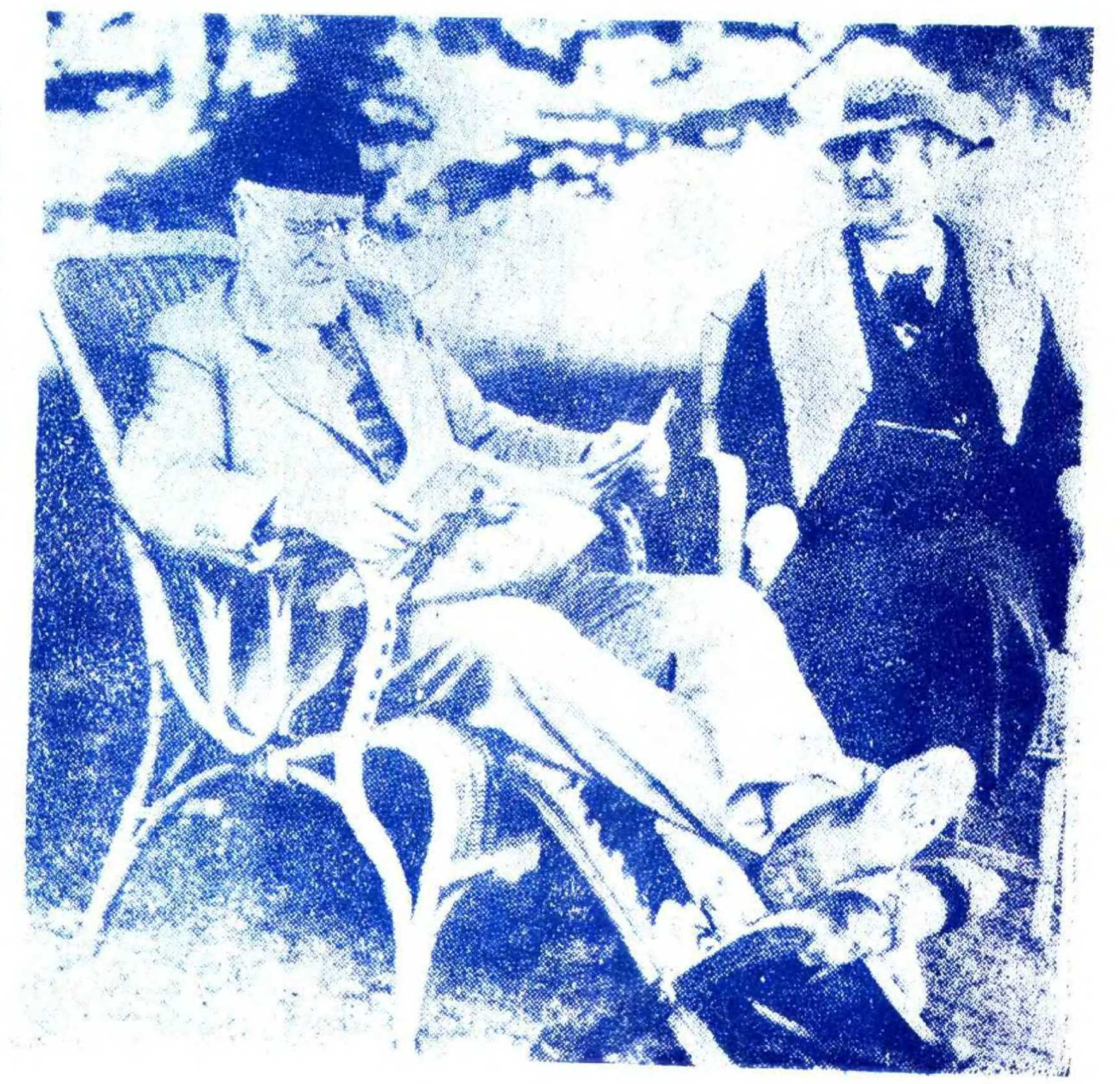
國聞周報

第十二卷　第九期

民國廿四年三月十一日出版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總包立券之新聞紙）

希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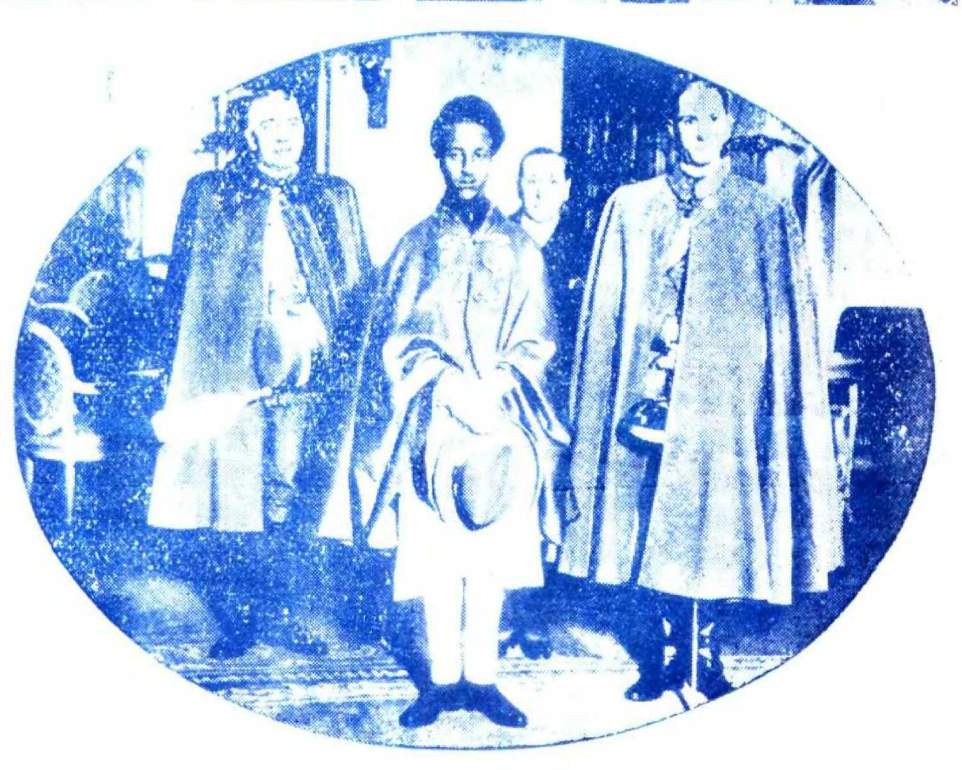


希臘近正發生亂事，(上)希京雅典之風景，(下)希臘反政府主角維尼奇洛斯及其夫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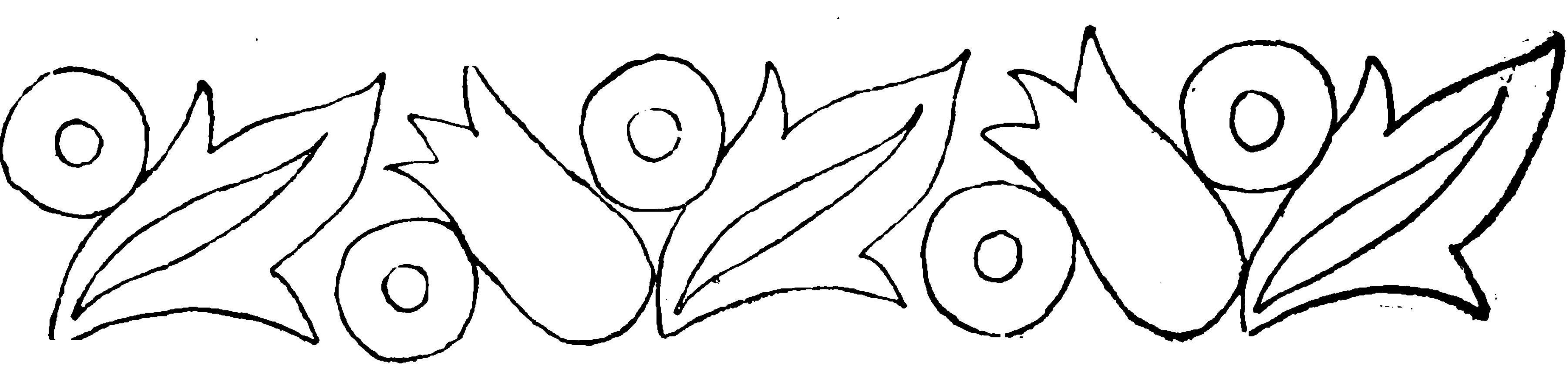
亞比西尼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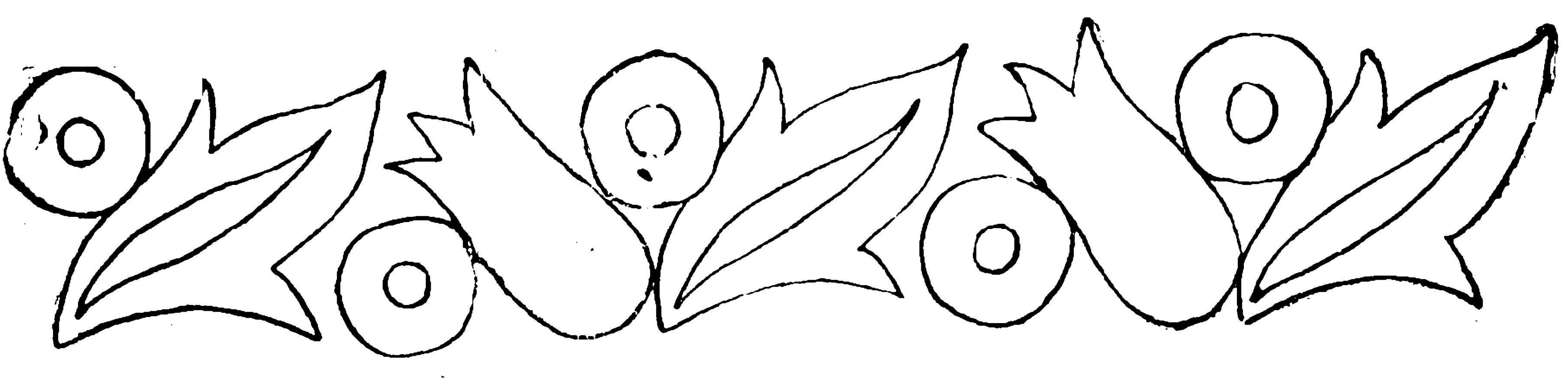


(上)義亞糾紛中之亞王西拉西第一。
(中)一九三〇年亞王加冕之影。
(下)一九三一年亞太子訪問義大利時之影。



國聞週報

第十二卷第九期目錄
民國廿四年三月十一日出版



一周簡評

白銀問題與美國

本週最大之事，為經濟問題。滬匯市金銀價變動劇烈，標金在數日中漲落差九十一元之鉅，而大勢為金跌銀漲。

此問題之樞紐，在美國。設令美國果依其預定程序，積極購銀，必欲達到其預定之金銀比價而後已，則此金跌銀漲之趨勢，將繼續增高，是則中國市塲所受之影響，將至不可思議，此為目前經濟上之中心問題。

美政府本週已有表示，購銀政策不變。惟從國際大局上觀察，美國對目前中國之金融形勢，已有不容忽視之理由。蓋已超過純商業利害問題，而為嚴重的國際政治問題。因中國不能束手坐看此危機之無限發展也。

其實美國有方法，蓋政策縱不變，儘可於實施程序上，有所運用。其緩急張弛之間，即可影響及於中國，吾人推料美國對現局之不容旁觀。

至於本週上海一般經濟狀態，尚屬平穩，銀根雖緊，人心尚安，中新紗廠被匯豐拍賣事，可以挽回。輿論要求金融自救，正擬議中。目前中國所需者，為合作與鎮定也。

國際援助與中日問題

本月三日，英政府致牒美日法政府，關於中國經濟財政問題，有所提議，一時喧傳英美提議共同對華借款，與東京所傳之經濟提携，恰成對待，故愈惹世人之注目。

惟至六日，北平英使館有正式聲明，英國非提議借款，乃因數月來中國政府曾向英方有請求借款之協商，英國未允，現鑒於中國金融之不妥，故將中英接洽情形告知列強，看有無共同協助中國之方法。英公使賈德幹談話，現待中國提出條件。

現在判斷，此種公開的共同協商，極難有結果，縱有亦極遲。專門家之推斷，為成功少望。

關於中日問題，王寵惠博士臨行有聲明書，謂雙方同意，此後務以和平外交工作相周旋，將來中日間如接洽有成，其條件必為各國所可接受。此外詳情，尚未發表。關於英美提議事，日方論調，初甚反對，繼改緩和。現在表示，認為借款與中國，於中國不宜，日本乃主張物資賒貨，借貨還貨。因此知所謂經濟提携之大體路線。

總之借款不易成，成亦無實益。單獨，不能接受；共同，日本作梗。而日本所謂借貨還貨，原則可行，但為今後經常之事，尚須看中國實際之所需。至於以平等互惠為前提，更不待論。要之此與解決目前中國之經濟危機無關也。

本週之國際形勢，初感緊張，繼略沈靜。倘非中日周旋，將無英美提議，而英美注重遠東，亦可略收促進日本對華緩和之效。自外交立塲言，此正我外交家沈着努力之時。

（一記者）

剿匪近勢

這一週的剿匪軍事，大體上是順利進展着。朱毛主力自上週回竄黔北後，現在流竄於桐梓遵義綏陽湄潭一帶。看趨勢，他在敘永一帶被打擊後，入川計劃已歸失敗，現在掉轉頭來，想循蕭克故道，竄入湘西與蕭克賀龍聯合，目前則趨向於川黔湘三省邊境，以避官軍實力。徐向前股本週無甚發展，現仍集於川北陝南，主力盤踞在南江一帶。南江在地勢上很扼要，踞此一隅便可控制川陝甘三省邊界。

蔣委員長業於二日到重慶，軍事調度必有進展。就目前形勢看，中央軍嚴扼烏江，朱毛自不能飛渡，雖然回竄，亦已尾追至遵義一帶。朱毛實力已大損傷，其勢窮蹙，無大能爲；只是湘西久經賀龍盤踞，匪化已深，朱毛若竟竄入，不無可慮。中央若能乘追勦朱毛之便，一氣呵成而平定湘西，那才是澈底成功呢。徐向前股比較棘手些，因爲他是比較有根據地的；不過中央既有决心，遲早必能解决，那是可以斷定的。（草八）

英德談判的頓挫

英外長西門原定七日抵柏林，和希忒拉進行談判，本週國際眼光，全集中在此一點。不料西門瀕行的時候，因英國發表國防白皮書，以致引起德國的反感，希忒拉以「外交病」托辭搪塞，致令談判無從進行。歐局的展開，因此又發生了頓挫。

上次歐戰發生的重大原因，在英德海軍的爭競。預料今後趨勢，列强角逐的着眼點，却移轉到空軍一方面。包爾溫氏「以萊茵爲英國之防線」的宣言，久已在國際發生了深刻的印象。這次英德會談，自然着重軍備問題，而英國却先占地步，宣布充實國防的計劃，對空軍尤爲注意，德國對此，安得不發生疑慮？

目前歐洲外交談判的形勢，利在速决，這次英德談判頓挫以後，再想獲得諒解，不免要費些時日。看目前英法貨幣戰的趨勢，日形緊迫，其他不安狀態，也隨時可以發生，所以這種夜長夢多的局面，很是岌岌可慮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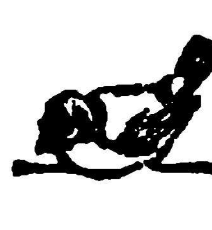
希臘變亂

義亞糾紛未已，希臘又發生變亂，東南歐可稱多事。

希臘變亂是以反對巴爾幹同盟的外交背景而發生的內亂。雖則法國表示關切，土耳其有動員的謠傳，但是觀察大勢，似不致引起國際糾紛。

這次希亂的主動人物，是復興希臘的一位元勛。現值希臘民窮財困的時候，竟不恤稱兵一逞，這眞是一件憾事。

（歷樵）



一週雜感

季鸞

這一星期，在新聞界又應當是神經興奮的時期。從中日外交的週旋，演到英美提議借欵的試商，遠東問題，又成了世界注目的焦點。同時上海標金的一落一漲，使人不得不時刻注意。中國整個的政治經濟前途，換言之，中國整個的運命，好像在最近一兩月內，有一個大關鍵。他的浮沈榮枯，要看最近期內，大家怎樣決心，怎樣行動。中國人的愛國心與其聰明智慧，此時正開始受一種甚嚴重的試驗。

我們編輯室裏，這幾天晚間，變成談話會塲。談話資料，自然是這些問題。我們不知外交機密，王亮疇先生，在東京所說與所聽的一套，除了新聞電以外，別無所知。新聞電的最大部分，是日本通信社所發佈，他的真實性，又須打若干折扣。所以可作判斷根據的資料，不算多，但是大體的脈絡，總算明瞭了。英美一套，雖然也只憑新聞電，但比較易懂。這幾天最費腦筋的，倒是上海標金。前幾天的大跌與這兩日的回漲，都值得注意，而前途看不分明，更不容不加以研討。

本期想給週報寫些東西，題目擬了幾個，現在覺得都願不及寫，而此一大問題，又覺得還不能盡量寫，或者還沒有能力寫。所以只將這一星期的感想所及，無頭無尾地寫一部分出來，以供萬一參考之資。

我們第一個簡單感想，是借欵要不得，並且判斷借欵不會成。中國經濟的危機，目前確是緊張，但挽救的法子，理論上事實上，都是要中國人自己籌畫，自己實行。同時我們以為若果決心自救一定有辦法。

中日問題，我們政府的方針，就是汪先生那一篇聲明，自民國以來，中國當局者，從未發表過這樣明快的中日親善論。這種空氣，西洋當然十分重視。

日本方面的中日經濟提携論，最近這兩日，好像略略冷靜一點，據傳日本財界，要靜觀中國如何。其實此事明瞭的很。中國政府，能接受日本單獨的大借欵嗎？常識判斷，可以知其不能。借欵以外講提携，那麼只要是真正互利互惠，本來同那一國也願意提携。今晚東京消息，日本的主張，似傾向貨物借欵，借貨還貨，這種事，在原則上不反對。國際一般趨勢以後就是這樣。但也不能無條件的一概贊同。記得我們大公報上有一篇論說，主張有五種條件，我們想若合於這種條件是可以贊成的。大家注意！現在中國這個經濟危機

若常此綿延下去，他們各國的對華貿易，都要不能進行。那麼，日本所受的影響比那一國都要大，因爲日本貨在世界各處受排，所以對華的貿易，關係他們整個的經濟，更爲嚴重，日本近來所倡的經濟提携，就是爲救自己的貿易而來。在這種情形下，我們只需打自己算盤，如是眞正互利互惠之事，可以慢慢做一點，這與中日間的政治糾紛是兩件事。同時要決定不受包辦與壟斷，不能束縛我們的自由。

中國在原則上，如果條件有利，用途得宜，何嘗不可以借欵？那一國也募外債，不但是政府，一個公司，都隨便可以托銀行募債，這全是生意問題，本不足大驚小怪。無奈中國向來借不到這種欵。一提大借欵，一定帶政治性，同時從內政上說，過去的大借欵都在政費上消耗了。所以中國若爲財政的理由，借政治性質的借欵，我們想是不妥當的。若說是救濟金融，借欵也無益，其效力只是一時。况且借欵根本上不容易，在國際匯兌這樣不穩定之時，借欵更難，條件也一定很不利。至於現時英美這個提議，更明擺着不易成功，內爲日本參加，是成功的前提條件，但明擺着不易參加。所以近日所謂共同援助一套，不但要審查其可不可，並且應當判斷其能不能。

現在經濟上最亟之務，是用自救的力量，穩定金融基礎。這當然是難得到的。近時許多人，感覺必要，正紛紛研究，因爲時勢相逼之故，不久應該有一個好的方案出來。不過關於此點，因爲問題太重大，太機微，以後再談。

我們自己的基礎穩定了，才可以對外。現在的外交，是以經濟問題爲中心，國際上許多鉤心鬥角，揭穿了大半是市場問題。世界市場，窄極了，多賣一點貨，都是好的。中國現在這樣經濟狀態，加上中日外交這樣一進展，在種種意義上，成了世界重大問題。我們要想保住國家人格，渡此難關，無疑的需要先表示有自救的力量，然後能應付這東西兩方的外交，也然後能得到與我有利的經濟上的協助。

從昨天起，金價回漲，個中原因，在天津還不能知道。一種推察，是美國緩和購銀政策，確切與否，要候證明。不過我們想，美國對於中國經濟問題，現時當然要加以重視。因爲不僅關係商業，而業已牽連到遠東全局的變演，這是美國所不容忽視的。

中日外交推演的趨勢，現在可以推料幾分。東北不談，是日本現在的立場，因此一大障礙之橫梗，外交上不容有驚人的發展。不過觀王博士在日本臨行的聲明，此次所談，範圍甚廣。廣田曾在議會表示過，他同意此後中日間須由外交機關，以和平方法，辦理外交。就這一點，也算一種進步、

因爲這是兩國恢復常軌之前提。這兩年，隨便一個關東軍軍官，都直接北平何黃兩長，隨便發辦氣。所以問題交到外交機關，總比過去好一點。同時要注意的 ，對近來好轉的空氣，不可過樂觀，既能好轉，亦可惡化。

日本對我政府要求何事，這是全國最注意的 。據我所聞，除過王博士在日本一套還不明瞭之外，在過去數星期，日本最注重要求的是取締反日。其所指的，除排貨之外，並且說到反日思想。我想此事甚不可通。排貨早不成問題，說到青年思想，現在學校中並沒有特別提倡反日思想。青年所一致記憶着的，只是割裂東四省領土這個事實，事實存在，記憶就要存在，我政府有甚麽方法叫國人忘了東四省土地與人民？

政府有通令，保護自由，這是間接表示容納日本關於取締反日運動的要求。除此之外，日本還表示些甚麽，應該也有一點，但是輪廓與程度，還不明瞭，宜於暫緩評論。

關於中日問題，我個人主觀上，也有些話說，不過現在似乎不必發表，因爲發表無用。所可簡單陳述的，我認爲中日民族，實在應該提携，若問我個人最後的思想，可以說對日本國民，完全好意，但是對於其近年行動的表現，及支配現時日本對華政策的主要思潮，是反對的。我贊成兩國以和平外交，討論問題，解決糾紛，但在未證明日本眞正改變思潮以前，對於前途，不敢輕表樂觀。現在姑信任當局慎重應付，並且希望將外交情形公開。

說來說去，中國一切要自救，只有這一條路，是眞正的出路。在這列强鬥爭中，惟有自救，能緩衝，能免禍，同時將成得道多助。在目前這個階段，首先亟需的，是自救經濟，這個重要工作，一兩月內必須要收到效果才行。

內政方面，這一星期，也有發展。蔣先生入川，不能不說是國家一件大事。這個地廣民衆的四川省，護國之役以來，另成風氣，毫無辦法，現在中央的最高軍事長官，到四川指揮一切，這是空前未聞的一件事。四川此後，一定要改觀。軍事粗平以後，一切建設，應當漸有希望，四川若能建設起來，至少可以算是中國棋局上做成了一個眼。

說到四川軍事，聯想起一個問題。前幾天，我們初看見政府將通令保護人民自由的消息，一時甚感欣悅。大公報有個短評，主張對取締思想，要取寬宏政策，就是針對此消息而發。我們誠意希望，在此剿共軍事勝利之時，政府對於此後如何能鼓舞青年，感化青年一層，應當着實的再加以考慮。中國亟需的，是智識分子對國家前途有一致的認識與熱誠。但是這認識與熱誠，需要一種很大的力量去鼓舞，而鼓舞

的方法需要統治者先有寬宏的政策，抱親切的態度，要使得青年們心悅誠服，然後政府的指導，可以得到一致的信任。尤其在這國難重要關頭，不能忽略這一點。

總之，從現在起，這幾個月，在種種意義上，是國家前途的大關鍵。我們智識有限，焦變無窮。現在亂雜地寫一點，拋磚引玉，望海內各部門的專門家，多絞腦汁共作研究，好盼望藉全國大家的愛國心與智慧的力量，解決現在外交的經濟的危機。

（三月六日夜深）

隨筆三則

江寄萍

日本作家芥川龍之介的一篇小說，「某傻子的一生」，是用一種很新奇的筆法寫的，這樣的小說我是第一次看見過的，全篇分為五十一節，每節都是很短的，有幾十字的，有幾百字的，有點像散文，又有點像詩，讀起來是非常的省力。其第十七節蝴蝶，及第十八節月亮，可以說是全篇中最精彩的部份，現在將牠錄在下面：

「藻香濃郁的風中，蹁躚着一隻蝴蝶。他僅只一瞬間，覺得這蝴蝶的翅掠過他乾枯的口唇上。可是偶然印在他口唇上的翅粉卻在數年後仍然閃耀着。」——（蝴蝶）

「他在某飯店石級上偶然到了她。她的樣子在這樣的白日中猶如在月光中一樣。他眼送着她（他們彼此沒有一面之交），感覺了從來沒有過的寂寞。」——（月亮）

× × × × ×

托爾斯泰的回憶錄裏有一節形容一個妖冶的婦人。短短的一段，很能將那婦人的特質表現出來。他說：

「當我住在喀山的時候，我曾在柯兒奈將軍夫人家裏做過她的門房兼園丁的僕役。她是一位法國婦人，一位將軍的寡婦，年紀很輕，豐肥得很，而雙足的纖小竟同一位小孩的肉脚差不多。她的眼睛有使人驚異的美麗，瞳人老是游移不定，老在貪美似的活動瞟視着的。在她結婚之前，我想她一定是一個賣行商的女販子，或者是一個女廚子，或者也許竟是一個賣淫的女閭都說不定。她早晨一起來就要沈醉在酒裏，醉了就只穿一件有橙黃色的外衣寬罩在那裏的貼肉襯衫走到庭前或園裏來，脚上總只拖着一雙紅色麻洛甲皮製的韃靼拖鞋，頭上是一頭濃厚的長髮。她的頭髮是不經意的束着的，總披掛在她的紅艷的雙頰及圓肩之上，眞是一個年輕的妖精！她老愛在園裏走來走去，哼哼着法國的小曲，守視着我的工作，並且時時還要到厨房口去叫：

「保林（Pauline）呀，給我點什麼東西喲。」她的「什麼東西，」總只是一種同樣的東西的意思——就是一杯有冰浸在裏頭的酒而已。

× × × × ×

日本的文人中很多因苦悶而自殺的。而「生田春月」之死，尤其是特別，他像是早有了準備自殺的心，他自殺前幾個月，專讀着自殺的書籍，細細查看日本的地圖，他住在大阪旅社中，每天忙着寫他未完的詩，寫好了，便掛號信寄給他的朋友，然後他才去投海死了。他的作品中都是充滿了悲觀的色彩的，如他的「暴風雨的蝴蝶。」卻拿一隻蝴蝶來象徵他自己：

「像在暴風雨的蝴蝶……

只是這些呀！只這一句，並沒有尾句。雖就是這句，但我想已能說出我想說的事來了。暴風雨轟的猛烈的吹着，是連草，木，家，山都要吹飛了的形勢呀！在這裏為落花似的紙片似的顚翻着的一隻蝴蝶！

然而，蝴蝶再也飛不起來了。在春天的微風裏，蹁躚的徜徉的飛，是早年的夢呀！在這大暴風雨裏，拿什麼飛呢？只是被吹着飛的呀！」

這裏非常的富有悲傷的情緒。他也許是懷着高尚的理想，但是生活太空虛了，離着他的理想太遠了，而去自殺的。在他的一篇「我的苦悶」中，說的很詳細。他說：「結局，還是人的問題罷。實行家與空想家，即是意志的人與感情的人，政治家與文學家，樂觀家與悲觀家，自信家與懷疑家，並且悲觀主義和懷疑主義，到底只不過是虛無的預備的嗎？我痛切的感到自己的無力呀！」後來又說：「現今只剩下一個受傷的殘破的落魄的放浪者。因太輕視了唯物主義這件事，使自己的生活曖昧空虛起來，連自己的內生活都崩壞了。」這就是他自殺的緣故吧。

關於整個教育目標問題

張佛泉

（一）

我們近三二年來時常批評我國教育沒有目標，或更正確地說，沒有整個的，有計劃的，有遠識的目標。我認爲這是中國教育上最嚴重的問題，同時也是最不幸的問題。我現在對於這個問題要分三層來分析：一，中國教育何以應確定整個目標；二，中國教育應懸那一種目標；三，怎樣確定和實現那目標。

自然我們若講中國教育完全沒有目標，也未始無語病的。自從清末興學以來，不知曾有過多少次明令，確定教育宗旨。清光緒二十九年十一月張百熙張之洞等曾編「學務綱要」，三十二年學部又奏請宣示教育宗旨。民國元年九月四日教育部公布過教育宗旨。四年二月袁世凱頒布過教育宗旨。民國十一年十一月新學制系統改革令中，包有新教育目標七項。至民國十八年四月國民政府又確定三民主義爲教育理想。近來貶抑文法提倡自然科學的趨勢，也包含着一種教育目標。就法令看，中國教育何嘗沒有宗旨？所以有一個美國人叫做皮克的，曾寫了一本小書，說中國教育的邦國主義（Nationalism）色彩非常濃厚。

其實我們若稍向深處觀察一下，便可以見得已往的確定教育宗旨的法令，都不過是具文而已。並且即就那幾次法令自身來研究，也可以見得這幾次所宣布的宗旨實不成其爲宗旨。這幾次法令有的是代表對于西方文化的誤解，有的是代表對新教育學說的盲從，有的又代表政權之濫用于教育。而當時定這樣教育宗旨時，大體全是由於一時的衝動，而對于自己懸的目標並未經過考慮與批判的。請更詳言之。

我們可以將自清末興學迄至目前的教育史分爲三期。第一期自清末至民國八年（歐戰告終之日）止；第二期自民八至民十八止；第三期自民十八至今日。第一期教育的宗旨即代表一種對西洋文化的誤解。這時的教育思想以那著名的「中學爲體，西學爲用」一言爲代表。這種思想見諸具體法令的，就是「忠君，尊孔，與尚公，尚武，尚實」。這種「二

元」的看法，在今日大概已成了公認的錯誤。似乎幾十年的歷史已經告訴了我們說：如果要以中學爲體，則西學不得用；要以西學爲用，則中學不能爲體。自然我們也未能說東西文化是冰炭不相容的，不過祇把西方文化看成一個「用」字，却無疑地是錯誤的。民元之規定「注重道德教育，實利教育，軍國民教育，」爲教育宗旨，及袁世凱之定「法孔孟」「尙武崇實」等條爲教育宗旨，實際都未能脫「中學爲體，西學爲用」的窠臼的。

第二期教育宗旨上的驟變，有幾種原因。近因是當時世界大勢的改變，歐戰告終，德國一敗塗地，軍國民主義（這個名詞在英法德文中似乎都找不到，無疑地這是東方人由誤解西方精神從而杜撰的）從根上發生了動搖。其次便是歐美教育學說對于中國治教育學者以極大的影響。其他不論，予中國教育界影響最大的杜威教授最主要的名著「德謨克拉西與教育」一書，便是在民國五年（一九一六）出版的。國人當時醉心于新教育學說的不知有若干人。新教育的精髓，可以用下列三點包括過來：（甲）以個人自由主義代權威主義；（乙）以個人興趣代嚴厲的discipline；（丙）以實用主義代理性主義。這時的口號是，教育方法之外無目標，教育即生活而不是準備未來生活的。於是有許多人主張教育應以兒童爲中心，爲本位。教育的科學方法之講求，各式學校之試驗，極爲流行。再次，當時中國的整個文化運動，解放運動，也助强了教育無目標的運動。民八有一件最有趣味的事，便是當時教育界最高的會議竟曾呈請教育部廢止教育宗旨。這件事不但有趣，並有很深的意義。我們現在把民八十月全國教育聯合會議請廢止教育宗旨宣布教育本義的原文節錄於次：『新教育之眞義，非止改革教育宗旨，廢止軍國民主義之謂。若改革現時部頒宗旨爲別一種宗旨，廢止軍國民主義爲別一種主義，仍是應如何教人問題；非人應如何教之問題也。從前教育，只知研究應如何教人，不知研究人應如何教。今後之教育，應覺悟人應如何教，所謂兒童本位教育是也。施教育者，不應特定一種宗旨或主義，以束縛教育者。蓋無論如何宗旨，如何主義，終難免爲教育之鑄型，不得視爲人應如何教之研究。故今後之教育，所謂宗旨，不必研究，修正或改革，應毅然廢止。……』（圈兒不是原有的）以當時全國教育家的會議竟請求完全廢止教育宗旨！這種主張雖然未被教部正式採納，然而再看民十一公布的學制系統改革令中所含蓄的教育宗旨，如：發展平民教育精神，謀個性之發展，注意生活教育等條，也可以見到當時的教育宗旨與前若干年中的教育宗旨有怎樣的不同了。

第三期便是國民黨之以三民主義爲教育宗旨。三民主義自身本是一黨的黨綱，大體上是代表一人一時的政治主張，與拯危救亡的方案。雖然其中有眞理，然而終嫌不足當做一種時間性較小的整個教育目標。換言之，就中國的情形看，在三民主義未實現之前，更需要一種更基礎的，更徹底的原則，如新的人生觀，倫理觀等，預爲將來的理想的政治組織，經濟結構之實現來開路。並且三民主義之定爲教育宗旨，也一樣未脫具文階段。有效的教育方法並未採用。教科書裏面所採納的三民主義，大都出之以「口號」方式。所以幾年來，三民主義的教育，　也可以說並未得到預料的結果。（關于教育史料，請參閱二十三年五月出版之「第一次中國教育年鑑」）

在這一節我想指明的是，我國自興學以來對教育目標問題永未有過認眞的研究，永未發現這問題是如何之嚴重，而所有關于教育宗旨的朝三暮四的法令也始終未超過具文的階段。我特別願指明的是，在近若干年來，因爲整個的解放運動過猛，同時對于新教育的理論有誤解，所以直到現在許多人還多半傾向個人自由主義，而根本反對教育有目標，根本反對以教育來型鑄人。民十八中央黨部宣傳部在第三次國民黨全國代表大會中提出「確定教育方針及其實施原則案」中有這樣的話：「……自清末以來，無方針無目的之教育所遺留之惡影響，積數十年之遺因，正於此時乘民族衰頹民生凋敝之會，併合而爲總發露。」最不幸的，這些話直至今日仍可引用。國民政府近幾年來的努力，一部份因爲所用方法不當，仍未打破教育之渙散的狀態；一部份因爲所懸的目標過於偏狹，反更增强人們對於教育宗旨之確定發生疑忌。

（二）

我們現在要談一談中國教育何以應確定目標。

我們已經見到，近每有人主張教育不應有宗旨，有了宗旨便成爲型鑄。其實這是一種最壞的誤解。教育如無目標便等于否定了教育自身之功用。杜威教授所說的教育方法之外無目標的話，並不是教育不要目標。正正相反，他的教育論是一樣需要目標的，不過目標須巧妙地織入方法之中，弄得天衣無縫，因之更容易達到目的而已。人生在社會裏面，隨處都要遇到刺激，並且是遇着一種刺激，便要有一種反應的。這些反應中有的成人或先知認爲是滿意的，有的是認爲不滿意的。認爲滿意的反應便應漸使之固定化，使之養成習慣。認爲不滿意的反應便要設法除去。這便是教育最主要的功用。舊教育與新教育在這一點絲毫沒有不同。不過因爲近代的浪漫運動與，年來在心理學上對人性也有新的看法，所以

任教育方法上比先前有了進步。現在教育家多認爲學識不能「灌入」。個人的發展祇有由牠從內滋生。所以由做方能學。環境才是教學的最好媒介。把這種教育論縮到最簡單的名詞，其實便是心理學上所用的「規定」，或「交替」一字，或中文中「循循善誘」的一個「誘」字。所以不顧事實與可能性而祇講目的固是舊教育的錯誤，若謂新教育無目標便更是誤解，因爲新教育正是要藉着可控制的環境來引出人們所需要的反應的。

教育總要有目標的。可爭論的祇是要甚樣的目標，和有了目標之後怎樣來實現牠。若謂教育自身不應有目標，有宗旨，那便整個否定了教育！有人謂教育不應成爲型鑄。其實教育除了不斷地演化的型鑄之外（尤其是初級教育），再沒有甚麽是教育。不過强迫兒童入模型，與誘使之自動入模型，兩者之間有效率與效果之不同而已。關於這一點我們可以放下不談。

我們已經見到，無論那一個社會，牠的教育都要有目標的。我們現在要問：中國何以更應確定教育目標。我們在這裏至少可以提出兩個論證。

第一，我以爲中國教育當前最大的問題，也是幾十年來未得解決的問題，便是怎樣適應西方文化。我們對於這個問題如拿不出確定的態度來，則不但缺少可適從的施教方針，並且其他一切社會，政治，經濟等問題也不能得到直接解決。人人都知道國難問題嚴重，然而不知怎樣適應西方文化的問題更嚴里。這是一個最基礎的問題。我深信在新的政治組織，新的經濟結構，新的社會形態沒有實現之前，必有一個可以爲這些具體建設做基礎，做先鋒的新的哲學，新的精神先養成方可。比如，無爲的「惱聖人」的哲學不推翻，民主政治，尤其是專政的政治，不要想能在中國運用；家族親故相倚賴的習慣不打破，大規模工商業，不要想能在中國建樹起來。所有類似的問題，全先需要一番深刻的考慮，形成一個新的思想系統方可。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有許多的陳舊標準已被推翻了，然而積極的正面的新哲學之形成，却還有待於第二次運動。

中國對于接收西洋文化的問題，並不是從無人過問。張之洞的「中學爲體，西學爲用」，一直到民初的尊孔與尚武，這些便是對于西方文化的確定的態度。但自新文化運動與，迄至今日，對于這個問題的態度，則反嫌模稜了。有的人主張「全盤西化」。有的主張融和東西文化之長，創出一種新的文化來 。 主張「全盤西化」的多半要受到極嚴峻的攻擊。但是態度却全不騎牆。至於主張吸取東西文化之長，治

於一鑪的說法，含義則極不清。這種論調第一先假設了東西文化可以冶於一鑪。我們知道即這一點便不是沒有問題的。大概我們都須承認，東西文化並不是量上的不同，而是在質上有分別。那末既是這樣，我們便要問融和兩個不同的質，是否有困難？比如消極的哲學，究竟可以同積極的哲學調合在一起不？這恐怕便不是用「是」與「否」的簡單方式可以回答的。還有，我們究竟是否在大體上以西方的社會當做我們的理想？如果以達到與牠類似的或比牠更好的社會為理想，那末不採用或採取大部和他們所用的基本原理，究竟可否達到？調和東西文化論中還有一種含義，也可以指出。我們知道現在的調和論與「中學為體西學為用」說之不同處，便在這一派人更進一步些，更大胆些。現在人大體已經曉得西學的特點，不祇在一個「用」字，而也有牠自己的「體」，並且因為有牠那樣的「體」，所以才得到牠那樣的「用」。「中學為體，西學為用」說祇承認了西洋文化的一半好處。現在的「融和東西文化論」一方面完全承認了西人的「用」、同時又在「體」的方面，承認了一半。半加半之半，得四分之三。所以這派的觀點實有與「全盤西化論」漸漸接近的趨勢。

關於這一類的問題，很少有人加過批判。實際上，所謂調和兩個文化的事，真應有極深刻的討論的。我們對於這個問題如沒有結論，至少是暫時的結論，則施教取材都是無從做起的。所以愈是在今日新舊文化交遇，適從的標準無定的時候，教育上愈先應定出目標來。

第二，為解決整個的國家問題，教育也應確定目標。現在有先見的人，大概都已漸漸發現，中國如謀政治上的統一，必先設法使國人得到一致的感情，一致的信仰，得到民族意識，國家觀念方可。那末如想做到這一步，便必須藉重有目標的教育。承認了這一點，也就可以見到教育的目的不祇在使人讀書識字，甚至也不祇在增加農民的生產能力。我們真需要的，比這種教育還要更澈底，更有理想。比如我們假設整個中國已經做了殖民地，殖民地當局見了中國這種光景之後，也多半要發起（先不論是出自責任心，是出自慈悲心，還是出自自私心）除文盲運動，和農村建設運動的。因為祇有做到這幾種運動之後，才可以將我們提到「現代人」的地步。有了上面這個比喻，我們才可以見到現在以除文盲及農村建設為出發的教育運動是不够的。更坦白地講，我們現在所要的不祇是社會教育（Social education）而是邦國教育（National education）這一點有許多人不敢承認，或不敢明白主張。我們却以為邦國教育如施行的得當，是不會發生弊

端的。本來政治當局是向來不問人民教育問題的。歐洲自十九世紀以來，政府因為提倡平民教育（或利用教育以愚民）便以財力輔助學校，取歷來宗教主持教育事業的地位而代之。政府既用錢立學校，自然學校中所教的功課，政府也要過問。因而國民教育，或基礎教育遂成了劃一的形式。還有各級的教員，尤其是小中學的教員在任職時須向政府宣誓。教員也多半是列入政府公務員名單內的。這樣，各國的教育大都帶着極濃厚的邦國主義的色彩的。（參看E. H. Reisner: Nationalism and Education, since1789）中國歷來的教育也是放任的，不過政府以科舉取士，便是極有力的統制。國人文字及思想之統一，科舉及八股文與有功焉。但是因為所統制的是上層教育，因之秦以後的思想便無進步。清末興學以來，對舊教育制度的反應過甚，教育呈無政府狀態，所以我們雖已有過三十年的新式教育史，卻未收到教育的益處。

我國政治如想達到統一，藉重教育先造成一個「共同意志」，實是不二法門。

（三）

我們現在來談一談中國教育應採甚樣的目標。

現在討論這個問題，也祇能先在原則上指出我們需要類似那一種的目標，而不能將理想內容的細目一一列舉出來。關于這一層我們也分兩點來討論。

第一，我們所需要的教育目標須是比較有普偏性的。換更清楚的話說，一人的時論，一人的政治計劃不足以做教育目標。我們所以說一時的政治計劃不足以做教育目標的原故，是因為我們以為政治計劃不是這樣容易實現的。我們認為在一種理想的社會沒有實現之前，必先有先知先覺的人來轉變一時的風氣，形成一種新的運動，然後由這裏才能滋生出新的社會來。比如在法國大革命之前，須先有盧騷；俾斯麥沒有統一德國之前，須先有費希特及黑格爾；個人資本主義未大興之前，須先有 Laissez faire 的理論及功利主義等等；來做一番鋪路的工作。依馬克思的唯物史觀，一切上層社會形態，全有待經濟組織及生產方法來規定的。他這種說法大體上也許可以解釋歷史上自然的無意識中的變動。然而若論到有意的改革歷史，則他那種唯物史論就不足為憑了。此所以共產主義者為實現社會主義的社會，也必先從宣傳入手，先鼓吹經濟平等，先改變許多人的意識形態，先養成一種新的動力之後，再藉機抓得政權，抓得政權之後，再改造經濟組織，再促進生產方法。其實所有有意識的改造社會運動全脫不了這一條路的。所以我以為若為實現一種具體的社會

組織，必須先有較抽象的原理來爲牠鋪路的，而祇有這些原理才足以定爲教育目標。

更具體地說，三民主義之被採爲教育目標，便不完全合乎我們這裏所提出的方式。三民主義在大體上固然已不失爲一種政治理想，然而若確定爲教育目標則仍嫌偏狹。用孫中山先生自己的術語說，在三民主義社會未能實現之前，須先有一番「心理建設」。但可惜孫先生自己在心理建設方面並沒有十分注意。他所提出來的「知難行易」論，即使足以當做定論，也不過有極細微的心理建設功用。徹底的心理建設需要一個成系統的哲學來實現的。可以當做教育目標的也是這種哲學，如新的人生觀，新的倫理觀等基礎概念。

第二，我們所需要的教育目標，應是專以中小學或基礎教育爲對象的。這一點是異常之重要的。因爲祇有能做到這一步，才能在自由思想與教育劃一目標之間，找到妥協的辦法。我們知道國家統制教育理想，嚴格講來，也並不是毫無弊端的。因爲思想最貴自由啓發，祇要牠言之成理，便不怕牠新奇，不怕牠邪異。而且也祇有在這種百家互相擯斥，互相排抵的光景之下，思想方得邁進。試看凡是一家得到絕對尊崇，百家完全被黜的時候，思想之流便定要達到停滯狀態，便是要漸漸失去原來新鮮活躍的生命，而變成一種枯槁的空殼的。試看歐洲中世紀的黑暗時代，豈不便是好例？我國自秦漢以迄明清，豈不又是好例？基督教與孔孟之被尊爲唯一正統宗義，實等於同時宣佈了敵派和自己的死刑。這種史實，這種最大的人類痛苦經驗，不能一筆抹煞。所以持重的人對於這一層是不能不予以充分考慮的。約翰密爾的貢獻，便在他大聲疾呼地提醒我們不得將所有的人鑄成一樣。

不過我們在這裏對於這個問題須有更深入一層的鑑別。整個講統制思想的人是錯的，整個講放任主義的人也是錯的。思想如全個被統制，思想便不得進展。國人的教育如沒有共同的基礎，必將在政治上同樣映出混亂狀態。所以據我們的看法，應把這個問題分爲上下兩層來談。上層的教育應聽其自由發展，下層教育則應求其劃一。更具體言之，專門以上的學校可以啓發牠的自由，中小學校則要適合一致的標準。這種分法固然不無疑問，然而承認兩者之間確有分野在實是很要緊的一格事。所以約翰密爾在幾十年前對中國科舉制的批評是完全對的；而在另一方面反對普遍的國家教育，便因未能將整個教育過程分出初高等級。

密爾本來是贊成國家須强迫爲父母的使子女受教育的，但同時反對國家包辦教育。他認爲這是兩件完全不同的事。這種觀察本已非常之敏銳。不過若說國家連基礎教育都不能

求其一致，便又有等視各級教育的含混錯誤。他這種錯誤可以追溯到心理學上的假設。他對於人性有過奢的希望，他以爲祇有最大限度的自由才可以得到最大限度的個性。其實一個人在沒有能自由運用思想之前，是有許多的事物要學習的。（這一點是在近代心理學上有根據的。我祇在這裏介紹讀者去看 Myerson 的 Social Psychology, 1934, 論 Social Learning and Teaching Processes 章中論 Docility, Credulity, Authority 的一節。）並且所謂個性也不過是在「同」中得到的「異」，如在「異」中求「異」，所得到的最多可以是癖性，而亦必非個性。羅素差不多犯了同病。他將「個人」(The individual) 與「公民」(The Citizen)之間的分別看得過重。而忘記了許多黔首，渾渾噩噩，是不配在公民與個人之間劃出界限的。即使承認個性的發展需要最大的自由，我們也無須隨便假設在那種環境下，人人都可以做牛頓的。所以我們不但要說，就政治方面講，就一時的需要講，公民教育比起個人佔更重要的位置（見羅素之「教育與社會秩序」），我們幾乎還可以相信，劃一的基礎教育並不一定要妨害能運用腦力後的自由思想的。比如歐洲在一百幾十年前即起始施行强迫教育。普王弗雷得力克韋廉第一在一七一七年便下令施行强迫教育。普魯士的人民在一八三〇年左右，對于 Schulpflichtigkeit 和 Dienstpflichtigkeit 已經看得一樣嚴重。英國在一八八〇年孟德拉法案(Mundella's Act)通過後，强迫教育遂成了全國的制度。法國自一八八二年也採取了强迫義務教育制。這幾個國家施行强迫義務教育制已有一百年左右的歷史。然而在近一百年中大思想家仍是不斷出現的。

所以我們可以見得思想最忌的是上層被箝制，至于一致的基礎教育，不但可以予社會以極大的裨益，就是對於一國的學術思想的發展，也不會有妨害的。但是這種教育過程前後段之分，卻不可忽略。所以我們一方面反對極端的個人自由論者，一方面也反對含混的統制思想論者。我們在討論教育目標時，對於上面所提出的觀察是不能忽略的。

（怎樣實現整個教育目標的問題，須另爲文討論）



穀城（蘇聯訪問記）（續）

——國營農場和集體農場——

戈公振

在那村適中地點有一所公共房屋，每有會議演講或游藝都在內舉行，有一所公共食堂，每日可供給一千盃菜，就是午晚兩餐，各二百五十份，每份只取費四十戈比，又有一所幼稚園，專為此村農人子女而設，每日供給四餐，每月只取費八盧布。為此公共食堂常年準備的，有公牛三頭，豬四頭；為幼稚園準備的，有乳牛六頭。現在建築中的有俱樂部，公共浴堂，和新式馬廐，牛欄及豬圈。

這個村還利用天然的路，兩旁全是農人所住的木屋。每一所木屋四周都有樹，有些還附有一方菜圃，這是屬于私有的。屋內普通有客堂一大間，臥室一間，廚房一間，大的或者臥室多一兩間，和倉庫一間，我參觀了三家，屋雖不高，但都有地板，客堂的一隅往往高供着許多神像，和點一盞神燈，壁上滿貼着一家和親友的照片，衣櫃上又喜歡陳列些小紀念品。宗教和家族觀念深深記在農人的心坎，一時不容易消除，在此可見一斑。我曾和一位以前大地主的女兒閑談，她說革命後父親所有的土地都被分給他的農奴。幸而有兩個農奴很忠實，仍舊帮她耕種所剩餘的土地，她自己却做些手工為活，自從這村集體化以後，因為田用機器耕種，毋須她自己勞心，她每日只須擠些牛奶，歸公售賣，就算盡了義務，所以她的生活倒反而安定了。

在小丘上教堂的對面，有一片廣大的苗圃，有玻璃窗二千五百面。據云種籽以前要向外國購買，現在由農業專家指導，已會自己選擇，而且還有餘剩，分售于附近各村。村中還恃井水為飲料，不過電燈電話和無線電播音機已有了。

上面的集體農場，只說到合作化，而未說及機械化，其實今日蘇聯集體農場的特色，就在機械化，可以減少人力，提高生產，所以農業機械站（Machine and Tractor Station 簡稱 M. T. S.），不啻集體農場的主腦。

購置大宗新式農具，是貧農和中農的經濟所不許的，所以在十幾個村莊以上，或三十餘公里以內由政府設立農業機械站，幫助他們工作。這種站大都備有拖重機幾十架，和刈草耘土播種割麥起根等等機器各若干架，和相當的專門人材

。設若某集體農場有此種需要，即和該站訂立合同，酬報按照工作多寡及收成豐歉計算。如地面太大，全部利用機械站，則穀類及棉花亞蔴為百分之二十，糖蘿蔔為百分之十七，番薯為百分之十六。如人手衆多，只一部份利用機械站，則酬報因而遞減。

機械站的組織，比集體農場繁複得多，普通有站長一人，總管一切事務，兩個助手是于農業上有特別經驗的，另有一位高級農業專家，和四五個助手，分在站內和田中工作，一個農具專家，和一個汽車專家，教授運用機械技術，一個農村視察，四出指導農人，又有一人管經濟，一人管會計，一人管統計，十人管簿記，一人管庶務，一人管倉庫，一人管種籽，一人管油池，和百餘的開拖重機和汽車的人。

機械站又附設有翻砂廠，和機器修理廠，那也有許多管理員和多數的工人，所以他們生活上的設備如俱樂部，公共食堂等等，無不應有盡有，也自成一個市集。

這種站還有一個重要組織，就是政治部部長，一定是黨員，兩個助手從事羣衆工作，如開會演講討論等等皆是。一個入黨的男工，在男工中活動，一個入黨的女工，在女工中活動。三個指導員，一個在黨人中活動，一個在農人中活動，一個在青年中活動。一個醫生和幾個助手，組織寄兒所，防病所，和療養院等。並注意鄉村衛生事宜。一個主筆和幾個助手，編輯報紙，並選擇優秀農民，訓練六個星期，派為各鄉村的通信員。又利用無線電，隨時報告關於農業的新聞，此部主要任務在訓練農人，使之有智識有紀律，在春耕和秋收的時候，鼓勵他們研究機械，履行義務，並連繫地方黨部和中央黨部保護公共財產，防止階級復活，剷除破壞社會主義及集體化的分子。這個政治部成立不過年餘，成績已大有可觀，所以自明年起，將合併於地方黨部，而成為常設機關。

機械站現共有三千五百所，在第二五年計畫中為使耕種充分機械化，不必用手，同時又因為個體農人逐漸加入集體農場，耕耘面積擴大，將再增加二千五百所，共成六千所。使農村技術可與其他農業先進國，並駕齊驅。

蘇聯的田賦，只占全國總收入百分之八，在以農立國的國家中，為數是最少了。但對於個體農人徵收又極重，為世界所罕見。原因是徵稅標準以執行計劃多少為斷，就是個人努力的結果有無直接增加公衆財富。簡單的說，就是合於社會主義的稅輕，不合的稅重。國營農場自然無稅可言，茲將集體和個體農場的稅則介紹大略如下

集體農場依據公社和勞動協社制度而組織的，徵稅較輕

，因土地肥瘠的不同，其中又略有增減，玆以農業最發達的烏克蘭共和國爲例 ， 又因種植的不同其中又分爲三種：糧食是每公畝納二盧布二十戈比，番薯三盧布 ， 水菓二十七盧布。

設若是公同耕耘而各自收穫的則徵稅較重，糧食是每公畝納三盧布十七戈比，番薯四盧布三十戈比，水菓三十四盧布。

集體農人如尚有自耕的土地若干，則每戶徵稅十五至三十盧布，飼養牲畜及售賣剩餘產物則均免稅。

對於個體農人則待遇逈異，糧食每公畝須納六十六盧布，番薯一百二十盧布，水菓五百二十盧布，又養馬一頭納二十九盧布，牛二十三盧布，羊二盧布五十戈比。

不僅如此，設若售賣剩餘產物，還要征纍進的所得稅。收入達二百盧布的抽二十五盧布；超過二百盧布達三百盧布的，除抽二十五盧布外，每盧布加抽五戈比；超過三百盧布達四百盧布的，除抽三十盧布外，每盧布加抽十五戈比；超過四百盧布達五百盧布的，除抽四十五盧布外，每盧布加抽二十戈比；超過五百盧布達七百盧布的，除抽六十五盧布外，每盧布加抽三十戈比；超過七百盧布的，除抽一百二十五盧布外，每盧布加抽三十五戈比。

設若被認爲 Kulak ，就是富農，那所得稅征得更重，收入達一千盧布的抽三百五十盧布，達三千盧布的，抽一千三百五十盧布，達六千盧布的抽三千一百五十盧布，又超過一千盧布，每盧布加抽五十戈比，超過三千盧布，每盧布加抽六十戈比，超過六千盧布，每盧布加抽七十戈比，照此計算，是富農的收入，四分之三要入官淨餘的只四分之一。

去歲收成最好，個體農人收入也很豐，當局恐常養此倖存的心，遲延集體化的進展，所以在今年秋收的時候，又規定一種附加稅，用於鄉村的文化事業，凡在十一月十五日以前履行義務的，如不養牲畜不去市塲每戶徵十五至二十五盧布；不養牲畜而去市塲的加徵三十至五十盧布；旣養牲畜又去市塲的，加徵五十至一百二十五盧布。如遲延至十二月十五日，則再加徵百分之七十五至百分之一百七十五。如被認爲富農或不履行計劃以富農看待的，要加徵百分之二百，如爲土地肥沃區域，除徵百分之二百外，得加抽百分之五十。

亦有若干例外可邀減稅或免稅，如成績超過計劃，可減稅百分之十五，如所種爲草料或草料種籽有助於畜牧，或所種爲棉花亞蔴糖蘿蔔之類，有助於輕工業，亦可免稅，或免稅一部份。又開墾荒地或移植新區及氣候嚴寒如西比利亞一帶，亦可免稅，一年或數年。

農人除了納稅以外，還有一種義務，就是每年要將收成的一部份，照官價售於政府，這種官價大都比市價低十分之二至十分之四，這也因爲地方肥瘠的不同，而有等差。譬如在烏克蘭以穀類而言，每一公畝如利用機械站的爲三百十公斤，未利用的爲二百七十公斤。如在北高加索，每一公畝如利用機械站的爲二百五十公斤，未利用的爲二百十公斤，這很容易明瞭集體農人是前一種，個體農人是後一種，至于其他牲畜牛奶和工業原料等農場，亦各有規定，由上述可以類推。

國營農場現共有五千餘所 ，約占全部耕種面積百分之十。集體農場共有二十四萬所，約占全部耕種面積百分之七十五。下餘百分之十五，即爲個體農場 。 在第二五年計畫中，農業方面須將國營農場及集體農場基礎穩固，而將個體農場全部消滅，根據今年前九個月之報告，烏克蘭個體農人加入集體農場的達四十萬戶，列寧格勒省及哈可夫省各六萬戶，西比利亞省七萬一千戶高爾基省十萬戶。個體農場有尖銳減少的趨勢，不久全被吞併，似非難事。

五年計畫中，農業方面遭着極端困難的，莫過於牲畜逐年減少，馬由三千五百萬匹減至一千六百萬匹，牛由五千八百萬頭減至三千八百萬頭，羊由一萬一千五百萬頭減至五千萬頭，猪由二千萬頭減至一千二百萬頭，平均計算幾乎減了一半。所以在肉食方面頗起恐慌，不得不從蒙古新疆等處購入大宗牲畜，以補其不足。原因很簡單，就是販賣牲畜的商人，都因商業國營，携其牲畜他去，和農人反對公家征發自己將家畜屠殺。蘇聯政府經過此番挫折，痛定思痛，改弦更張，一面擴充國有牲畜農場，一面在集體農場內設牲畜部（Marketable Livestock Section）。 規定今年下半年至明年上半年，先由國營農場準備牛四十三萬頭，羊六十萬頭，猪二十五萬頭，以廉價售於集體農場，其價先付十分之三，至十分之六。餘分二年或四年攤繳，並撥出二百萬公畝的地面，專種草料，無須納稅。希望在第二五年計畫中，如在第一五年計畫中以解决糧食問題的全力來解决肉食問題。

蘇聯已耕種的面積最近約一萬三千萬公畝，其中種穀的約一萬萬公畝，種菜的約八百萬公畝，種草料的約七百萬公畝，種工業原料的約一千二百萬公畝，工業原料中棉花約二百萬公畝，亞蔴約二百四十萬公畝，糖蘿蔔等約一百二十萬公畝，向日葵等約五百八十萬公畝。以最近生產量而言，穀類約八萬九千八百萬公担，棉花一千三百萬公担，亞蘇五百六十萬公担，糖蘿蔔等九千萬公担，向日葵等四千六百萬公担，他們仍計畫擴展耕種面積，一面在中央消費地帶勸導人

民領取空地，種植蔬菓，一面在西比利亞及遠東開闢新區，獎勵移殖，在第二五年計畫之末年，必須做到農業與工業同等發達。

蘇聯農業行政，除了直屬於國營農場人民委員會的農場以外，全在農業人民委員會監督之下，近爲採取個人負責制度，而大事改組，在委員會內，分設糧食，油類，植物，糖蘿蔔，棉花，苧蔴，牲畜，馬匹，獸醫，熱帶植物，森林，烟草，蠶桑，大學與技術學校，和政治部諸科，每科有科長一人及副科長若干人。在每個共和國和省的農業人民委員會內則只分設糧食牲畜馬匹，獸醫，和政治部諸科，然後再將全國分爲四大組，即烏克蘭，克里米及中央亞細亞各共和國，中央黑土省，里海省，及北高加索，爲第一組；莫斯科高爾基益萬羅宛列寧格勒及北方諸省，白俄羅斯及韃靼共和國爲第二組；施大林格勒，薩若妥夫，中部瓦爾加各省，巴慮扣銳及哈薩共和國，爲第三組；却略賓斯開西西比利亞，東西比利亞遠東，爲四組。由上述副科長佐以視察員若干人，從事聯絡及考查，以收指臂之效。所有以前所設的農業信託局和其他機關，則一律裁撤。

蘇聯的農人占全體國民百分之七十以上，革命以前完全保存半亞細亞式家族制度的一切風俗習慣。知識毫無，技能粗劣，迷信神道，重視小己，受貴族地主教士資本家及貪官汚吏等重重壓迫與榨取，生活之低劣，幾非人類所堪。從國民經濟立場上說，實爲國家一大致命傷。列寧鑒於德美工業化之成效，羨慕大宗生產，對於農業決從合作上根本改造。但彼等在傳統的個人主義下長成，那解所謂社會主義。加以富農和反革命份子從中作祟，以致迭演囤積糧食，屠殺牲畜，毀壞農具，刧奪糧食，破壞種植及收穫運動，謀殺農場管理員，和贊成集體化的農人種種愚昧離奇黑暗殘酷的把戲。中間政府雖曾爲權宜計不免多少讓步，所幸年來政權穩固，能按照計畫力行，除了領袖人材急待培養外，農村問題，大體可云解決。其堪供吾人研究的至少有下列諸點。

（1）普及教育　在五年計畫中，和發展工業農業同時進行的，就是羣衆文化運動。據云現在不識字的人數已由百分之四十減到百分之十，而大多數是在農村，由文盲而能讀能寫，其中唯一的利器，莫過於書籍與報紙。除各大農場自己發行日刊外，在全國又有農民報（Peasant Gazette）。此報分印多種形式，文字由淺入深，備高級農人初級農人和農人子弟閱讀。銷數近二百五十萬份，在蘇聯爲最高之紀錄。又有農業出版局，專門編印農業改良書籍。最近所出關於農業技術的書籍，約二十種達一百七十萬冊。常年備有周遊書

車一千輛，書販五萬人，及分配書籍義勇隊一萬二千人，向農村中銷售。同時國家出版局今年亦以普通書籍一千三百萬冊與各農場政治部連絡，分在鄉村中銷售，其定價皆至廉，甚至低於成本，但是他們並不自滿，現又進行所謂羣衆技術運動了。

（2）造就人材　帝俄時代只有農業中學十七所，農業高等學校十所，及大學附設農科十處，共有學生一萬二千人。今則農業人民委員會所設農業高等學校，達一百零四所，又與國營農場人民委員會合設農業技術學校，達六百三十五所。共有學生十五萬三千人。二十年前由高等學校出身之農業專家，只二百五十人，而在第一五年計畫中由大學及技術學校出身之農業專家達三萬人，連同受特別訓練之場長及管理員五萬三千人，工作人員一百六十萬人，工程師機械師十一萬一千人，司機人一百九十萬人，黨員二萬三千人，合計不下五百萬人。由中央分配至全國各鄉村工作。

（3）製造機械　列寧在第一十月革命紀念時，理想如有了拖重機十萬輛，就可以將落後的農業改良，實則今日在田中工作的拖重機已超過此數兩倍半，加以複合機三萬餘輛，載重汽車三萬七千輛，及有六十萬匹馬力之各式農具數十萬輛，輔以打穀發電站三千五百所，及有十一萬五千匹馬力之發電機合其有七百萬五千馬力，『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蘇聯在最短時期內能提高農業到水平線以上，在知道從根本着手。

（4）大宗投資　幫助集體農場工作之機械站建設費達二十萬萬盧布，豁免集體農場之借欵達四萬萬三千五百萬盧布，其他如築堤開河闢草場，造肥料，建築倉庫電氣站機器廠，以及研究土壤，改良穀種和畜種等工作，在第一五年計畫中，投資共達九十七萬萬盧布，第二五年計畫中將增至一百五十二萬萬盧布。

綜上所言，可以明瞭蘇聯如何實事求是的改良農村，在第二五年計畫中務使農人完全集體化，消滅生產私有權。同時提高物質程度，減少貧窮現象，在農產方面不只注意量的高，而且注意質的佳；不僅注意組織良好，而且注意節省糜費。同時並推廣鄉村貿易，減低機製品價格，使農場有出產，供給城市，工廠有出產供給農村。工農互相提携，庶城市與鄉村發生密切關係。而蘇聯可以平均發展，趨工農於一途。

蘇聯的農村雖然去理想的「小康」，為途尚遠，不過農人，尤其是女子，已由奴隸轉而為主人，確被解放了。大多數的農村，在舊有教堂以外已有了氣象宏偉的學校和俱樂

部，在從前大地主的別墅以外已有了層樓高聳的工人住宅，在土路以外已有了寬坦的大道，在馬車以外已有了穩快的汽車，在井水以外已有了清潔的自來水，在油燈和臘燭以外已有了明亮的電燈。物質方面已經多少進步了。從前農村有知識的是教士，現在是農業專家，有力量的是Kulak，現在是Udarnik（突擊隊）從前婦女不得丈夫的允許依法不得外出工作，現在有被選爲主席的，有當管理員的，有充隊長的，和拖重機開車人的。從前城市的消息只憑口傳，似是而實非，現在有無線電按時廣播，甚至有自己印行報紙，而且有些文字就是農人自己寫的。文化程度的提高，最值得我們注意。有些新闢的農村，不啻是世外桃源。像教堂當舖這一類機關，像測字算命的停門賣笑的游手好閒的，投機做買賣的，唱歌拉琴乞食的，街頭擦皮鞋爲生的，無家庭的流浪小孩一類人物都一概絕迹，所以從蘇聯農村的今昔而加以比較，彷彿一個深深葬埋在貧窮愚昧憂愁恐懼失望當中的人，漸漸蘇醒轉來，能動作了，能言語了，能思想了。換一句話說，彷彿一個待死的人忽然有了生趣。這種偉大的轉變，能不能說不是革命的賜予。

蘇聯農業的將來，無可懷疑的，是個體農人一定因爲稅重和寡助而全歸淘汰；而集體農人也因爲知識進步和生活安裕，由同耕而進於勞動協作，由勞動協作而進於公社組織。最後農塲將只存兩種形式，一是國營，一是公社，而二者在精神上，是毫無分別的。到那時，現存的私有制度，個人買賣，和其他一切遷就的辦法，都歸消滅。

我國也是農業落後的國家，蘇聯改良農業的一切過程，大可供吾人借鏡，以我個人平常的見地，我國西北荒地很多，可仿照蘇聯辦法，由國家籌欵經營，一方爲農村做一改良模範，一方亦可廣植工業原料，徐圖自給。至於農村集體化，在此濃厚的家族觀念保存之下，和新式農具之非常缺乏，只能因勢利導，而不能强制執行。但是無論如何，普及農村教育，提高農人生活，培養農業專材，製造新式農具，是急切需要，而不可延緩的。

（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莫斯科）

【註四】農業勞動協社模範章程

目的與任務

1，我們……省……區……村的僱農，貧農和中農，自願的組織農業經濟勞動協社，以公用的生產工具和有組織的共同勞動，建築大規模的集體經濟，以保障徹底的，完滿的戰勝一切富農，剝削份子及勞動者的敵人，以徹底的，完滿的戰勝貧窮，黑暗愚昧和小農經濟的落後，造成集體經濟的高度的勞動生產力及商品性。

土地

2，取消各社員間一切土地劃分的疆界，將社員一切的耕種土地併合成爲

本社公共使用的，整個的大塊田地。

社員一切的土地，都完全歸團體公有外，各社員的園圃（菜園，菓園等）留與各社員個人使用，如有必要時根據本社管理處決議而經過全體大會的批准，可將園圃的地面改變之。

3，本社的整塊田地，無論如何，不能縮減。退社的社員，不得分割本社公共耕種土地。凡由本社退出的社員，祇能向國家領取新的閒餘土地。

生產工具

4，將一切耕做的牲口，農業用具，一切能生產商品和生產品的牲口，一切穩仔的積蓄和牲口喂料（其額數以能喂養本社共有的牲口爲度），本社營業所需用的經濟建築及一切的農村企業歸本社所共有。社員的居宅不能歸爲公有。

農業用具歸社共有時，凡墾植園圃所用的，小農具，留爲社員個人使用。

在必要時本社管理處可由公有的勞動牲口中，撥出最低限度的，必須數目的馬匹，以備社員個人使用。

農戶祇有一頭乳牛，不能歸爲公有，凡有幾頭乳牛的農戶，留下一頭歸個人使用，其餘則完全歸社共有。傳種公牛必須完全歸社公有。將公牛和公有的乳牛以造成本社牧畜的商品經濟。

在牧畜業發展的區域中，小牲口（豬羊）收歸協社公有，而由本社的規定留下相當數量的小牲口歸社員個人。在非牧畜業區域中，小牲口不能歸公有。家禽不歸公有。

集體農場個人既留有一部分小牲口和家禽，同時集體農場應組織公有的牧畜業和家禽業。

爲要預防歉收和缺乏喂料起見，在本社之下組織起不挪動的五穀穩仔和喂料的存積：

勞動協社的工作

5，本社管理處和全體社員的義務。

a）擴張耕種的面積，拓植本社所有的土地，改良和開墾荒棄的田地及實行內部農業上的土地建築；

b）在公共使用的原則上，盡量利用所有的拖引力（如馬等），一切用具，拖重機，各種耕種機，一切穩仔及其他各種生產工具，用自己的或借貸的資金購買拖重機及其他生產工具，以使逐漸過渡到機械化的經濟；

c）務須正確的使用和看管公共牲口及用具，以達到在集體農場中的牲口和用具的情況，會優於個人的自耕農；

d）改善耕地和草場，採用農業技術的方法，以期提高收穫；

e）採用牧畜技術和獸醫的方法，以期加速提高和改善牧畜業及家禽業的商品生產；

f）按地方自然條件發展其他一切農業生產部門，按照本區的環境發展手工工業；

g）在公共的原則上，進行營業上的建築及社會公共的建築，以及各種補助機關的建設；

h）提高社員政治文化的水平線；

i）採取一切切實的辦法以改善社員，尤其是婦女和兒童的生活條件。

社員

6，社員由管理處收錄，並將該被收錄的新社員，在最近的全體大會上批准，凡經常在勞動協社外面工作的工人，可以不必親身參加。

7，凡至十六歲的一切勞動者，都可以加入勞動協社。富農及一切被剝奪選舉權的人不能加入協社。其家眷中有效忠於蘇維埃政權的紅色游擊隊隊員，或紅軍及紅色海軍的長官和兵士，或鄉村的小學教員和女教員，如得有他們作保，則不在此限而可以收錄之。

農戶如在未加入集體農場前，將自己的牲口宰殺或變賣，將用具毀壞或存一種惡念將種仔耗費，概不得收入勞動協社。

8，每個加入勞動協社的社員，須繳納入社費佔其全部財產（爲社員所有股份歸公有的和非公有的財產，家用和個人日常使用的器具則除外）價值的百分之二至百分之十。

假設加入協社者，其基本的收入爲工資時，（例：農業技師，教員，辨別土質家及本勞動協社區域內的組織和機關中的職員等），則其入社費的額數，每次由管理處決定之，但至多不能超過全年薪金百分之十。

傭農的入社費，不能超過五盧布。

凡經常在集體農場外面工作的工人，其加入費，除按上列章程扣除百分之二至十的全部財產價值外，並須繳交爲全年薪金百分之三的補充入社費。

附註：勞動協社的工人（社員）不須收繳由其工資中扣除的補充入社費。入社費的繳交期限由管理處按照集體農場聯合會規定的手續和期限而進行之。入社費算爲勞動協社固定基金永不分割。

，由勞動協社的社員公共財產全數（作工牲口和生產生產品的牲口，器具和農業建築等等）四分之一至二分之一，作爲勞動協社的永不分割的固定基金，且劃出一部分作爲固定資本來經營更大的經濟，其餘的財產作爲協社股金。

10，凡組合員退出勞動協社，管理處可與其清算賬目而退還其股金，但退出協社者，祇能允其在勞動協社土地面積範圍以外領取分地，清算賬目，照例須在經濟年底。

11，勞動協社在經濟年終結，所得的收入，用以付與營業有關的各種用費，付與失掉勞動能力的津貼費，劃算入固定的和社會公用的基金（劃出百分之十至三十爲固定基金，百分之五至十五爲社會公用基金）以及付給勞動報酬等等。

勞動組織和勞動報酬

12，勞動協社內一切的農事等工作，依據全體大會所通過的內部管理細則，由勞動協社社員自己的勞動來進行，只許僱傭專門智識及有專門教育的人（農業技師，工程師，專門技師等）來做農業經濟的工作。

臨時的傭用工人，祇能在特殊情形之下，如本社社員所有全部的工力還來不及做的緊急工作，以及建築的工作等才允許。

13，管理處依據內部管理細則，分配協社內一切的工作。一切社員均不能拒絕管理處所委定的工作。

14，勞動協社內一切根本的農業工作，應實行按件的工作制。管理處得依照所做工作的難易，及其所需要的經驗和熟練程度，及其對於集體農場的重要性，以規定工作定額，估成每件工作的工作日，而由全體集體農民大會批准之。

15，在社員間分配協社內的收入不得依社員家口計算，而必須按照集體農民勞動日的數量（除開扣除集體農民收入百分之五，作爲公共基金外）。

附註，爲要幫助家眷多的集體農民起見，由集體農莊管理處和集體農民全

體大會，或組織幫助失掉勞動能力的基金，或在分配家眷多的集體農民的工作時，務使得保證該工作數量，使其能給養失掉勞動能力者家屬。

16，勞動組合應以物質上幫助失掉勞動能力的（永遠不會作工的）或臨時失去勞動能力的社員。這種幫助的條件和數量，依照本社經濟的可能，由管理處決定後，在全體大會、上通過但至多不能超過平均中等的工資。

行動的處置

17，每個社員必須服從章程的規定和管理處及全體大會的決議，遵守內部細則。按時執行管理處所委定的工作及社會公共的義務。

本勞動協社認爲對於公共的器具和牲口之無公德心和糟蹋，就是破壞集體化事業和實際上幫助敵人－富農。

對於這種無公德心和糟蹋公共的財產，對於沒有正當原因而脫工及其他破壞紀律的行動，管理處應依據內部管理細則，給以處罰（例如，勸告，警告及臨時的解除工作或罰金等等）。假若還不改前非，則管理處應將其提交全體大會，開除勞動協社。

勞動協社的管理

18，勞動協社內一切事務由社員全體大會或管理處管理之。假若召集全體大會因社員數目過多，或村莊星散隔離等困難原因，可代以全權代表會議。代表會議的全權代表由集體農場各村莊能員大會上選舉之。

19，全體大會（或代表會議）是勞動協社最高管理機關，解決本勞動協社一切重要問題，選舉管理處和監察委員會及審定其工作的方針。

全體大會（或代表會議的召集）必須有半數以上的社員到場，才得有效。

全體大會（或代表會議）的決議以公開表決的多數票通過之。

20，管理處是本勞動協社內的執行機關，管理本社一切事務，其任期爲一年。管理處爲要進行經濟上和生產上的指導而分配管理處委員間的工作義務，管理委員對於所分配的工作須負擔完全責任，並得有這種工作所必須的權限。

管理處必須按照集體農場組織的規則和形式進行統計。

21，監察委員會檢查管理處的工作，特別是關於章程的遵守，生產計劃，與國家訂立的合同及其對於國家的義務等之執行，進行清查賬務，財產，文件及統計，對於按年的總結加以評定，且在全體大會上（或代表會議上）報告自己的工作。

集體農場組織系統的連係

22，本勞動協社加入…集體農場聯合會，在其直接指導之下進行自己的工作。

本勞動協社根據自己的生產計劃和……集體農場聯合會訂結關於定購的合同，在這合同上規定勞動協社有組織農村經濟生產和有計劃的將一切生產商品交付與國家和合作社的義務，而集體農場聯合會或其他國家的及合作社的機關有供給勞動協社以生產工具消費日用品以及給與借貸的幫助，農業上技術機器等的供給之義務。



川東北剿赤印象記（一）

循實

寫在前面

這篇東西脫稿在四個月以前，那正是川軍全線敗退，局面動搖的時候。著者根據自身在十個月中的體驗，和當時種種情勢的觀察，曾經在這篇印象記的末了斗胆下了這末一句斷語：『最後一句話，四川終於成了一般人唯恐其不幸而實現的江西第二！』可是著者並沒有因此而對四川底前途悲觀，並且還很樂觀哩，下面的一節話（見印象記末一節中）就是證明：『四川的剿匪軍事已走入不能不由中央來統籌指揮的新階段，這原是必然的事。經過這一階段，四川的匪禍才會蕩平，四川復興的機運才從此可以開始，這也是必然的吧？』

上月中旬著者在另一文中對於徐向前這股匪又有過這樣的推斷：『川北之通江，南江，巴中，川東北之萬源城口等處乃共匪之絕好根據地。……故除非川軍失利，匪區更得擴大，或匪方失利，被迫他竄，始肯將其軍事政治之中心及根據地他移，否則斷不至自行放棄之。……』到了下旬，川北的匪情，就起了大變化，

在這短短的四十幾天中，徐向前股敗竄到陝南甘邊去了，通南巴七縣已先後收復，目前還在南江通江抗拒的只是極少數的殘餘而已。我們知道徐匪這次向西竄擾之初，固然不是因為直接失利，不能立足。但朱毛在南岸大受打擊，這使徐匪不能不急為聲援，所以先有經昭廣出綿竹和朱毛在成都灌縣聯合，後有到松潘，理番，懋功聯合的企圖，這是積極方面的；並且徐匪在通南巴一帶坐受川軍與中央軍的封鎖圍困，遲早要蹈朱毛在贛的覆轍，為求保全自身的實力計，也有衝出重圍之必要，這是消極方面的。總之，畢竟是『匪方失利，被迫他竄……』。但徐匪不僅沒有得實現懷抱已久的『橫掃川西』的企圖，而且主力一出之後連老巢都保不住，這是他嚴重的失敗，是剿匪軍偉大的勝利。這勝利得歸功於以下幾點：（一）徐匪先向蒼，南，閬攻擊時，田軍本

讎支持，幸鄧軍生力軍六團趕到增援，才化險爲夷。（2）昭廣危急時，得鄧軍四師回援，待胡宗南部趕到，又以飛機十幾架助戰，雙方夾擊，徐匪大敗，一部仍逃回嘉陵江東岸，一部不及渡江，便北竄陝南。（丁）昭廣激戰之時，下川東的劉部，東北角川陝邊的陝軍，乘虛向徐匪原陣地進攻，次第收復各縣，直搗匪巢，斷匪歸路。然而這些制勝的因素又是從那裏來的呢？自然是得力於中央對川省剿匪軍事之統籌指揮了！有中央之統籌，才有參謀團之入川，樹立起强有力的軍事重心，厲行賞罰，振刷士氣，又有各方面之兜剿追擊，佈下了漫天的網羅。於是在主觀方面，不能戰的將領也能戰了，參差的步調也齊一了，命令也貫徹了；在客觀方面，匪已失去恃以挾持的條件，便無所施其技了，這才有今天的偉績。撫今追昔，我越發惋惜川軍過去的失敗，感歎今回的勝利確是付去絕大的代價才博得的。那末，這篇印象記也許還有值得讀者當作史料看看的地方吧？

二十四年二月二十八日於南京。

楔子

四川的赤禍，不但在這個動盪了整整二十二個年頭的四川的漩渦裏，投下一個爲從來未有的猛烈的炸彈，而且在同樣地動盪着的中國的漩渦裏也投下一枚不很輕微的炸彈——在時間的長短上，區域的大小上，四川的赤禍固然不及江西的那末厲害，但就形勢，意義和影響幾點來說，前者却也僅僅次於後者呵。

這次動員全川力量的剿赤軍事已經延長到十個多月了。把生活寄託在軍隊中的我，從二十二年十月下旬動員令下後便跟着部隊出發，一步一步地向着匪區來。出發之初，我就在心底懷着個「此番得到赤區去觀察一下，未嘗不是件有意義的事」的念頭，所以隨時隨地努力用客觀的方法去迎受耳目所接觸的形形色色；當時也曾動過「試把比較客觀地觀察得的一切忠實地寫下來吧！」的意念——自然，所謂「客觀」，只是比較的說法，因爲每個人意的識形態多少總是被某種成見束縛住的。——但那時慮到這樣比較客觀地叙述描寫下來的東西，在川中是不會有呈獻給一般人的機會的，而且自己的意興也不佳，懶於提筆，因此放棄了這個動機，一直蹉跎到如今。

時間一天一天的延長，隨着部隊的推進，我也一步一步地深入了匪區，許許多多的印象不斷地向腦經中衝進來。這迫使我起了這樣的自警：坐着讓這許多值得記述的印象平淡

地從心目間溜了過去，不留下一點深刻的痕跡，未免辜負了它們，也未免對不起自己。況且這幾個多月來，除了在國內二三種大報上偶爾見到一點關於川省剿匪的消息而外，還不曾見着有什麼比較詳細而翔實的文字——自然，因爲地域所限，國內的刊物報紙不易映進我們的眼簾中來，也許有這種文字而我不曾見着。不過，寫這種文字的人不一定都是到匪區中親自觀察過的，而到匪區中親自觀察過的又不一定肯寫，即或肯寫，觀察點又未必相同。所以我如今才深深地覺得：這些直接搜集來的資料和直接得來的印象，如果不把它們貢獻出來，豈不有負那些關心時局和研究社會問題的國人？上述的幾種觀念驅使着決然動筆來寫這篇印象記，我希望它不致使讀者過分失望吧。

「安川先於剿赤」

赤匪從二十一年十二月到二十二年二月接連把四川的通江，南江，巴中三縣陷了以後，萬源是在二十一年十月中旬就陷了的，經過田頌堯的二十九軍的劉漢雄，李偉如，曾南夫，羅乃瓊，董長安，王銘章幾部多次的苦戰，才在去年（二十二年）四月底先後把這三縣克復。那時中央軍的蕭之楚，劉茂恩兩師從鄂西追匪追到陝邊，在那裏扼守着，如其田頌堯肯把他們請進川境來夾擊，是不難把赤匪一鼓殲滅了的。但田頌堯深怕「請客容易送客難」，自然不肯這樣辦。他的部隊雖是得了勝利，收復了已失的防地，但已經弄得精疲力盡了。恰巧在那時第七百三十六次（？）的川戰又在川西爆發，爲爭奪成都的整個地盤而決裂的劉文輝鄧錫侯兩軍在沿着毗河一帶的灌縣郫縣火併起來。以爲不堪一擊的鄧軍，竟使得劉文輝用全力去猛撲了好幾次都不能得手，戰事因之延長了下來。

這遷延不決的戰局自然就引出了其他的問題。

田頌堯獨力把赤匪打走後，多少有些輕視赤匪，以爲他必然已經潰不成軍，未必還有反攻的力量。另一方面，因抗赤而受重創的他，心裏着實有些憤慨。他想四川不是他一個人的四川，抗赤不是他一個人的責任，在他孤軍奮戰的當兒，別的部隊完全塌着眼皮作壁上觀——田將軍在這樣憤慨的時候必然是忘記了通南巴原是他的防區，因而把防區制的眞精神也忘却了！——像這樣因抗外禍而獨受犧牲，何如從事內戰反有油水可得，所以他在剛剛把赤匪趕出了他的防地以後，便改變方針，立即回兵殺向川西正在火併得熱鬧的圈子中去，只留下一部分的兵守通南巴。

他這一抽兵，果然給那不過是退到離通江城不遠的九子

坡，鐵子嶺，鷹龍山，小通江河東岸一線的赤匪以再度擾川的機會。匪先把進佔竹峪關（在通江東北，接近萬源）威脅他的後路的劉存厚的八團人擊破，追進六十里。接着把田軍王銘章，劉漢雄，何瞻如三部約共十三團的兵力，全部包圍在通北陝邊的余家塲，繳了很多的械。聽說有一次被赤匪利用某處兩山夾成的十幾里路長的槽子式的地形，和拋擲了很多的銀元在谷口的誘兵之計，打得個落花流水，損失了不少的槍支。這一個慘敗招致了通江得勝山方面李偉如，羅乃瓊兩部的潰敗和退却。於是田軍全線動搖，不戰而退。前後給赤匪奪去的槍支，至少怕有五千支。

田軍一退幾百里地，由通江直退到閬中（保寧）；好不容易才克復了的通南巴輕易地又落入赤匪手中。惱羞成怒的田頌堯，這時更公開地向他的部屬宣言：「共匪如果再追來，我連保寧都放棄，讓大家都過不成清靜日子！」

田軍這一敗挫，防區在毗連着通南巴的營山，渠縣，廣安，岳池幾縣而部隊又沒有多大戰鬥力的楊森，自然手忙脚亂起來。事後從廣安，保寧，巴中各處逃難人的口中傳出關於那時情況的軼聞很多。有人說：當時赤匪給楊森寫過一封信，大意是說，在四川的軍閥中只有他一個人比較有革命性，所以他們決不來侵犯他，望他不要捲入反赤的漩渦中。有的說：赤匪派過重要的代表去和他接洽，他也很客氣地接待那位赤色代表暗地裏成立了「互不侵犯」的默契。有的又說：他也曾派過重要的部將夏某，以視察防線爲名，渡過巴河到對岸的江口，（巴中屬，當時楊軍和赤匪是隔河相持的）和赤匪的重要人物見過面。這些傳說的眞實性是可懷疑的；不過四川剿匪總司令部安撫委員會委員長張瀾在給楊森的電裏公然加以「通匪」的攻訐，我們又不能不認爲那種風說不盡無因了。

不管是「妥協」也好，是「互不侵犯」也好，這類的把戲正和國際間的盟約一樣，只是赤匪一時緩兵之計，他在打敗了田軍之後，便老實不客氣地來打楊軍。營山，儀隴相繼失陷，廣安也在放棄之列。赤匪從楊軍得着的槍支也有幾千支。

在劉湘這方面哩，前年那度對劉文輝的「綏靖之役」，沒有得到預期中的勝利——解決劉文輝——正在尋找適當的機會來完成他的目的。好了，機會來了：文輝對鄧田的戰爭久久相持不下，鄧田兩人不得不卑躬屈節地求援於他。他自然樂得藉此取得反劉文輝的這個集團的領導權。於是他第二度來樹起極其堂皇的「安川」的大旗。

可是那時赤匪不僅佔了通南巴，而且乘勢向川西北橫掃

過去，川北，川西都在震動。匪的勢焰正在蓬蓬勃勃地升長。所以發生了「還是先剿赤或是先安川？」集中了全川人的目光的急切問題。在二十一軍這個旗幟下的將領以及叅與機密的政客們，和一般的輿論，都表示剿赤應該先於安川，理由是如果先安川而後剿赤，怕蹈中央從前因急於討伐馮閻而使朱毛得以在江西坐大的覆轍。但是劉湘的見地與此相反，他以爲赤匪儘管猖獗，究竟是經不起二十一軍的鐵拳一擊的，和久已虎視鷹瞵地盤踞在川西，一天一天在長大的劉文輝相比，赤匪到底只算得癬疥之疾，文輝才算得心腹之患。既有了可以解決他的機會來，又豈肯錯過？再說那沒有被打倒的劉文輝窺伺在後邊，他若是出兵去剿赤，豈能免却後顧之憂？他終於獨排衆議，毅然決然地先求安川。

四個多月以後，劉文輝果然被打得很狼狽地敗進西康去。不過他還是沒有被澈底解決——凡事留點餘地，這正是四川將領們歷年的慣技，也正是一般軍閥們不得不用的妙法。——而赤匪却把赤區擴大到囊括通，南，巴，營山，蓬安，儀隴，南部，閬中，廣元，昭化等縣的地區，而且綏定和宣漢也在告急。於是劉湘的安川大計算是成功，才轉而拜受四川剿匪總司令的大命，開始大規模的剿赤軍事。

六路會勦的發動

正在成都舉行第一次剿匪會議，二十一軍的部隊才開始動員的時候，綏定宣漢兩個重鎮意外迅速地失陷了。這兩個屏障二十一軍防區的地方的失陷，給劉湘很大的刺激，不得不赶緊把他的部隊向下東輸送。

關於劉存厚之失陷綏宣，是有許多傳奇式的軼聞可以告訴讀者的。

大家知道四川抵得一個羣雄並峙的歐洲的縮影，劉存厚治下的綏宣兩縣的氛圍氣，在這小歐洲的四川國中却又顯得格外異樣。這位老將軍在名義上雖是早接受了國民政府委給他的國民革命軍二十三軍軍長的頭銜，但是在腦海中依然憧憬着「吳玉帥」統治時代的他，所用的國徽依然是「五色」的，不是「青天白日」的。他在題贈綏屬聯合中學的匾額上煌煌然題着「勳一位，一等文虎章，一等寶光嘉禾章，崇威上將軍」的榮銜。不但在形式上，就是在精神上他也完全繼承着北洋軍閥時代的典章文物的。

從通江第一度失陷後，他的一部分部隊便沿着長灘河（通江屬），牛盤寨，土地堡（巴中屬）一線守着。這方面倒也平安無事地過了半年多，因爲匪不曾渡河來攻擊他。並且

據說匪也有過提議互不侵犯的信給他。等到把田楊兩軍打敗後，匪的各個擊破的戰略便應用到劉老將軍的頭上來。

他的兵力完全配備成一線式的——這和劉匪的必要戰術恰恰相反——匪把他長灘河，邱家堡（巴中屬）兩點防線突破後，全線就生動搖，紛紛退却。赤匪便從那裏分兩路長驅直入地攻取綏城。守綏城的兵還有一團，團長是蔣某。他得了報告說赤匪向綏城殺來了，便令他的一個姓朱的營長帶一營兵去扼守綏城背後的鳳凰山的福音堂，赤匪來時還可以在那裏抵抗一下，至少也可以掩護着讓城裏的輜重來得及運走。不知道是怎樣地，那位糊里糊塗的營長竟把福音堂錯認作復興場（在綏城西北六七十里，不當大道）這一錯眞錯得可以，赤匪一路毫沒有抵抗便抵攏綏城。來得那樣飄忽，以至於七個赤匪的先鋒隊四面一打槍便把還在城中飲酒賦詩而且扶乩的劉老將軍嚇跑了。——宣漢是先綏定失陷的，劉存厚的兵不戰自退，十一個赤匪在試探的態度中進去佔了城。宣綏之失，眞算是無獨有偶。老將軍帶着他的寶眷細軟慌忙地逃出城的時候，隨身的馬弁們提着手提式的機槍和連槍很威風地把住南門外的浮橋，不許任何一個老百姓走，留着路專讓老將軍和他的部屬們走——可憐的老百姓們是連逃難的權利都被限制了的啊！有些不曉事的，被逃命的意識驅遣着勉強去擠，雖不曾死在槍下，也被推下河去淹死在河裏。

還不必說他撐持個三天五天，只要他能撐持一天半天，二十一軍第三師張邦本旅的援兵就可到達，綏城也不至委諸赤匪了。然而盤據綏宣十年，剝削人民幾千萬脂膏的劉存厚，就這樣輕輕地溜了，就這樣厚報他的老實的「阿斗」們！

赤匪的大隊接着就到了，把姓蔣的團長活捉了去還是小事，劉存厚積存下來的五六千支槍，百多萬發子彈，百多萬的現洋，兵工廠，造幣廠的全副機器和材料，也輕輕巧巧地送給赤匪了！

在綏定危急的那幾天，劉存厚向劉湘求援的電也不亞於雪片。他在電中，一面告急，一面却也毫不示弱地表示他要「誓死堅守」。劉湘一面赶急派他在梁山的三師部隊去應援，一面也明白老將軍只是在虛張聲勢，未必堅守得住綏定，所以坦白地向他說，如守得住固然很好，萬一守不住，而所有的武器機器也來不及運走的話，至少也得把它們毀了再走。然而我們老朽昏庸的老將軍，在那軍書旁午的緊要關頭，偏偏還那樣好整以暇地飲酒扶乩，連搬運要緊東西的大事都想不到，表演了那末一幕倉皇逃走，又厚贈了赤匪一筆禮物的醜劇！

他的寶眷細軟總算平安地經過萬縣運到重慶去。一百多

雙滿裝着貴重物品的箱籠到達重慶碼頭之先，綏宣僑寓在渝以及逃難到那裏的人民們，聞風跑去堵截的有幾个人；他們要把從他們身上刮去的脂膏取回來分潤難民。但這那裏是可能的事，在現存的狀況之下？果然，當地的軍警默加保護，赤手空拳的難民們到底無奈他何。不久，劉老將軍也安然無恙地通過重慶到成都去享清福，儘管一般把他恨入骨髓的綏宣民衆在向各方呼籲，請求把這個「瘟牛」（這是綏宣人民送給他的綽號）明正典刑，並且沒收他的財產，以謝綏宣人民，但結果還不是照例的「褫職查辦」了事？他落得在錦官城中，優遊歲月，飲酒賦詩。也唯其林下生活太閑散了，才引起他在二十二年十二月底巴巴地派了兩個專員從成都回綏定，函請首先克復綏城的范旅長楠煊設法為他尋找他遺落在督辦署裏的一套陸軍大禮服和勳位勳章。當時我們聽了這件事，眞覺得這位「厚臉猶存」（他在成都當督辦時有人作過一副對聯，下聯就是說「劉存厚厚臉猶存」）的老將軍的非常舉動令人啼笑不得——他必然是想把那些「撈什子」帶到棺材裏去殉葬。但是，不幸他失望了，因為這些寶貝玩意早已不知下落了。

軼話扯得太長了，再回轉筆頭來說軍事吧。

當赤匪第二度僥倖佔了通南巴之初，他們的主要宣傳綱領這樣寫道：「各同志勿以紅軍缺乏彈藥武器為慮。綏劉與我儲有充分彈械；二十一軍解有新式武器前來，均可一舉而得；現田部已無作戰能力；楊部一打即潰；鄧在觀望。只要將二十一軍擊破，全川赤化目的可達……」原來子彈缺乏到只好有時用木彈頭的赤匪，佔了綏定後便如虎生翼似的恢復了戰鬥力。要不是得着這一大筆的補充，他是不堪和二十一軍戰的；加以大力的壓迫，不難很快地消滅了他，何致有六路大舉的會剿，而且剿了將近一年還沒有把他解決？所以綏定之陷落，確是四川赤匪問題的一個大關鍵。

赤匪陷了綏宣，跟着便以幾千精銳的紅軍去攻兩開（開江，開縣），以一部沿州河（經過宣綏的那條河）下流擾亂，以大部向開縣的楊柳關，開江的迴龍場，達縣的大石橋進逼，準備得手後直撲下東，前鋒竟達到離開江縣城七八里路的地方。來勢的猛烈和迅速，使得負有捍衛下東責任的第五路總指揮王陵基差不多招架不住。那時重慶萬縣一帶都有些震動；人心惶惶，一天有幾次的謠言；人們見着面時都有些緊張地首先互相問訊一下：「下東的消息怎樣？」一些資產階級已經在暗暗把動產向滬漢輸送。——記得那時川省旅居京滬漢的人們發了個快郵代電，說在那短短的一段時期中，從川省滙出去的錢就有一千五百萬元，請中央和川省當局把

那些錢沒收來補助剿赤軍費。這是很動聽的調兒，但也只是說說而已。第五路的部隊迅速地從川東，川南，甚至於川西（有些部隊才從安川戰役的戰線上退下來休息不多時又奉到剿赤的命令）集中到兩開，梁山，萬縣，大竹一帶來。若不是在開江縣屬的要隘七里峽給匪一個迎頭的痛擊，挫了他的鋒鏑，那末，兩開不保，夔萬恐怕也守不住。下東一失，全川的咽喉被鎖，情勢便要嚴重到若干倍。

在下東形勢緊張的時候，一二三四各路還在昭，廣，營，渠道上和匪相持着未動。經過千呼萬喚，他們才姍姍地各向指定的地點推進。

杏山草堂詩話

曾嘯宇

燕京之報國寺。即明代之慈仁寺。明亡後，清旋改易今名。翁松禪太傅言。慈仁寺顧亭林先生祠。創於道光季年。曾隨躋先生春秋會祠下。今祠已燬。又嘗與潘文勤祖蔭。疏請以顧氏亭林。黃氏梨洲。從祠孔廟。而禮部尚書徐桐駁議。謂所學未醇。遂罷。翁傳有題渡江圖亭林先生韵詩。前已見於益世報藝術周刊。茲不具載。竊考張穆亭林年譜。康熙七年。先生在都，寓慈仁寺。聞萊州黃培詩獄牽連。即星馳赴鞫。三月下濟南府獄。十月獄解。李因篤受祺堂詩集。答亭林贈詩有云。憶折前津柳。同炊古寺虀。自註，前年與先生同客慈仁寺。予先別去。蓋即康熙七年事也。而吾宗湘鄉文正公。有丙午初冬寓居報國寺詩五首。其第三首爲亭林先生而發云。俗儒閣閣蛙亂鳴。亭林老子初金聲。昌平山水委灰燼。可憐孤臣淚縱橫。東西南北轍迹遍。斷柯缺斧終無成。獨有文書巨眼在。北斗麗天萬古明。聲音上溯三皇始。地志欲掩四子名。丈夫立言要須爾。鑿蠶拊缶烏足鳴。嗟余孱退昏庸百不力。付與四海劉傳瑩。昌平山水者。指明思宗也。余按舊曆五月二十八日。爲顧亭林先生生日。自道光末年。輒祭之于慈仁寺旁之顧祠。肇者爲何子貞先生。

福州與瑞金

——閩變中「人民政府」與「蘇維埃政府」合作經過之史料——

聖倫

閩變於二十二年十一月二十日發動，至二十三年一月十三日「人民政府」軍隊退出福州時止，經過時間僅五十五日，雖維時甚暫，於整個國家及民族前途演進之局面，無多大影響，但從其「成立政府」「改訂年號」「更易旗幟」諸點看來，實爲近百年來政治史上最堪玩味之一頁。

時人多懷疑其成事之驟，失敗之速，而尤其於「同江西共黨進行合作」這點，揣度莫定。報紙上雖常傳出雙方已訂有「互不侵犯協定」之消息但皆屬斷片，且人言各殊。最後雖經將內容宣佈，惟一般人猶疑信參半，以爲出諸一方面宣傳臆造之詞。其原因不外兩點：

一，十九路軍爲抗日健者，抗日的觀點，乃以整個國家民族利害爲前提；共產黨則主張階級鬥爭，無產階級革命，以蘇俄爲祖國，兩者立場既絕對相反，自無法相合。

二，「人民政府」之「宣言」及「政綱」，雖「左」至於「准共產」程度，但如謂李濟琛．陳銘樞諸人，能與朱．毛．彭．項等，握手言歡，共行踏上中國政治舞台，則殊無敢置信。

然而從另一方面推究，則又知事實或爲可能。其理由爲：

一，以此時福建的環境言，東面近台灣，爲日本人之勢力，西面毗連江西，乃共黨之勢力，向南爲廣東方面之勢，向北則中央方面之勢力；事變以前既未取得廣東方面之諒解，又明知其不容於中央，則其聯共或聯日，必無可疑。

二，五次圍剿以來，江西共黨，受物質上之封鎖，困苦已極，大有不可終日之勢，因此其必欲得一機會，以謀減少此種困難，——乃至於與福建方面合作，殆無疑義。

以上爲從兩方面的推斷。不過，假定其既然合作了，爲什末閩變能消滅這樣快？十九路各將領暨全體官兵失敗後，爲什末不至於全部投共？假定其沒有合作，爲什末雙方確實已停止進攻？爲什末十九路軍失敗後，共黨不去抄他的後路？這，便係一個大疑案，一個歷史上的疑案，這疑案到現在止，還沒有擊破。

個人此次在江西收復區內旅行，經歷寧都瑞金各地，搜羅得足供參攷之材料甚多。同時即發現有關於此項「合作」經過之史料者，亦有多種，爰加以整理，作爲對於此問題一個答案，茲分述如次：

一　確實是合作了

最大的證明：即爲「人民政府」與所謂「中華蘇維埃政府」，確是合作了。其簽訂「協定」日期，是在一九三三年十月二十六日，雙方代表，一爲徐名鴻，一爲潘健行，但因爲條文上的限制，到一九三四年一月間才

止式宣佈，公佈時，共方曾有如下一種「文告」：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完全同意張聞天同志關於蘇維埃外交政策的報告，批准上屆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團與人民委員會所採取的對於福建十九路軍與福建人民革命政府的一切步驟，並決定公佈下列三個主要文件。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毛澤東

副主席項 英

張國燾

一九三四年一月 日

所謂「主要文件」之一，即「反日反×初步協定，」原文如次：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及工農紅軍與福建省政府及十九路軍雙方為挽救中華民族之垂亡，反對帝國主義殖民地化中國之陰謀，並實現蘇維埃政府及紅軍屢次宣言，準備進行反日反×的軍事同盟，因此訂立下列初步協定，條件如下：

(一)雙方立即停止軍事行動暫時劃定軍事疆界線，(如附件)各在該線不得控置主力部隊，同時十九路軍，必須運用各種方式排除或消滅存在福建與蘇區接壤地間妨碍貫澈本協定之一切障碍勢力。

(二)雙方恢復輸出輸入之商品貿易，並採取互助合作原則。(三)福建省政府及十九路軍方面，立即解放在福建各牢獄中政治犯。

(四)福建省政府及十九路軍方面贊同福建境內革命的一切組織之活動，(如民衆抗日反帝團體，及革命民衆一切武裝組織)並允許出版，言論，結社，集會，罷工之自由。

(五)在初步協定簽訂後，福建省政府及十九路軍即根據訂立本協定原則，發表反×宣言，並立即進行反日反×軍事行動之準備。

(六)初步協定簽訂後，互派全權代表常川互駐，應由雙方政府負責，保護該代表等人員之一切安全。

(七)雙方人員有必要往來時，由各駐在代表要求簽發護照通行證，雙方負保護安全之責。

(八)本協定在福建及十九路軍方面反日反×軍事布置未完成前，雙方對於協定交涉應嚴守秘密，協定之公佈須得雙方之同意。

(九)在完成上述條件後，雙方應於最短期間，另定反日反×具體作戰協定。

(十)雙方貿易關係，應依互助互惠之原則，另定商業條約。

(十一)本協定在雙方全權代表簽訂草約後，即發生效力，正式協定共計兩份，經雙方政府軍事機關正式負責人簽名蓋章後，各執一份存照。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及工農紅軍

全權代表 潘健行

福建省政府及十九路軍

全權代表 徐名鴻

公曆一九三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二 合作後朱德毛澤東的兩電

合作後，朱德毛澤東前後曾有兩電發致所謂「人民政府」，一電在十一月二十日，正「人民政府」成立後一個月，一電在一月十三日，正「人

民政府」軍隊退出福州之日。兩電皆爲所謂「三個主要文件」之一，原文如次：

第一電：

「福建人民革命政府與人民革命軍的將士們：

蘇維埃政府與工農紅軍代表同你們的代表訂立反日反×的協定草約以來，已經有一個多月，但是我們直到現在還沒有看到你們積極的反日反×行動，亦沒有看到你們在發動羣衆鬥爭，與武裝民衆進行反日反×的方面有任何具體的實際工作。而×××却已經派了三個縱隊向福州與延平進攻，日本帝國主義也已經準備好以佔領福州厦門來響應××的軍事行動。你們與福建廣大民衆是在極端危險的中間，蘇維埃政府與工農紅軍鄭重的告訴你們，在這一危險前面的任何消極與遲疑不決，對於中國革命是極大的罪惡。因此蘇維埃中央政府與工農紅軍要求你們立刻依照我們反日反×草約上的決定的基本原則，採取斷然的行動，集中你們所有的武裝力量，立刻開始反×的決戰，同時必須最堅決的發動與武裝廣大的民衆，組織眞正人民革命軍與義勇軍，眞正給人民以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罷工的民主權利來展開反日反×的羣衆鬥爭，我們相信只有依靠於千百萬廣大民衆的力量，我們才能取得最後勝利，我們蘇維埃政府和工農紅軍準備在任何時候，同你們聯合，同你們訂立作戰的軍事協定，以反對與打倒我們共同的敵人——日本帝國主義與×××的×××××政府，我們盼望你們迅速告訴我們你們的決定。

第二電：

「人民政府李陳蔣諸委員：

依據目前情勢福州既瀕危急，人民政府已在危險之中，蘇維埃中央政府根據過去雙方協定，敢以反日反×聯合戰線的精神，向貴政府作下列緊急提議：

一，人民政府應立即實踐其宣言中及協定上所允諾的人民民主權利。

二，人民政府應立刻武裝福州及其附近與泉漳各地的羣衆，贊助和擁護廣大羣衆參加反日反×戰線以保衛福州及泉漳各地。

三，贊助羣衆，立即組織反日反×鬥爭團體，不應藉口戰局緊張妨碍或禁止這種組織的發展。

四，應實際的贊助×敵後方（如閩浙沿海各地）的民衆武裝組織，和反日反×活動。

五，應有決心的肅清自己隊伍中準備的×××投降，或請託帝國主義保護的份子。

六，向十九路軍全體官兵宣佈爲反日反×只有與蘇維埃和紅軍合作到底，並採取一切有效方法與聯合一致的軍事行動。

×××與日帝國主義顯已協同合作，並以撲滅十九路軍爲共同目的，貴政府果欲眞正貫澈反日反×主張，則我們上述提議是挽救目前人民政府及十九路軍瀕於危險的唯一出路，亦即貴政府對於自己負責的宣言與協定中所許諾者，究有決心實現與否之最後試驗。要知反日反×的民衆的與武裝的戰線果能眞實建立，即使福州失陷×××與日帝國主義者必不能長治久安，而這一聯合戰線在全國亦必日益開展無疑。

且實政府果肯武裝民衆實助福建首先是福建人民自衛，則時局將有新的開展，福州未必不保也。時機危急，希即考慮賜覆爲盼。

毛澤東朱德（一月十三日）

三　合作的「理論」根據在那裏？

關於江西共黨爲什未能與「福建人民政府」合作？合作的「理論根據」又在那裏？此於一九三四年二月二十二日「中國共產黨蘇區中央局」所出版之機關報「鬥爭」上所載署名凱豐者之：「論中華蘇維埃中央政府所公佈的對十九路軍的協定」一文內，言之甚詳，茲摘紀如下：

「（上略）現在我們來看一看蘇維埃政府及紅軍與福建政府及十九路軍所訂立的協定是否正確的？從馬克斯列寧主義的觀點上來看，原則上是否允許和另一個政黨或派別妥協，我們詳細的來說明這個問題對於我們是非常之需要和重要的。因爲當着蘇維埃政府的宣言發表之後，在我們黨內有些同志，認定這一宣言只是對羣衆說的，只是對士兵說，只是拿來揭破××黨的武斷宣傳，至於上級軍官不會接受我們的條件，我們也不會同他們訂立什麽協定。照這些同志的意見就是說蘇維埃政府雖然在事實上不願意與任何其他派別訂立協定，不妨在宣言中口頭上提出訂立協定的號召。像有些同志這樣的提出問題，不啻說我們的黨和蘇維埃政府可以提「內虛外實」的號召，此種號召不切合於事實，在我們的黨和蘇維埃政府自己也不願意同時也不相信有訂立這種協定的可能，但是却把他提出來作爲欺騙民衆的工具。這種行爲只有××黨，第三黨，社會民主黨，生產大衆黨以及一切之革命的政黨能夠做得出來，因爲言行不一致，欺騙民衆是這些日趨死亡的政黨用以支持和延續反革命統治的唯一工具。我們的黨，——共產黨唯一革命的政黨無論在任何時候在任何條件之下決不許這樣的提出問題。『因爲我們的黨是馬克思主義的黨，是列寧主義的黨，是向前進步的黨，他的力量是在言行的一致，他不肯欺騙民衆，他對民衆只講忠實的話，他不以挑撥的手段來決定政策，他是根據階級力量的分析來決定的，』（史太林）蘇維埃政府不但是宣言式的號召，並且實際的準備與那些願接受這一宣言中的條件的任何武裝部隊訂立抗日作戰協定，事實上蘇維埃政府已經這樣做了，這是就與福建政府和十九路軍所訂立的協定。

爲什麽有些同志會這樣的提出問題來，似乎他們是很——革命的，絕不妥協的，——我們不同他們訂立什麽協定。這種「左的」觀點都是表示着對於馬克思列寧主義，現代的科學的社會主義沒有了解。

列寧同志說：『眞正革命政黨的責任，不在提出不可能的拒絕任何妥協，而在能够經過不可避免的各種妥協，盡忠於自己的主張，自己的階級，自己的革命任務，以及自己，準備革命訓練民衆以進到革命勝利的那種事業。』（論妥協）後來列寧同志在「左派幼稚病」中又特別的把這個問題加以詳細的解釋：『要想戰勝更有力的敵人，只有用最大的力量，並且必須最謹愼周到，細心敏捷的，一面利用敵人間每個（即令是最小的）間隙，利國各國資產階級間各國內部各種資產階級間的每個利益的衝突，他方面利用每個（即令是最小的）可能的機會以獲得羣衆的聯盟者；儘管這個聯盟者是一時的，動搖不定的，靠不

件的，有條件的都不要緊，誰要不懂得這點，誰就是對於馬克思主義，對於現代科學的社會主義，一竅不通。在比較長久的時間中，在比較複雜的政情中，誰要是不會在實際上證明他會應用這個眞理，那末他就可以說還未學會怎樣在鬥爭中幫助革命階級，以求把全體勞働人民從剝削者手中解放出來。以上所說的，對於無產階級奪取政權以前及以後的時期，都可適應。』

蘇維埃政府的宣言以及最近所公佈的與福建政府的協定就是根據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這種戰略出發，雖然蘇維埃政府的訂立抗日作戰協定的提議，遭受××黨的法西斯蒂式的回答，他們拒絕這個提議，進行對於蘇維埃紅軍的圍剿。但是這並不是在個別的××黨軍閥中和個別的××黨的部隊中沒有可能來接受這一提議，正因為這個原故，蘇維埃政府並不因為××黨拒絕這一個提議而放棄他自己為着貫徹他的提議的努力，與福建政府訂立協定的成功更加證明着蘇維埃政府始終是為着貫徹自己的提議而努力。雖然福建人民政府由於他的動搖，遲疑不決如空喊而完全破產，使協定存在的有效時間不到兩個月，雖然福建政府對協定條文的不履行和背約，蘇維埃政府並不因此而放棄為着貫徹自己的提議而奮鬥到底，經過與福建政府的協定更明顯的指示了蘇維埃政府不是宣言上口頭上而且實際上行動上已經是這樣做，願意與一切眞正抗日反×的武裝部隊在原來的三個條件下訂立抗日作戰協定，以反對日本和賣國的××黨，為爭取中國的自由解放，統一領土的完整而鬥爭。

在現在我們正處在中國革命尖銳化的形勢之下，即是說我們正處在要把存在着的革命形勢變為勝利的大革命的形勢之下，使我們有動員一切的可能，動員的力量來參加這一決戰的責任，因此我們有責任，有權應當把利用敵人內部的矛盾提到為征取革命的後備軍的高點上來。史太林同志在他著的列寧主義概論的有名的關於戰略與策略的一章內，會經這樣的提出問題：

『革命的後備軍有：

『直接的：(一)本國的農民及一般中間份子，(二)鄰國的無產階級，(三)殖民地弱小民族的革命運動，(四)無產階級專政的已佔有的和獲得的東西。——其中一部分，無產階級可以暫時放棄，以便悄貿强大的敵人並取得一時的休戰。

『間接的：(一)無產階級以外之本國的其他階級相互間的矛盾和衝突，無產階級可以利用來削弱敵人的勢力，增强自己的後備軍，(二)敵視無產階級國家之資產階級國家相互間的矛盾衝突和戰爭，(譬如帝國主義的戰爭)無產階級可以利用來向敵人進攻或對敵人防禦。』(列寧主義概論中文本九三頁)

史太林同志在繼續解釋這一問題時，他指出了第一類的後備軍的意義，是每個人都容易懂得的，第二類的後備軍的意義却不是時刻都明顯的，然而他對於革命的進程有重大的意義。

史太林同志在解釋無產階級的戰略時特別提出：『戰略的指導的任務，就是在正確使用所有這些後備軍求在革命發展的某一階段中，達到革命的根本目的。』

過去立三主義者在對帝國主義問題的關係以及在其他的問題上就是忽

認我們有利用帝國主義的矛盾的可能。一切對於利用敵人間的矛盾的不了解，就是不了解怎樣去動員直接的和間接的革命的後備軍，就是不了解正確的使用革命的後備軍，以達到革命的根本目的。」

四　「警告」式的一篇宣言

一九三三年十二月五日，共產黨之所謂中央委員會，對此次福建事變，有一個「宣言」；內容不外為表明他們的態度 ，但實質則無疑是對所謂「人民政府」作了一個警告或威脅，同時也係兩者間破裂的先聲。原文如次：

「全中國的民衆們，

自『九一八』事變到現在，××黨反日反帝的假面具，已經完全為鐵的事實所粉碎，××黨已經最公開的變成了日本與一切帝國主義的走狗與瓜分中國的清道夫。全中國廣大的羣衆也從痛苦的切身經驗中了解到只有打倒××黨，方才能夠自動組織起來武裝起來，同侵略中國的日本與一切帝國主義直接作戰，根本推翻帝國主義的在華統治，保障中國的獨立統一與求得中國民衆的澈底解放。同時蘇埃維與紅軍反帝反××黨的偉大勝利，在全中國民衆前面清楚的指出了只有堅決的反帝反××黨的蘇維埃的道路，才能把中國從帝國主義鐵蹄之下，最後的解放出來，因此廣大羣衆反帝反××黨的革命鬥爭有了進一步的開展，他們對於蘇維埃與紅軍的同情與擁護也是大大的增加了，他們要求的是中國政治經濟危機的革命的出路！

在這一革命形勢更加尖銳化的情形之下，在反革命×××統治內部的進一步的動搖與崩潰，實是不足為奇的。在福建一部分××黨的領袖

，因為××黨的根本破產 ，與廣大民衆的革命化 ，所以拋棄了××黨的屍體，自己創立了他們的生產大衆黨，把他們原來的××黨政府改組為人民革命政府 ，並且提出了他們新的主張與新的政綱，無疑的，這是××黨內部進一步的動搖與崩潰的最具體表現與重要關鍵！

但是自從人民政府成立到現在，已經差不多有一個月了。它除了反對帝國主義與反對軍閥官僚豪紳地主等的空喊之外，並沒有任何眞正反帝與反軍閥官僚豪紳地主的實際行動，它一方面宣佈人民有言論出版集會信仰示威罷工之自由，但是同時却宣佈臨時戒嚴令，以取銷他們在口頭上的給與人民的一切權利。它的政綱上寫着肉體勞動與精神勞動，均受最大保護，然而它對於工人與勞苦民衆的生活，並沒有採取任何改善的辦法。它的『計口授田』』實際上只是要農民不自動起來為沒收地主階級的一切土地而鬥爭，同時它對於目前農民所不能忍受的苛捐雜稅，以及一切壓迫與痛苦狀況，並無絲毫的改變，即是他所號召的反對×××的鬥爭，也只有空喊，而並無具體的佈置與行動，它的人民義勇軍實際上不過是地主武裝（民團）的改名，眞正武裝民衆的工作完全沒有開始。一個月人民革命政府的存在，事實上證明：這一政府還不是人民的，而且也還不是革命的。

中國共產黨以及全中國民衆，決不相信一切口頭上宣言上的革命詞句與好聽的革命的名稱，只有實際的革命行動才能證明一切政府的是否革命。福建的人民革命政府，如若停止於目前的狀態，而不在行動上去證明它眞正把言論出版集會信仰示威罷工之自由給與人民，它眞正

採取了緊急的辦法去改善了工農與貧民的生活，它眞正準備集中一切武裝力量，並且武裝廣大工農羣衆去進行反日反×的戰爭，它不會同任何××黨的反革命政府有什麽區別，那它的一切行動，將不過是一些過去反革命的××黨領袖們與政客企圖利用新的方法來欺騙民衆的把戲。他們的目的不是爲了要推翻帝國主義與中國地主資產階級的統治，而正是爲了要維持這統治，爲了要阻止全中國民衆的革命化與他們的向着蘇維埃道路的邁進，中國共產黨始終認爲只有民衆自己的獨立的革命行動才能打倒日本與一切帝國主義，打倒一切反革命的×××政府。希望或期待任何上層統治者的「革命」來代替民衆自己的革命鬥爭，結果必然是不能補救的極大的失望！

中國共產黨號召福建的廣大工農勞苦羣衆，立刻自動的組織起來，成立工人自己的革命工會，農民自己的農民委員會與農民協會，成立吸收廣大工農羣衆與革命學生與智識份子參加的反日會，成立反日反×的人民革命義勇軍，以及各種各色人民的別働隊，並且立刻要求人民革命政府散放武裝，武裝他們，聯合革命士兵羣衆，同進攻福建的×××部隊與準備武裝干涉福建的日本與任何帝國主義力量決戰。福建的民衆必須自動的依靠自己的力量，立刻收回日本租界與關稅，宣佈一切對日不平等條約的無效，開展眞正抵制日貨的運動，沒收日本帝國主義資本家的企業與財產，並且把它們的海陸空軍驅逐出福建。必須立刻逮捕一切賣國賊漢奸，鎮壓他們的反革命活動，並沒收他們的一切財產，來充實反日反×的戰爭經費，來分配給勞苦的民衆。同時工人必須用罷工等鬥爭，來反對資本家殘酷的剝削，以取得八小時工作制與工資的增加，農民必須以抗租抗稅，解除地主武裝，武裝自己，來改善自己的生活，來沒收地主階級的一切土地，實行徹底的土地革命。必須要求人民革命政府立刻採取緊急辦法，救濟城市與鄉村的失業工人與貧民，並改良士兵的生活與待遇。此外，福建的民衆，應該立刻要求人民革命政府，響應蘇維埃政府與工農紅軍歷次反日反帝與反××黨的宣言與號召，不再進攻徹底反帝反××黨的中國蘇維埃與紅軍，同蘇維埃政府與紅軍聯合一致去進攻中國民衆的共同敵人——日本與一切帝國主義和帝國主義的走狗××××，首先是以×××爲首的××××政府，福建的民衆與全中國的民衆，也就將在這一鬥爭中來試驗到底這一人民革命政府是帶有多少革命性的政府還是完全爲反革命派騙人的把戲。

中國共產黨向全中國民衆宣言，在全中國民衆前面只有兩條道路，或者是帝國主義的×××的殖民地的道路，或者是解決反帝國主義的與反××黨的中國民族的解放的道路，只有工農兵以及勞苦民衆革命的勝利，才能保障中國民族解放的道路的勝利，中間的道路是沒有的，一切想在革命與反革命中間找取第三條出路的分子，必然遇到慘酷的失敗，而變爲反革命進攻革命的輔助工具！

一切反帝反×××的民衆聯合起來！

民衆自動武裝起來打倒日本與一切帝國主義！

打倒賣國辱國的×××××政府與一切×××政府！

揭破一切欺騙民衆的陰謀與武斷宣傳！

中華民族的獨立解放萬歲！

一九三三年十二月五日

五　「失敗」變成了「怨罵」

一九三四年一月下旬，所謂「福建人民革命政府」，正式宣告破產，同時兩者間之「合作運動」，至此也完全失敗　，　於是所謂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又來一篇宣言；這宣言的內容，無疑是由「威脅」和「警告」，到「悲哀」「自餒」和「怨罵」。「中國共產黨」明知道「人民政府」爲「改良主義者」，爲「不革命」，「只有工農兵以及勞苦民衆的革命勝利，才能保障中國民族解放道路的勝利，中間的道路是沒有的」，但始而言「合作」，繼而又言「打倒」，此殆即共「革命」處了。

二次宣言原文如下：

「全中國的民衆們！

福建的所謂人民革命政府，已經在××黨×××××××的武力的進攻面前，在反革命的領袖們的投降，叛變！與失敗主義的策略之下，悲慘地結束了自己的存在！福建所謂人民政府曇花一現的歷史及其最後的慘酷的破產，更一次的証明了中國共產黨主張的正確。我們曾經在自己的宣言中指出『在全中國民衆面前只有兩條道路，或者是帝國主義××黨的殖民地道路，或者是堅決的反帝國主義反××黨的中國民族解放的道路，只有工農兵以及勞苦民衆的革命勝利，才能保障中國民族解放道路的勝利，中間的道路是沒有的。一切想在革命與反革命中間找尋第三條出路的份子，必然要遭受到慘酷的失敗，而變爲反革命進攻革命的輔助工具。』福建人民革命政府的歷史，正是反革命的改良主義的歷史，正是陸賣氣力的第三條道路的找尋者的歷史，福建所謂人民革命政府的破產，完全不是說：中國的民衆沒有力量沒有方法去勝利的抵抗帝國主義的侵略與打倒帝國主義最大的工具××，恰恰相反，他證明祇有中國民衆自己起來，依靠民衆自己的獨立的革命行動，在無產階級及其先鋒隊的領導之下，才能打倒日本與一切帝國主義，才能打倒帝國主義淸道夫×××政府。

福建人民革命政府的慘酷的失敗與破產，和中國蘇維埃運動與工農紅軍的偉大勝利與茁長，這個對照，最淸楚的顯示了，祇有工農勞苦羣衆的革命鬬爭，反帝國主義的土地革命的勝利才能够把中國從嚴重的民族危機中解放出來，才能够使中國脫離殖民地奴役的地位，而獲得社會與民族的解放，祇有蘇維埃才能救中國，祇有無產階級及其政黨——中國共產黨才是勝利的中國革命的唯一的領導者！

另一方面，中國民衆在福建所謂人民革命政府的存在與破產之中，深刻的了解了反革命改良主義的實質。在福建聚集了一切中國的反革命的改良主義的集團與派別。從××黨內部的反對派，生產黨，第三黨，社會民主黨，AB團，到托落茨基主義者，從李濟琛，蔣光鼐，蔡廷楷，陳友仁，黃祺翔，到胡秋原，嚴靈峯，他們講了些反帝反×的漂亮的空話，他們發佈了糊塗與矛盾的政綱，他們空口允許『計口授田』『民主權利』『保護勞働』等等空談，並胆敢冒充人民與革命，然而在兩個月內，福建人民革命政府的一切行動都是動搖猶豫投降出賣妥協與失敗主義的行動。他們的目的，不是爲着領導與發展工農兵及勞苦羣衆的鬬爭，眞正的打倒日本與一切帝國主義，打倒賣國的××政府，而是要阻止民衆革命鬬爭的發展，麻痺與欺騙羣衆，使反

帝反×的鬥爭陷於失敗，而幫助帝國主義××黨鞏固自己的統治。在軍事上，福建派最初即採取消極的態度，眼看着×××的調兵遣將而默然不動，以後在×××進攻的而就接一連二的投降背叛，從陳維煌，譚啓秀，而至沈光漢，毛維壽，區壽年，張炎，使英勇的十九路軍士兵遭受×××的慘酷轟炸與屠殺，在對於帝國主義的關係上極力趨奉與勾結美國與日本，在福州日本浪人暴動刦獄槍殺華警的重大事件前噤不作聲，以帝國主義的領事舘與兵艦爲自己的托命所與救星。在武裝民衆方面，藉口軍事時期禁止一切民衆的最低限度民主權利培植與幫助民團來發展地主豪紳鎭壓農民羣衆的武裝，而對於組織眞正工農的義勇軍卻竭力的怠工與阻止。對於工人農民及一切勞動者的痛苦的生活，則非但沒有任何具體的辦法來改善他們，而且相互的竭力禁止工人的罷工鬥爭與農民反抗地主與爭取土地的鬥爭。現在每一個中國民衆，每一個工人農民與勞動者，可以從切身的經驗上了解，一切改良主義者漂亮的空談與革命口號，祇不過是欺騙民衆的烟幕與把戲。福建人民革命政府的領袖們的行動最無情與慘酷的揭露一切反革命改良主義派別的原形，一切好聽與動人的革命口號，祇不過是爲着阻止中國革命向着勝利的大道邁進！

全中國的民衆們，福建事變的最深切與痛苦的教訓，就是在這裏，就是一切改良主義者的第三條道路的找尋，祇不過是他們的一種藉口與把戲，而實際上，他們的政策與步驟與×××，×××是沒有區別的。

全中國的工人農民與勞苦羣衆們！你們是解放的中國的主人！祇有你們自己的堅決的鬥爭，才能夠推翻帝國主義××黨的統治，才能夠保証中國的獨立，自由，解放與領土完整。中國廣大的蘇維埃區域中幾千萬勞動者的成功與勝利的經驗，說明祇有依照他們的光榮大道——蘇維埃的大道，才能保証你們社會與民族解放的勝利！

是全中國的民衆們，福建人民革命政府是慘酷的失敗了，他們的領袖們無恥的投降背叛與妥協了，劊子手×××正在殘酷的屠殺與鎭壓福建的羣衆鬥爭與十九路軍的士兵羣衆，日本帝國主義準備隨時佔領福建與公開的干涉中央蘇維埃，×××——×××××××××，已經驅使他在江西與福建的軍隊重新大舉進攻蘇維埃區域與紅軍，特別是從福建從東方的蘇維埃進攻，而爲日本帝國主義公開佔領福建直接干涉開闢的道路。企圖消滅土地革命和反帝國主義革命，使中國的工農永遠受着壓迫剝削，完全變爲帝國主義者的殖民地奴隸！

全中國的民衆們，形勢是非常緊迫與嚴重的，你們肩上放着光榮的革命任務，——援助中國蘇維埃與工農紅軍，用一切來保護蘇維埃，保護中國革命。

全中國的工人們，失業者們，××黨工會會員及一切工人團體的會員們，唾棄一切反革命改良主義領袖們，不要相信他們的欺騙與胡說，親密的團結起來，聯合起來，發展罷工鬥爭，爭取你們的要求，反對減小一個銅板的工資，要飯吃，要工做，要求將全部軍費救濟失業工人與災民難民不替×××造一槍一彈，運一槍一彈來進攻紅軍。

全中國的農民們，災民難民們，自動的組織起來，武裝起來發展抗租抗稅抗債的羣衆運動，不要聽信改良主義者的『計口授田』的空口允諾

，自動手的奪取地主豪紳的土地耕具，實行土地革命，發展游擊戰爭，建立蘇維埃政權！

一切願意繼續抗日反×的十九路軍的革命的士兵們與下級官長們，反抗你們投降出賣的長官，與紅軍聯合起來反對×××，反對日本帝國主義！

全國的兵士們，起來響應蘇維埃政府的號召，反對進攻工農紅軍，要求去打日本帝國主義，反抗一切進攻紅軍與蘇區的命令，反對強迫修馬路，修堡壘，要求發清欠餉，組織大批的譁變加入紅軍！

全中國的勞苦羣衆們！每一個不願作亡國奴的中國人，起來發展反帝國主義的鬥爭，堅持抵制日貨運動，援助義勇軍，援助中國革命，中國民族解放的武裝力量，——工農紅軍，打倒日本及一切帝國主義，打倒×××！

全中國的民衆們！一切工人與農民團體的會員們：反對改良主義派別領袖的叛賣與欺騙，組織統一的革命戰線，反對帝國主義，反對×××的法西斯蒂恐怖暴行！發展反帝國主義的土地革命，保衛中國蘇維埃與紅軍！

打倒日本及一切帝國主義！

打倒賣國的×××政府！

打倒一切欺騙民衆出賣民衆的反革命改良主義！

獨立自由的蘇維埃中國萬歲！

一九三四年一月二十六日

六　事件之源源本本

二月十一日，所謂「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以朱毛名義爲代表，對此次事變，又有一個「宣言。」這宣言說明了「宣佈如何三個條例」「人民政府官僚政客如何背約」及「曾經爲配合他們的反×戰爭，在閩北有過積極行動」，「曾經根據協定一再提出警告，但並不能引起注意」等等對於這事件之源源本本，不啻作了一「總的批評的報告」，玆誌原文如次：

「全中國的民衆們！

福建的所謂人民革命政府，由於×××的武裝干涉與人民革命政府領袖們的投降出賣，是最後的失敗了。

福建人民革命政府的領袖們，自從去年受到我們工農紅軍東方軍在連城與閩北的嚴重打擊之後，自知對於蘇維埃，與紅軍的暫時讓步，已成爲保持他們的實力與統治的必要條件。同時賣國殘民的×××統治的破產，全國千千萬萬工農羣衆對於帝國主義×××日益增加憤怒與反抗，和對於反帝反×××的蘇維埃紅軍的同情與擁護，使當時福建××黨省政府與十九路軍的官僚政官軍閥們不能不在×××舊的統治方式以外，找尋新的統治方式，來維持整個地主資產階級的統治。

福建省政府與十九路軍官僚政客軍閥們，當時首先派遣專使徐名鴻到蘇維埃中央政府，表示願意接受蘇維埃中央政府與革命軍事委員會的宣佈的三個條件：即(一)立即停止進攻蘇區，(二)立即保證民衆言論集會結社罷工等之自由權利，(三)立即武裝民衆創立武裝的義勇軍以保衛中國及爭取中國的統一與領土的完整。

蘇維埃政府對於當時福建××黨省政府與十九路軍官僚政客軍閥們的

這一企圖是完全了解的。一切空口的說話，決不能欺騙蘇維埃政府的領導者。而在另一方面，蘇維埃政府根據自己的宣言，對於一切反帝反×的企圖，都願給以實際的振動與援助。所以當時蘇維埃政府與工農紅軍在福建省政府與十九路軍代表允許接受我們所提出的一切要求與條件之下，根據自己革命的基本立場，同他們訂立了初步的協定，從最初，蘇維埃政府的領導者即告訴福建省政府與十九路軍的代表們，只有堅決的發動與贊助廣大羣衆的反日反帝反×的革命鬥爭，武裝他們，給他們以一切民主的自由權利，才能够救中國民族於淪亡。任何改良主義的欺騙宣傳，只能為帝國主義××黨充當輔助的工具。福建省政府與十九路軍的代表們，同蘇維埃政府與工農紅軍訂立了初步協定以後，即聲明脫離××黨成立了他們的所謂人民革命軍宣佈了一些『左』的改良主義的政綱，並且公開的發表了反對×××××政府×××的宣言，但這只是在口頭上，在實際上他們還是照舊勾結日美帝國主義，向他們獻媚。對福州日本浪人的挑釁，默不作聲，在容許民衆的民主權利及武裝民衆方面，則藉口軍事時期，概不兌現。對於工人農民及一切勞動者則不但沒有任何具體辦法來改善他們的生活，而且相反的竭力禁止工人罷工鬥爭與農民反抗地主與奪取土地的鬥爭。在軍事上，也完全採取了失敗主義的路線，在×××積極進攻的前面，他們事先既毫無具體的軍事佈置，事後則接二連三的投降出賣，從司徒非譚啓秀一直叛變到沈光漢毛維壽區壽年與張炎。十九路軍閥蔣光鼐蔡廷楷之流則不戰而退，投降廣東以自保。其他許多官僚政客們，如陳銘樞，陳友仁，黃琪翔之流，則終日空談，欺騙民衆。然一聞槍聲，即雞飛狗散，向帝國主義的公使館與軍艦逃命，雖是我們紅軍為了配合他們反×的戰爭，曾經在閩北積極行動，從佔領沙縣直陷尤溪，但是這對那些表現喪魂失魄的狐羣狗黨依然是無用的幫助。蘇維埃政府與工農紅軍根據於初步協定曾經向人民革命政府一再提出警告，指出只有實現協定上的每一個條文，發動廣大羣衆的革命鬥爭，才能戰勝×××的武裝進攻，真正去反對日本帝國主義。但是蘇維埃政府與工農紅軍的警告，並不能引起人民革命政府中官僚政客軍閥們的注意。他們仇敵民衆，同其他××黨官僚政官軍閥們，沒有絲毫區別，結果，正像我們所指出的，這個人民革命政府，在×××武裝面前，結束了五十餘天的悲慘的運命。

全中國的民衆們！你們從蘇維埃政府與人民革命政府的訂立的初步協定與蘇維埃政府的電文中，充分的可以看到蘇維埃政府與工農紅軍為了要反對日本帝國主義，與他的走狗×××，為了中國民族的澈底解放，怎樣毫不動搖的鬥爭着。一切事實證明：只有蘇維埃政府與工農紅軍是反帝國主義的先鋒隊，能够把中國從帝國主義××黨鐵蹄之下，解放出來。一切改良主義的派別從生產大衆黨，社會民主黨，第三黨一直到托洛斯基陳獨秀取消派，都不過是帝國主義×××的應聲虫與國主義×××反對中國革命民衆的幫凶。

蘇維埃中央政府與革命軍事委員會，再一次的向全中國民衆，革命的士兵，與一切武裝隊伍宣言，蘇維埃政府決不因為福建人民革命政府的失敗，與人民革命政府中官僚政客軍閥們的背約，而放棄他過去三個條件之下訂立作戰的戰鬥協定的提議。相反的，經過福建的事變，

使每一個工人，每一個農民，每一個士兵，每一個智識份子，與反日的中國人，更可清楚看到：蘇維埃政府不是口頭上，而是在實際行動上，願意同一切眞能抗日反×的武裝力量聯合起來，爭取中國民族的獨立自由解放。一切眞能抗日反×，以及一切反帝國主義與反××黨的力量，都可從蘇維埃政府與工農紅軍方面得到有力的指導與援助。但蘇維埃政府與工農紅軍，對於一切企圖以空口的允諾與欺騙宣傳，來維持帝國主義與中國地主資產階級統治的反革命的改良主義派別，將繼續給以無情的打擊與揭破。

全中國的民衆們！福建人民革命政府的慘敗的歷史，又一次的指出，只有你們自己的英勇的堅決的鬥爭，才能最後推翻帝國主義×××的統治，保證中國的獨立，自由，與領土的完整。中國廣大的蘇維埃區域中幾千萬勞動者勝利的成功的經驗，告訴你們：只有蘇維埃的道路，才能取得全國民衆的民族的與社會的解放，你們反對帝國主義××黨對於蘇維埃區域的進攻，保衛中國蘇維埃，也即是爲了保衛中國革命，保證你們自己的勝利！

全中國抗日反帝的力量，聯合起來！

粉碎帝國主義×××的五次圍剿！

打倒日本與一切帝國主義！

打倒賣國的××××政府與一切×××政府

反帝國主義的蘇維埃中國萬歲！

中央政府主席毛澤東

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朱　德

一九三四年二月十一日

七　一點感想

整理了上面數段文字之後，個人有一點小小的感想。

事實上很明確：在曇花一現的「閩變」中，「人民政府」與所謂「蘇維埃政府」，僅有一段「合作」的姻緣，這「合作」的由來，是出於所謂「人民政府」諸領袖的要求，但繼而遲疑，繼而反悔，終於破裂和失敗。

我以爲，這事件在「人民政府」諸領袖方面：

一，明知道其不能合作，但爲了達到某種欲求，——或僅止爲屬諸個人之欲求，不惜「認賊作父」「引狼入室」，以國家民命爲兒戲，事之荒謬，莫過於此。

二，明知道如不能「合作」，此次「事變」則根本無法成功。但終於一方面對「協定」「遲疑反悔」，一方面復圖「負隅一逞」，不惜以數萬士卒，——數萬士卒之生命與前途，供其犧牲，事之殘忍，亦莫逾於此。

其次，在所謂共產黨諸領袖方面：

一，明知道沒有與任何一方面「合作」的可能，「中國除了蘇維埃外沒有第二條路可走」，但爲了攫取某種便利，終於發佈了所謂「宣言」，成功了所謂「協定」，此種行爲毋寧說是在「製造欺騙」。

二，從「協定」的簽訂，以至宣言電文的「警告」和「威脅」，「自飾」和「怨駡」，這一貫的表現是他們心思的刻薄，手段的毒辣。

我又以爲：假定其暫時間的「合作」成功了，假定「人民政府」的勢力又因爲「合作」事件展到若干程度，然而兩者尚能相安無事嗎？能永遠合作到底嗎？這實際不過將國內仇殺與混戰的局面，又多延長至若干時而已。但這局面是不願有，而且也不能有的。　二十四，二，十。

無論如何女子總是女子

李賦京

這幾年來，我國婦女都漸漸覺悟，步着歐美後塵，組織婦女會，作婦女運動，要和男子爭自由平等，這是在我國女子被壓迫受委屈的社會裏面，很需要的工作，是要婦女們自己團結，自己奮鬥而找出路的。對於這件事，我除十二分的贊助以外，沒有含一點反對性質。不過婦女既和男子爭自由平等，然也須知有個界限。在道德上，做人上，學問職業上，和法律上等等，去爭平等，不用說是很對的，我相信沒有人反對。但是她們在這高呼男女自由平等的聲浪中，却萬萬不要把她們自己的本身是女子和為什麼是女子忘了。天既生女子，當然就有和男子不同的地方。本來自然界也就多事，為什麼把人要分男女呢？為什麼不就像原生動物根本就不分男女，或像許多寄生虫和蝸牛是雌雄合體呢？然而自然界的現象偏要這樣，那也是無可如何的。人既是分了男女，當然就有目的存在，這個目的就是生育，繁殖和傳種。有了生育，纔能繁殖傳種，纔能產生社會。在未生育以前，男女在性上是一樣的，但男子盡了他的責任以後，就跑了。而女子却要受罪受痛，產後還要哺乳保嬰，甚而因此犧牲性命，這點就是男女不能相同的地方。自然界既將這件重大的事委託給婦女，當然這就成了她們的責任，其理是很顯明，原來用不着爭論的。但在我國却有許多摩登的婦女，端的不承認這話，說在家抱孩子，喂孩子，是男子侵犯了她們的自由，把她們看輕了，須知她們還有很大的天才，還能對社會盡她們比養孩子更大的責任呢。誰若是反對她們，她們立刻就跳起來，罵你是思想落後，是開倒車。若是提起賢妻良母來，罵的更加厲害。究竟是開倒車不是開倒車，我們先置之不論，我所要問的，就是她們所謂為社會服務，究竟服的是何務，盡責任，究竟盡些什麼責任，什麼責任還有比養育孩子的責任更加重大的，究竟社會兩個字如何講法，明白了沒有。須知女子的生育，就是社會的起始，女子養育孩子，就是為社會服務盡責任，其他的都是次一等的。我們再看看世界上各國都正在提倡民族衛生，其目的就是為着改良人種，研究女子如何能生健康優秀的孩子，如何能增加人口。若是一個女子

一果眞能生個好孩子，就像孟母生孟子，孔母生孔子，那是何等的榮耀，對於世界的供獻，是何等的偉大。所以世界各國都把婦女的生產，看的非常尊貴。即在我國古時亦何嘗不然，在古時若是一個女子果能生出好孩子，那纔眞能算好呢，所以我們日常所用的「好」字，就是古人由「女」「子」二字結合而成，其用意是何等的深妙。古人非但認爲女子以生子爲貴，即就是對於種的問題，也看的非常重要，所以孟子說，不孝有三，無後爲大，若是後代不能生子將祖先遺下的種連續下去，那就是對不起祖先，對不起他的種族。這個深刻的道理，我國的婦女不去鑽研窮究，而一味的崇拜洋師，講究服什麼社會的務，盡什麼倒霉的責任，這不是瞎忙，而舍本求末嗎。試問種將不存，社會文化何從而生。就像我國近代的女子，可說連在家抱養孩子的常識都沒有，那裏還談得到爲社會作更進一步的供獻，作什麼女文豪，女詩家，甚而言之作什麼女政治家，這可說都是做夢，不自量其力。說到這裏，我又想起還有許多婦女最近在報紙上發表言論，高談孩子要公育，効法俄國。我眞佩服她們有這樣好大的膽量，如果能够施行，無論成功或失敗，倒也是個辦法。然而可惜在目前的中國，上面既無有智有勇的大政治家能採用她們的意見，在下又是一堆沒有智識而自私自利的民衆，不要說在目前的中國行不通，即就是再過幾十年，恐怕仍然還是行不通，既行不通，那又當如何呢。我寫到這裏，想來想去，沒有別的法子，還是勸告中國的婦女們都快快轉回家罷，自己的孩子還要自己去抱，無論如何女子總是女子，這可說是一個定律，除非天塌地崩，是萬難推翻的。若不然的話，婦女就不要結婚，那倒沒有人干涉，吃魚吃熊掌，任她們自擇罷。我在把婦女的責任和與社會的關係從根本上定明以後，我們還要進一步的討論，究竟婦女有出去作事的必要嗎。人自從生到世上來，可說就帶些劣根性，就是好逸而惡勞，不論男女中外，都是一樣的。除非是生活逼迫，或受過相當的敎育，不然的話，能偷懶的時候，還都喜歡偷懶。我們先就拿歐洲來看罷。歐洲窮家的婦女，一個十幾歲的姑娘，無論在鄉間或在城裏，除上學以外，不是在田間或工廠，就是在家中給母親帮忙，做家裏的事。作母親的在可能時，因生活逼迫，都在工廠工作，不然就在家裏管家，或附帶開着商店，男子呢不是在田間就是在工廠工作，或作小本生意，早晨出去，晚上回來，這種小家庭就是這樣過活着。但是大多數婦女爲什麼不出去工作呢，一句簡單的話，就是家裏離不開人。在窮家能結婚能在家做事的，還都是有福的人 。其餘不能結婚的，她們又不能永久依靠着父母，自己不得不自己謀

生，有的是在富家或中產階級作用人，或在工廠作工，賺幾個錢作將來結婚的準備。在這種情形之下，能得到工作，將來能够結婚的，還都是有福的人。得不到工作的，那又該怎樣。一方面肚子餓了非吃不可，一方面性慾逼迫着非結婚不可。結婚問題在窮人還倒不甚困難，因爲她們沒有多大的希望，至於實在不能結婚的，她們最後一條路就是？姘頭，增加私生子。然就這也還算不錯，最不幸的在歐洲有一件可怕的事，就是國際的婦女販子，他們的手段很大，能用甜言密語，騙弄婦女，尤其是纔從鄉間出來的姑娘，她們一上他們的當，那可說一生一世就算完了，這是窮家女子的一種最不幸的結局。說到富家的婦女，例如大資本家的，家中有的是錢，不愁沒飯吃，除這少數的少數，或因環境的逼迫而出外工作的以外，其餘的大多數都在家中享福（？），她們的生活，可說一日之內，千變萬化，吃的穿的住的不用說都是頂講究的。做姑娘的照例都應當上學讀書，這是歐洲普遍的情形，至於作太太的，差不多她們的心都整個的用在她們丈夫身上，丈夫一舉一動，都要監視着守着。她們所怕的，第一就是丈夫有外遇，不專心於己。第二就是生育，生育第一可以分她們的心，不專於丈夫，第二可以減其美容。再者有錢的丈夫未必有智識，有了這幾樣，她們的丈夫就可隨時得到機會和其他相識的女子親熱起來，而對她們冷淡或遺棄她們，給她們一個致命傷，所以她們日常所操的心，受的苦，據我看來比窮家婦女沒飯吃的還要苦些。這是富家的情形。至於一般上等有智識和中等中產階級的婦女是如何，我們先仔細分剖一下。在歐洲尤其是在德國，在人格上文化上占最重要最榮譽的地位的，就是大學的教授。德國大學教授的待遇，在歐戰以前是很不錯的，近來漸漸好些，惟在戰後那幾年最苦。不過無論在困苦或富裕的時候，她們婦女總都是不停的工作着。姑娘們照例和男孩子一樣的都上學校。回到家裏，除溫習功課以外，還須跟着母親學習家事。德國行的是賢妻良母制，所以每個女子無論出自何等家庭，無論她們將來作什麼事情，家裏的事務，尤其是管理家務，教養孩子的事，總須學會。此外作詩書畫，音樂唱歌，尤爲一般女子所好。因爲他們國裏女子的教育是這樣，所以她們在結婚以後，立刻就會整理家務，使家庭充滿新鮮氣象。說起德國女子在家作事的能力，可說就像一個牛，但事能之後，換起新裝，坐在鋼琴上的時候，却另是一個態度。她們不僅會操作，並且也會修飾，會充分的表現女性。所以她們丈夫從外面作事回來，一到家中，就感到愉快，心裏的煩悶早已忘去一半。女子一天就這樣的帮着丈夫，而作丈夫的也儘量盡他的責任，家庭總是和睦的。德國的女子雖然個個從小都熟習家務，但未必將來個個都能結婚，尤其是中產階級的女子最沒有把握。第一因男子在戰後，人數減少，第二因女子的希望很高，沒有智識的絕不願嫁。但有智識有地位的男子，眼睛却也很高，抱着選擇主義，再者女子出嫁很費錢，未來新家庭的一切傢俱零碎，都要女家備辦，許多女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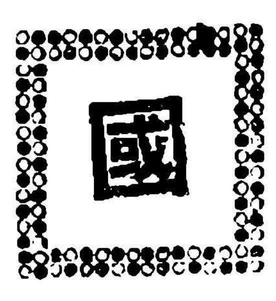
就因爲這個，和眼睛很高的原因，一年一年的躭悞下去。又因生活逼迫，不能不出去作事，積些錢財，準備將來結婚。能結婚的固然也有，但一生躭悞下去的，却也不在少數。這是一種。此外還有年輕年老的寡婦。年輕有姿色有財產的還不難再嫁，但年老而無財產的暮年就很悲觀。由上面所說的看來，在中產階級，除年輕未嫁的婦女還能出去作事以外，已嫁而尤其是已生子的，可說一大半都在家中工作。這是歐洲的大概情形，美國想亦大同小異，日本是彷照德國，不用再說。現在且看我國的婦女是怎樣。我國窮家婦女　，在城市中的，其生活和外國甚相彷彿，無論出嫁或未出嫁的，都在不斷的工作着，而大多數都在外面工作，不是在工廠，就是在人家帮忙，作用人或作奶媽，或與丈夫合起來作小本生意。沒有父母可靠，或受欺騙的年輕婦女，多半都流爲娼妓，充滿了都市。在鄉間窮家的莊稼戶婦女，更加苦惱。爲人婦的要作內外的工作。一方面在田間要與丈夫帮忙，一方面家內的事也要她們管着。鄉間的環境，本來很可使人健康，然實際上却是相反，一方面因生活艱難，營養不良，不講衛生。一方面又因操勞過度，身體上和精神上的發育，就大受影響。而其結果，不是減少生育，便是中途病亡。至於年輕的女子，尤視若生財之源　，按着年齡，定她們的身價，不待成年，早已定親了。男家急着要娶，女家催着要錢，至於她們小夫婦的性子合不合，年齡相當不相當，反到是小事。所以鄉間人口不增加，生育不繁盛的原因，就在這兒。在這種情形之下，婦女的工作，並不是出於心願　，也並不是爲服務盡責任，乃完全是爲着生活逼迫，出於無法。這是窮家婦女的大概情形。至於所謂富家的婦女，作太太的，可說一半都睡在煙燈底下，作着半死的狀態。而作丈夫的，便爲一羣姨太太所包圍，其行動非常下流。作姑娘小姐的，因日常目睹耳聞，盡是下流的習氣，所以好樣子一點學不到，而在壞的方面，却百眼精通。就像這種姑娘太太們，還能出去工作嗎？她們夢也沒有夢見什麼是工作。這是中國近代所謂富家婦女的情形。至於中產階級的婦女，有的是從窮家奮鬥出來的，有的是由中產階級傳統下來的。在這種階級內，包含着智識分子。她們多半是女學生出身，是婦女界優秀份子，處領袖的地位。她們在求學時代，都抱負不凡，都打算將來爲社會服務盡責任，但到後來差不多都結婚了。即不結婚，口裏雖說着抱獨身主義，但實際上一旦得到了相當的伴侶，仍然是結婚的。在少數的少數內，或因與人爭氣，或因有其他不能結婚的原因而終身不結婚，但大多數都是結婚的。結婚的結果，就是生育。生育的結果，就是抱養孩子。所以無論她們如何能幹如何硬　，而其結果總逃不出自然界的定律，「女子總是女子」。既是女子，當然抱養孩子就是她們首先應盡的責任。除非生活逼迫着不得已，是沒有出去作事的必要，這是我的結論。然我並非反對女子出去作事，她們若自信有天資，能替國家作更進一步的供獻，那就請努力向上，埋頭幹去。但却有個條件，就是不要結婚。俄國的制度很好，我也知道，但是人家園內結的大瓜，我們吃不到口裏也是沒法。

一週間國內外大事述要

由二十四年三月一日起至二十四年三月七日止

本週國內大事：蔣委員長於一日武昌行營成立後，二日飛渝指揮剿匪軍事。徐匪自上週由陝南被擊，大部向竄川北踞守南江一帶。朱毛復奔竄於黔北，圖在湘黔川邊與蕭賀聯絡，現正由中央軍與川湘黔軍合力圍剿。中日問題：王寵惠已離日本，經美國回海牙。日本駐華公使有吉於七日晉謁汪院長對汪蔣關於中日關係言論，表示滿意。中日間交涉事宜，亦漸上軌道。惟因中日接近之故，頗引起英美注意，而聯帶發生之國際借欵問題，雖經英方之否認建議，然英美日法之間似在進行協商。孔祥熙亦表示曾有相當接洽。此事關係複雜，自非短時間內所能有具體辦法實現也。至於財政問題：孔祥熙在漢時與蔣商有辦法，孔回京後，經中政會議決議，對於二十四年度預算，採取縮減政費增加事業費之原則，實行苦幹精神，並以蔣汪等爲審查預算計畫委員。救濟金融及上海市面問題：孔已赴滬，正與各業商洽中。

國外大事：以英德談判展期，爲最可注意。英外長西門原擬七日赴德，因希忒拉以英國發表充實國防之白皮書，涉及對德重整軍備一節，表示不滿，臨時稱病，請西門展期赴德談判。希臘在本週中發生內戰，前總理維尼齊洛斯爲叛變主角，政府軍已獲勝利。英鎊跌價，引起英美法之貨幣鬥爭，此事關係我國甚鉅，不容忽視也。





蔣委員長入川

川中剿匪軍事自徐向前張國燾同竄川北，朱毛復奔黔北後，形勢又一轉變，蔣委員長爲澈底消滅殘匪，整理川政計，特於二日上午十時由漢乘福特飛機飛渝，下午二時到達，後方軍事因武昌行營已於一日成立，由行營主任張學良主持一切，茲將各情彙誌如次，

武昌行營成立典禮

軍事委員長行營自由贛移鄂後，行營高級人員均已委定，各處亦組織就緒，於三月一日上午九時舉行正式成立典禮，蔣戎裝涖止領導行禮畢，即對工作人員訓話，原詞如下，「今日行營成立，特將行營目的與努力方向，爲諸同志言之，中正以爲要實行總理的三民主義，以復興民族，挽救國家，其初步方法與最要急務，莫過於教民與治軍，行營今後工作，一方面當加緊督飭清剿殘匪，務令限期殲滅，以絕國家民族之患，一方面更應注意改革社會，振作人心，建築民族復興之基礎，本此目的，中正所視爲急要而願竭全力以推行者，在消極方面，則爲禁烟，在積極方面，則爲推行新生活運動，關於禁烟，行營前定之六年計劃，實爲澈底禁絕之有效方法，過去一年之間，豫鄂皖三省，禁種已著成績，贛浙諸省全境烟苗絕跡，成效尤著，而江蘇省之調查吸戶，登記烟民，亦能舉其實效，今後應仍本原來計劃，澈底實施，期以已有之成績，普及於各省，更進而達到販運製吸完全禁絕之目的，歲月易逝，六年期限，已去一年，此不能不有望於諸同志與公私各方，及全國有識之士，相與僇力贊助者也，新生活運動，自去歲由南昌行營倡導以來，賴各地一致努力，使此項運動之觀感，深入於人心，國家新生命之創立，實將以此爲嚆矢，今後行營同志辦事，除實現新運綱要中所定之軍事化，生產化，與藝術化之三個原則外，尤應注意於勞動與服務之提倡，中正認爲人生只有以勞動爲本分，以服務爲目的，方爲眞實有意義之人生，尤必使人人能基一爲國家與社會服務之觀念，而勞動方能一掃我民族往昔弛懈散漫之惡習，樹立堅強團結之風氣，以挽救我國家當前之貧困與艱難，以勞敎民，成績著於往史，損己利人，應使成爲風尚，復興民族之偉業，必於新運之推行與勞動服務團之普及明之，此尤望各同志以身作則，領導全國同胞，使人盡其責，一致奮起，以助

成之，至如發展公路交通，與組織民衆，普及教育，乃爲南昌行營成立以來剿匪之根本政策，凡過去所致力未竟之工作，自當繼續其設施，更求充實其意義，過去以便利剿匪爲發展交通之目的，今後應更以發展文化爲目標，過去以提高國民智識，謀民衆教育之普及，今後應使教育於普及之外，更與各項設施相聯絡，而達成教民救國之使命，革命事業，至宏且鉅，唯着手之方，宜先其要，爰揭要義，告我同志共勉之，』同時行營通電各方知照，文云，南京各院．各部．各會．軍事委員會．各省綏靖主任．各省政府．各市政府．各總司令．各總指揮．各軍長．師長．獨立旅長均鑒，本行營於三月一日在武昌成立，開始辦公，特電查照，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行營東（一日）未印，

蔣委員長乘機飛渝

蔣委員長於二日上午召見孔祥熙宋子文後，十時赴王家墩機場，乘福特機飛川，隨行有侍衛長何雲，秘書汪日章．毛慶祥．侍從第一處主任晏道剛．及政訓處主任康澤等，同時有格量機．康特機飛行拱衛，午後二時正，三機到渝，福特機居中，在珊瑚壩機場降落，歡迎者有劉湘．賀國光．楊遡暉．謝任民等十餘人，將隨即改乘汽船，至朝天門碼頭登陸，各機關中級以上官員．法團民衆代表．各校學生．各國領事到埸歡迎者近萬人，將披玄色斗蓬，由劉導登石級，將脫帽頻與歡迎者爲禮，旋偕劉乘汽車經小什字關廟街通遠門，至上淸寺行轅休息，並分別接見黨政各界高級領袖，據晏道剛談，刻四川南北兩股赤匪均行囘竄，目前情勢，極關重要，故將委員長特來川巡視，指揮各軍進剿策略，蓋蔣委員長對剿匪抱有最大決心，總期早日將匪肅淸以慰國人川人之渴望云，至蔣夫人宋美齡則改乘永綏軍艦赴宜昌，威寧艦載行裝隨行。

三日晚劉湘在李子壩私宅設宴歡迎，請賀國光等十人作陪，四日晨九時蔣在省黨務特派員辦事處召集各界代表，舉行擴大紀念週，蔣訓話云：『予來川三日，見地方得各同志共同努力，一切均有條理，個人甚爲快慰，四川地大物博，人口衆多，文化甚高，含蓄極偉大的力量，不特過去爲革命最重要的地方，今後將做革命的根據地，各同志所負使命甚大，責任甚重，若能本親愛精誠之旨，共同努力，必能把四川建立爲模範省，進而建設新中國，惟革命與建設，均非一蹴可躋，必須用科學方法，循序漸進，廿四年來各事業難得成功之故，一由看得太易，再由過於性急，今後大家應自强不息，不停止，不性急，必可克服困難，完成大業，尤有進者，嘗聞人言，天下未亂蜀先亂，天下已治蜀後治，足見四川與國家民族，關係均極密切，全國既蒙其影響，故各同志責任，特別重大，望各同志努力把四川建設起來，使國家蒙良好影響，達到民族復興的境地，各同志今日所應急切努力者，在謀解除人民痛苦，建設四川，今後四川除剿匪外，不能有戰爭，余此來係幫助劉主席，解除人民痛苦，建設四川，望各位同志同心協力，三年之內，四川必可成革命中心及復興國家之基礎，又新生活運動，爲革命國家之新生命，國家成敗興亡所繫，過去革命與建設，未能完成，乃缺乏精神上之重要條件，即是無新生活，新生活精義爲禮義廉恥，必須將此四端表現于食衣住行等日常生活上面，自然成爲新國民，各同志對於新生活，已無缺點，大家要存心做民衆模範，望能由近及遠，感化他人，其效自大，余來三日，所感覺者，覺警察士兵，對於實行新生活尚差，彼等不啻人民導師，如服裝不整，精神不佳，人民從而摹仿，一切風俗習慣，遂蒙不良之影響。』三日通電各省剿匪將領申明賞罰，略云，行師用衆，賞罰是先，前月感（二十七）日曾電令各軍，務宜切實遵守，又查所有匪黨，何一非民，特以教育之不良，或因貪汚土劣之驅迫，意志薄弱者，遂流入歧途，此後凡我軍人，務各懲前毖後，努力潔身，以保國愛民爲剿匪之先着，勿驅民爲匪，以誤國于將來，況今國難方殷，正待軍民合作，須知用兵不如用民，致民當如致兵，若復昧此意義，習于故常，漠視人民，玩忽法令，則萁舟覆舟，古有明訓，必賞必罰，國有常經，掬誠語誡，務各奮勉』云，蔣以川中各剿匪部隊對於俘虜匪兵，間事殘殺，五日特令川中各軍政機關，今後對於俘虜士兵，多設收容所，善爲待遇，至攜械投誠者，尤應照章給與獎金，蔣又以川黔各軍此次剿匪得力，特犒賞十五萬元，並限期築成川黔公路，所用兵工，每里給費一百元，第二路總指揮毛維壽六日由漢口乘機飛渝謁蔣，報告防務云。

剿匪軍事側重黔北

剿匪軍事；川北方面張國燾一股在陝南猛攻漢中不克，沔縣褒城復被國軍佔領，祇餘寧羌一城，尚在匪手，徐向前股主力盤踞南江，西守旺蒼壩北守校場壩，蓋校場壩爲川陝甘青四省咽喉，除與陝接壤外，並可

經營以及甘肅，經青川以達青海，兩旺蒼壩則爲南江西南惟一之天險，足爲南江保障，故匪以全力踞守，國軍陣容亦取包圍南江之勢，據劉湘二日語人，川軍正由巴中通江穩重前進，川北徐匪實力，計有六萬人，槍四萬枝，據重慶成都等處五六日消息，謂由陝南回竄之匪大部在巴中附近平梁城一帶，五路軍分左右兩縱隊防剿，左翼，由彭誠孚率領向巴南前進，右翼，由范紹增率領向南江正面前進，據此川北現在情勢，尚在積極佈置圍剿中也。陝南方面徐匪已退回川北，據楊虎城二日通電報告擊退竄陝南匪情，補誌如下，原電略謂，徐海東犯陝之際，徐匪向前率其僞第四軍親臨指揮，自二月十一日起至二十七日止，在褒河以西地區，大小血戰十三次，斃匪二千餘名，俘匪二百餘名，獲步槍六七百支，自動步槍數十支，匪猶死力抵抗，乃令四十九旅旅長王毅武率奮勇隊兩團，各持大刀手溜彈，繞匪左側，深入匪陣，肉搏血戰，斃匪千餘名，我軍亦傷亡官兵二百餘名，匪先鋒司令郝作天，亦經擊斃，匪以凶焰頓挫，始紛紛潰退，我軍追剿，並派五十一旅旅長趙壽山，率兵沿漢江南岸並進，王旅先後佔領牛寨，范寨，扭項舖鄧都山，黃沙鎮，舊州舖，菜園渡，於二十七日下午三時克復沔縣，我趙旅亦先後佔領新集，黃寧鎮，紅廟塘，阜川鎮，元墩子等處，是役斃匪千餘名，我軍亦傷亡官兵百餘名，殘匪紛紛向寧羌方面潰竄，現正協同川甘各友軍，合力圍剿，務期將數年來爲禍黨國之悍匪，撲滅於三省邊區，云云，又據四日西安電稱，陝南剿匪軍事，陝軍各部正分向寧羌境圍剿，並在寧沔邊境築成碉堡十餘座云。

黔北朱毛殘匪，自上週末由溫水向桐梓潰竄，突由二郎灘竄入遵義仁懷桐梓鰼水邊界之花秋壩，經佔桐梓，向板橋進竄，與黔軍杜旅在紅花園婁山關附近激戰。二十七日進佔遵義，川軍由郭勳祺率三旅經桐梓前進，黔軍王家烈何知重各部擾向後方襲擊，遂將桐梓克復，，據貴陽五日電，遵義城已經吳奇偉王家烈克復，黔軍與松坎之中央軍裴部業經取得聯絡，正向烏江沿岸佈防，但據長沙七日電稱，王家烈電告，㈠朱毛殘部數股，麕集湄潭，一部潰竄思南，經劉建緒所部二三兩縱隊，嚴密堵截，復經川黔軍於鳳泉思南迎擊，匪受重創，精銳損失殆盡，現受重圍，進退維谷，不難一鼓殲滅，㈡何知重，猶國材，蔣岳等部在遵義桐梓等處，尾匪窮追，在綏陽附近，將匪後衛擊潰，蓋朱毛先圖竄川南不克，乃改道入滇北，又被滇軍防阻，遂回竄黔北，擬入川湘黔邊與蕭賀聯絡，故今後剿匪軍事，黔北一線，極爲重要也。

湘西方面，蕭賀仍盤踞大庸桑植一帶，何鍵前於二十五日赴常德佈置，三日由常德趕回長沙赴漢謁蔣，因聞蔣已赴渝，中道折回，遂於五日上午復乘汽車赴常德，督部進剿，下午一時半到常城，並派黨政處長何浩若赴川謁蔣，請示機宜，現在湘西方面，蕭賀仍死守老巢，湘軍逐步向前追進，陳子堅已於三日進駐大庸邊之溪口，又徐源泉日前親蒞澧縣，協剿殘匪，何鍵昨派總部參謀長郭持平由常赴澧，代表歡迎，並商洽進剿事宜，徐源泉六日在澧縣軍次通電就鄂湘川邊區剿匪總司令之職，電云，案奉軍事委員會銓字第九三一號訓令內開，案奉國民政府令開，鄂湘邊區剿匪總司令徐源泉，另有任用，徐源泉應免本職，此令，又奉令開，派徐源泉爲鄂湘川邊區剿匪總司令，各等因，并奉頒派字第二號特派狀一件，源泉深維謭陋，重任難勝，迭電懇辭，未獲邀准，刻値匪氛正熾，義難固執己見，謹於本日在澧縣軍次先行就職，除俟定期補行宣誓外，謹電奉聞，伏乞鑒察，鄂湘川邊區剿匪總司令徐源泉叩魚（六日）。

中日關係與借款問題

本週中日關係，王寵惠已離日，初步接談，告一段落，日方日傳日外相廣田將來華與我當局懇談之訊，日本駐華公使將奉召回國，於七日入京晉謁汪院長，交換意見，有吉對汪二月二十日在中政會席上發表之中日問題聲明書，及蔣致汪表示贊同之電，頗示滿意，至因中日關係接近而引起之國際借款事，初國際間宣傳甚力，及英使館發表正式聲明否認後，又似沈寂，但據孔祥熙發表談話稱：國際借款問題，自世界經濟衰落，美國實行購銀政策以來，我國白銀頗有流出，社會金融受其影響，市面頓失其活潑之常態，我國爲東方最大市場，遂致國際商業亦遭波及，各友邦因顧及其貿易之利害，深冀我市面之早趨安定，故頗有實力援助之意，政府爲救濟我國社會經濟安定市面金融起見，自亦樂於贊同，故有相當之接洽，總之此事關係複雜，已成爲國際間之「謎」，所可注意者，現在英美對中國態度，已由冷淡變爲尖銳之注視矣，茲將各方電訊，述要如次。

蔣贊成汪對日見解

蔣於二日致汪電云，南京汪院長尊鑒，讀上月二十日兄在中政會報告對日關係書，爲我國復興計，爲東亞和平計，並爲貢獻世界和平計，均應如此，灼見宏猷，至深欽佩，與弟在京時對中央社記者所談各節，實屬同一見解，中央同人既有所決定，弟能力所及，自當本此方針，共策進行也，弟中正叩冬（二日）午。

有吉謁汪交換意見

日使有吉七日晨偕有野由滬抵京，下午三時至鐵部官舍謁汪院長，外次唐有壬及外部科長黃朝琴亦在座，四時半辭出，據關係方面稱，有吉謁汪時，對於汪日前在中政會席上發表之中日問題聲明書，及蔣電汪表示贊同之電，頗示滿意，對于英美借欵事，有吉表示今日視賈德幹聲明，已盡明瞭，關係方面並稱，有吉晤汪時對於中日經濟提携問題，並未談及，有吉偕有野辭出時，面現笑容，可信雙方意見之融洽，有吉定七日晚在日領館宴汪及唐有壬等，八日晚返滬，聞有吉于回國前，尙須再度來京一行，另據可靠方面消息，在此中日提携聲中，有一較好現象，即中日間之各種交涉，原來就地談商者，現皆向中央接洽，故外部對日事務，有轉忙之趨向，但據倫敦七日電稱據「每日郵報」駐東京訪員訊稱，駐華日使有吉本日謁汪，將談論國際借欵問題，且將表示日本不反對此舉，並準備參加談判惟日本認此項借欵，目前時機尙未成熟，彼相信中國儘有整頓餘地，不必藉列强之協助，惟中國必須充分設法，維持和平秩序，並改良幣制云。

王寵惠離日之聲明

王寵惠自二月十九日到日以來，迭與日方當局會見，五日午後三時由橫濱乘加拿大皇后輪經由美國回海牙，據東京五日新聯電稱，王寵惠行前於旅館內發表聲明書云，余對於故孫總理之遺訓，關於中日提携一節，已於歸任海牙之間，逗留日本數日，與貴國朝野有力諸氏，對于中日親善，互相商討，以圖將防碍兩國友好關係之諸問題，作根本的解決，關於中日貿易，已曾計劃開談，且此種會談，已得有效果，此誠可慶之事也，余此次並非奉有南京政府之命令，特別聲明余係非正式之訪問，但貴國朝野諸氏，仍能善於利用此種機會，披誠談心，對於中國方面之主張，甚予聽取，故余在此機會，對於廣田外相，深表敬意者也，確信該大臣能遂行對華和平政策，並對華抱有不威脅，不侵略二主義，又能開誠剖白胸襟，謂其毫無野心，使中日關係由外交諸機關，或中日外交勿論如何，均應在妥當相互的基礎之上，謀其進行，尤以與貴國之政治家，及陸海軍之將領會談內容，均表示其在政治的經濟的諸方面，無侵略之意思，大體上莫不希望以共存共榮相處之，因此余當離日之際，對於中日關係之改善，決向前躊進一步，再綜合余與貴國諸氏會見之結果，均認爲乘此機會，予兩國以更密切之機會，至於中日關係之具體的諸問題之解決，在今後適宜之機會，相信其必須加以研究，中日提携之將來，對於遠東之和平，必有貢獻，又遠東之和平，應在世界之列强同能接受之條件下建設之云云。



注意中日關係之美副國務卿費列勃斯

英美注意中日關係

據華盛頓電，一日英國駐美大使林德賽與美副國務卿費列勃斯長談約一小時，會後據費氏宣布，討論時曾交換與英美兩政府有共同利益之問題數項，惟氏對會談內容，不允披露，據聞美國頃正密切注視「中日同盟」之發展，據此間觀察人預料，有數國將採取共同行動，借欵予中國，以和緩其金融情勢，而同時使其無與日本締結新經濟同盟之必要云，據東京二日電，日外務省當局以英美兩國之猜疑甚爲遺憾，持有下記之見解，㈠中日兩國之正常關係維持，相信爲東洋和平世界和平列國所共希望者，故英美兩國對於中日親善之猜疑，且在英美兩國內發生阻止之說，甚難諒解是何用意，㈡中日提携工作已由廣田在議會上言明，再外務當局對於中日提携問題尙未與列國解釋，如英美故意猜疑，則外務省將招待東京駐在

各國大使公使，解釋日本之方針。

國際借款之新醞釀

倫敦三日合衆社電，英政府本日正式邀請美日法三國，對於以財政協助中國一舉，提出意見，按此項邀請之發出，係在駐美英大使與美副國務卿晤談以後，據此間可靠方面談稱，列強對華共同協助之目的，在打消盛傳中之日本對華借欵，倫敦方面觀察，日本對華之妥協，實際無異獲得遠東霸權，故英國此次之建議，雖未援引保障中國領土完整之九國公約，但此舉確係按照九國公約之精神，據日本新聯社倫敦三日電云，英國政府以駐美大使與美國副國務卿費列勃斯會談，惹起重大反響，英國於是聲明此次提議，除爲緩和中國財政的危機以外，毫無他意，惟細察此種解釋，英國政府係根據九國條約之精神，而提議考慮對華國際的財政援助一事，實無可諱言，且此種提議爲一種對於中日兩國國交常道化之牽制政策，尤難否認，據英政府非公式之解釋，㈠華盛頓會談對華財政援助，係對於中國遭遇國家通貨上之難局，而磋商其如何援救，此不過一般的工作之一部而已，㈡中國當局爲打開其對於通貨上之難局，曾與英政府及其他國間協議，並已在上海由華方銀行界與外國銀行界成立由外國借欵案之大綱，惟已提議之借欵案是否能實現，尚屬疑問，㈢前述英政府之見解，已對於四國借欵團之加盟國日美法通告完竣，而英國政府對華企圖國際的援助案之時，以確保日本參加爲絕對必要，㈣華盛頓會談，在九國協約上並未明示，然對於中國財政難局之救濟，係特別根據該條約之精神而考慮者實爲事實。

據北平合衆社五日消息，英國駐華公使賈德幹與該社記者談稱，「吾人因中國曾數度接洽借欵，故與中國談判，由各國共同作財政協助一舉之可能，但無論此事實現與否，均不應解釋爲障礙中日諒解之企圖，蓋中日諒解一舉，在實際上爲此項借欵最重要的條件，亦即遠東和平進步最重要的條件也，中國向英首次提議，雖在若干月以前，但談判現仍在起始階段，英方所以不得已拒絕由英國單獨借欵者，不僅由於吾人懷疑此欵之是否明智，且因按照英財部之規定，不能正式的對非金本位國家作英鎊的借欵，尤有進者，吾人以爲一切有關係方面，均應參加此舉，余信日本官方從未正式反對此項對華之共同協助也，余已將英國與列強談話之內容，通知中國政府，現時惟等候中國方面提出詳細的方案，包括如何有益的使用此項借欵之條件，至於在此條件中，包含保護英國或其他國家將來利益之規定，乃不需要且不適當之舉，蓋各該政府於必要時，不問借欵問題如何，無疑的將採取適當辦法以保護彼等利益也」云云，但英使館於六日發表正式宣言否認建議借欵，其文云；「大英國公使鑒於此問題發生誤傳之消息，玆特聲明，英政府並未建議對華借欵，惟在事實上，近頃中英兩政府關於中國目前之財政情勢，曾相互交換意見，關於此等財政困難情形，英政府當然關注，盼中國獲得可能的協助，英國明瞭關於此等事件，必需先與其他有關係政府協商，然後行動，因此英方將其與中國政府討論之內容，通知其他政府，並欲得悉彼等對於今後發生之任何具體方案所持之意見。」又英外相西門於七日下午在下院答復議員之質問，謂去年十二月英國政府首次接到對華借欵之提議，並曾加以考慮，當時英政府決定借欵並非對於中國情勢之滿意解決，但英國對關係列強，包括中國在內密切合作之重要及中國財政情形，曾作審愼研究

美國方面，據華盛頓六日合衆社電，本日外交界預料，在國際對華財政協助實現以前，必須經過廣汎的協商，據美國務部之觀察，此項計劃現頗活躍，但尚無可以覺察之發展云，據白宮表示，謂此項計劃，現僅予一般考慮，由此愈可證明，關於美政府之白銀程序，現時似鮮採取國際行動之機會，有人問國務部人員，對於英國對華借欵之建議，美方將何時答覆，據答稱，彼等不悉是否有答覆之需要，又羅斯福總統談稱，據彼所知，關於對華之討論，僅限於一般的情勢，在已往一週中，彼個人並未暇注意此事云。

據上述各情觀察英方雖否認建議借欵，然正與各關係國協商中，美方態度似較沉默，惟日本方面初反對國際借欵，繼又有願參加協議之表示，據東京六日新聯社電云，日外務省對於國際對華借欵，持有左列見解，如英美作何提案時，則將予以愼重處理，已向松平駐英齋藤駐美兩大使訓令，即（一）中日親善，即爲中日借欵一事，乃不認識遠東情勢之人之觀察，日方本欲擧中日親善之實，而使中國自身之安定化，漸次恢復，對其自力更生，予以殷切之期待，故先作無意義之借欵，確信其有害於中國自身，（一）所謂之國際借欵，徵諸一千九百二十年之四國借欵事實，即可明

瞭，國際借款在現實上，華方毫無活躍之表示，又中國國民對於此種國際借款之存在，並不希望，（一）假使此事由英美之提倡，組織新國際借款團，則日方決按從前主張，認爲對於覺醒遠東新事態之中國，設定借款團一事，實難立即應諾，又東京七日電通社電，關於駐華英使賈德幹對於英國對華借款之聲明，日外務省首腦部所持見解如下，「觀於英美及其他各國前此對華經濟援助均歸失敗情形，即足以知此事不適於中國，要之，對華援助須基於中國之提議，設英美果具有足以救濟中國財政窮乏之具體方策，日方固願參加此項協議，而英美日關係國間會商時之絕好題目，自屬中國幣制之改革與統一也。」至於日本金融界方面，則主張以貨物貸款，據東京六日新聯社電，（一）中日經濟提携，在根本上由中日共存共榮之大局的立場觀之，誠可喜慶之事，惟由排日貨之現狀上觀之，時期未免尚早，且目下尚無積極的自動的希望借款之情勢，（一）如果中國希望具體的借款，則不由貨幣借款，決以物資貸與之，（一）物資借款者，即日本以借款之形式，供給中國機械器具等，其償還方法，則由中國輸入棉花及其他原料，（一）物資借款，除可使日本生產旺盛，他方可使中國對日原料輸出好轉，增大中國之購買力，使其對於日本商品，增加需要，於是培養共存共榮之根幹，並可使中國之文化提高至水準綫，以上如中國借款具體化，不只重蹈西原借款之覆轍，故物資借款，誠最理想者也。我國金融界意見，據大公報上海六日電，銀界認借款難實現，因美需要進銀，與我相同，難借現銀至國外云。

廣田之新對華方針

廣田於一日在議會宣稱日政府將一反以前與中國地方當局交涉之政策，而與中央進行外交談判，以解決各懸案，又「大阪每日新聞」二日載有外相廣田之「新對華方針」，其中最要一點稱：如中國願與日本共存共榮，則日本將對華予以一切可能的財政與經濟上之協助，俾能「自一切國際束縛中，獲得解放」，該報所列其他各點如下，㈠如中國爲表示意欲中日關係「正常化」起見，「取締抵制日貨並履行其他某種條件」，則日本將予中國以一切必要的贊助，㈡如促進友誼關係，中國必須尊重日本之條約權利與讓予權，㈢日本雖無意參加第三者借款與中國之舉動，惟遇有「發見一種計劃，足以影響遠東之政治情勢時，則日本亦不能坐視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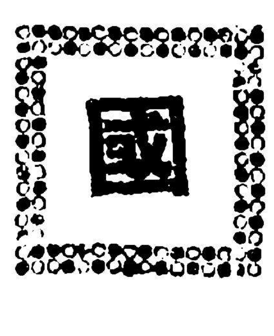
土肥原遨遊粵桂間

日本關東軍特務機關長土肥原於二日由滬抵港，下午二時謁胡漢民，胡對中日問題表示，所謂中日提携，原則上自爲我人同情，然我人與人提携，必須根據總理遺教，即聯合世界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是我人今日講求中日提携，則在今日前此日不能提携，可知我人即應推求中日兩國間，過去所以不能提携之故，切實解除之，始爲實現提携正當途徑，余以爲造成中日間糾紛，厥爲日本不能放棄其侵略中國政策，又如發表四月十七日之聲明書，以亞洲之盟主自居等，均爲中日提携最大障碍，苟日本不能變其一切錯誤政策，及歷來所持態度，即不足以證明日本誠意，而所謂中日間提携，亦必歸泡影云，土氏三日由港赴粵，四日一時許訪蕭佛成，四時訪鄒魯，商中日問題，此間中外人士對渠此行之使命，發生許多揣測，粵方各領袖四日發表談話，對於中日諒解，表示不接受態度，蕭佛成氏表示，不贊成任何協定基於以中國爲保護國而以日本爲統制者之觀念，胡漢民指陳，須考慮西方列强之態度，鄒魯則對日方之宣言，表示重大懷疑，土肥原四日午赴劉紀文林雲陔茶會，二時訪林，四時訪鄒魯，七時訪陳濟棠，五日晨飛桂。

孔宋回京後財政問題

孔祥熙自上月二十八日偕宋子文由京飛漢與蔣商財政問題，已有端緒，二日下午二時半乘民生軍艦離漢返京，三日下午二時半駛抵蕪湖，宋因滬有要公待理，當在蕪湖登陸，改乘財部準備之汽車，偕同隨員陳康齊等循京蕪國道，急駛入京，穿城而過，並不停留，四時三刻抵下關車站，登預備花車赴滬，秦汾上車晤談，報告經委會事務，宋對人表示，此次赴鄂謁蔣，對二十四年度預算等，均曾談及，大致就緒，對英美擬以聯合借款供給事，宋謂現尚未知其詳，暫難表示，對於入川考察期，宋亦謂未定，至早當在月終，孔乘原艦於六時一刻抵下關海軍碼頭，孔登岸後，即乘車晉城，在財部略休息，即返陵園私邸，聞孔此次謁蔣，所商二十四年度預算，大致確定，對申新紗廠救濟事，亦有解決辦法，四日晨孔訪汪院長報告與蔣商洽財政情形，六日中政會議，孔報告處理申新紗廠

案經過情形，次報告財政現況，及二十四年度預算案，決議成立審查二十四年度預算委員會，網羅各機關主管人員參加，各就最低度政務費之標準，儘量節減，但對於事業費，仍按照需要之緩急，量爲增加，並不減少，中央依財政之困難狀況，決定從困難中求生，故將踐行苦幹之方針，並以蔣中正·汪兆銘·葉楚傖·孫科·居正·于右任·戴傳賢·孔祥熙·宋子文·何應欽·朱培德·唐生智·陳立夫·唐有壬·王世杰·陳紹寬·馬寅初·爲審查預算計畫委員會委員，六日下午二時孔祥熙陳公博邀集各關係機關，召開會議商救濟上海市面事，孔即晚赴滬處理金融救濟及申新紗廠問題，救濟上海市面事，上海銀行界已確定辦法，先以中央·中國·交通三行原定折放之一千萬元內，所有餘額三百萬元已歸還之二百餘萬元，儘先折放，凡請求抵押放欵者，不妨碍金融本身範圍，決盡量折放云，商會一日續電國府·行政院·財實兩部·及蔣委員長，請迅予主持速籌根本救濟滬市面之大計，該會對救濟市面議決辦法五項，已電財部請予辦理，工商等百六十餘團體四日電汪蔣，請救濟市面，汪院長於五日復電云，所陳滬市商市停頓情形，政府久在籌維挽救之中，此時世界經濟，舉皆緊迫，滬爲東方大埠，自難獨免，加以國難方殷，農村凋敝，出果溯因，彌形繁複，政府年來一切方針，皆以復興爲急務，未能限於治標，亦從不敢自寬責任，滬市商業盈絀，動關全國繁榮，消長調劑，夙深軫念，來電所陳二十同業請求救濟一節，已交財政實業兩部暨滬市府，從速會商具體辦法，聽候核定施行以資救濟，即盼貴會暨各界協力籌商，並希通知各業，沈着應付，俾市面早趨穩定，度貴會諸君，必共瞭然於通力合作之意也，又工商業救濟協會向張公權商洽，活動金融辦法，張初甚感困難，卒以該會要求激切不容辭讓，乃允勉爲其難，惟辦法未確定，該會要求中行負責，組織銀團，放信用小借欵五百萬，及物產公估抵押借欵一萬萬，前者以救濟小工商，後者以融通工商業資本，其所提辦法，信用借欵，由該會審查介紹，但如不能償還，仍由銀團自由訴追，物產抵押，廠屋廠基分照七八折抵押，貨物照八折抵押，此項條件銀界殊覺難堪，但已決定救濟小工商業之原則，孔祥熙七日晨到滬，下午六時與吳鐵城會商救濟市面及復興工商業，及申新七廠事，張公權亦七日午往謁孔氏對於金融問題，有所陳述，至於申新紗廠事，自陳公博鄒琳等在滬與匯豐交涉後，匯豐已有轉圜之意，吳鐵城三日邀匯豐大班赫區門會商，赫對拍賣之撤消，欠債分期發還先付利息等條件，均已接受，查匯豐拍賣申新七廠，據日領聲明，並非日商買進，究係何方承買，不得而知，惟因此乃有轉圜餘地也，陳公博四日飛京，報告汪院長，孔祥熙到滬後，正與各方協商收回辦法云。




英德談判展期舉行

英德談判一事，英外長西門已定七日赴德，德亦準備盛大歡迎，且擬以上賓之禮待之，希忒拉正積極籌備與西門進行談判，乃因英政府發表關於國防政策之白皮書，內中有涉及德國重整軍備事，希忒拉遂稱病，請西門展期赴德，似此歐洲和平障碍尚多，殊不容樂觀也，至於西門訪俄波事，英內閣六日閣議，決定將派遣代表赴莫斯科，不因希忒拉患病而中止。

西門展期赴德談判

自英國發表白皮書後，法美兩國已予以同意之反響，而德國對於白皮書中關於重整軍備一節，全德輿論評詆爲不友好之文件，希特拉於四日夜召集高級人員會議，並於五日與其裁軍代表里賓特羅甫作二小時之長談，詳細研究英國之國防計劃，會談後，即發表請西門展緩來德，理由係希忒拉因在薩爾冒雨受寒，遂患感冒，西門原定七日赴德，因希氏稱病，遂致展期，英內閣於六日舉行閣議，討論西門外相展期赴德一舉所釀成之局勢，結果決定英政府派遣代表赴莫斯科及華沙之議，不當因希忒拉患病而受阻碍，若希氏病體日內告痊並準備與西門外相及艾頓掌璽大臣會晤，則西艾二人仍將首途赴德云，關於此事，西門與柏林方面現正互通音訊，英國官場人士對於希忒拉要求英德談話展期舉行之理由，不願置疑，惟因英政府發表國防政策白皮書後，德國各報羣加攻擊，則頗表驚異云，又據六日倫敦路透電，政府關於國防問題之白皮書，六日下院工黨議員對此抨擊頗力，且紛紛質問西門外相展緩赴德之原因，工黨之意，展緩之眞正原因，實在此白皮書也，當西門述及德元首希忒拉現患感冒時，工黨議員皆

為狂笑，西門答稱德外長昨會照會柏林英大使，謂德元首因近赴薩爾時，感受風寒，嗓音失常，故豫約於本星期與英閣員之談話，不得不展緩舉行，德政府對於此事，至為抱歉云，議員問大概將在何時會談乎，西門答稱渠正與德政府接洽此事，於是工黨領袖藍斯伯雷起問英閣員會勸告外相，能否將白皮書收回，以待英德談話舉行以後，再定發表與否，西門答稱不能，的確不能，藍氏繼問發表如國防白皮書一類之不友好文件，外相是否以為足以促成友好之談判乎，西門答稱，此事將於下星期一辯論國防問題時討論之，工黨議員攷克斯提議外相不如先赴莫斯科，該地當局並未失其嗓音也，於是衆多大笑，討論乃告終止，據六日消息，工黨將於下星期一下院辯論國防時，提議彈劾政府之表決，並將請下院對政府國防政策表示意見。

英充實國防白皮書

四日英政府發表首相麥克唐納所簽字之白皮書，內述英政府國防政策及增加英國戰鬥力之理由，此文蓋預料下院將於三月十一日辯論國防事宜而發，白皮書之結語謂，海陸空軍備之經費不能再延不增加而無危險，世界事件已昭示吾人，英國漸至未有必要工具以防衛侵略之點，白皮書又謂，軍縮會議現已停頓，英國防軍與防務缺點頗多，德國已重置軍備，而俄日美等國亦皆增其武裝，故英國不能忽視之，白皮書又言及海軍，謂英國戰艦年齡已老，有亟早補充之必要，海軍高射砲現漸增多，藍無效率之國防不獨糜費金錢，且亦招致失敗也，海港防務與陸軍皆須刷新，政府於發展戰備計劃，保護平民及重要的公用事業，極以防空軍襲擊為慮，此種計劃歐洲各國多已行之云。工黨四日在下院反對政府關於國防之白皮書用全國一致的政府之名義發表之，反對黨藍斯伯雷請政府注意於此，謂此白皮書乃一異乎尋常之驚人文件，渠僅知英政府名義而未聞公文中會有敘明現政府為工黨或保守或自由黨政府者云，自由黨薩穆爾亦聲明贊同此項抗議，首相麥克唐納乃自認此非慣常辦法，渠當加以注意云，陸軍大臣海爾珊因陸軍預算估計事，四日發表說帖，謂英政府認目前已屆軍事準備不可落後之時機，故此預算估計規定增加陸軍經費三百九十五萬鎊，共為四千三百五十萬鎊，並增多陸軍二千七百人，共為十五萬二千二百人，雖經費增加，但較諸一九二五年尚少一百萬鎊，為使英國陸備更適合時宜起見，預算估計載有分若干年舉辦之程序，如軍營之添置，常備軍與領土軍之勤加訓練，皆為應加特殊注意之事項，海防軍隊與若干設防口岸，皆經檢查，擬刷新其設備，如口岸抵制飛機之防務，近已續有進展，故防軍人數擬稍增加，軍隊擬成機器化，馬隊因以減少一千八百二十人云，又空軍經費亦增加，航空大臣倫敦德雷勳爵於五日發表宣言書，解釋空軍經費增加三百六十八萬五千鎊之理由，並說明全部計劃將在四年中實行，一九三五年先將國防空軍由四十三隊增至五十四隊，海軍飛機由十六隊增至十七隊半，惟作為輔助隊之水上及陸上飛機則仍為十隊，此外駐紮海外屬之空軍亦仍為二十四隊，惟今後三年中應否加緊進行，抑或延緩，則將視國際時局情形如何以為斷，倫敦德雷勳爵又述及西歐天空公約問題，各國若有訂立天空公約之眞誠希望，則不久國際方面成立一般協定，以限制空軍，自必輕而易舉云，宣言書中又說明一九三五年內將在各軍略要點舉行空軍聯絡之演習，而於印度及遠東路線在埃及印度伊拉克與新加坡之間則尤為注重云。英空軍預算估計，規定在一九三八年底英國空軍增多四十支隊半，觀此可見英國有擴充空軍力量，使與法國空軍相等之決心，空軍預算經費共為二千三百八十一萬一千鎊，較一九三四年增三百六十八萬五千鎊，其中有國會去夏所核准空軍二十萬鎊，海軍十五萬鎊，增置飛機之追加經費，政府所定四年計畫，將使英國共有第一道戰線飛機一千三百三十架，此外尚有一百三十架編入非常備之支隊中，計國防空軍中將瑲十一新支隊，而達五十四支隊之總額，其中四十一支隊為常備隊，餘者為輔助隊，海軍飛機亦將大增，連海軍飛機在內，英國空軍總力量將增至一百支隊半，關于此事之說帖，謂希望不久將澳洲至盤谷之航空線展至香港，現已着手籌備，港政府允捐助一部分經費云。總計英國海陸空軍國防經費預算總增加額約為一千萬鎊，大半欵項均係用於革新計劃，本年海軍預算為六千萬零五萬鎊，較去年經費增加三百五十萬鎊，人員增加二千，增加經費中二百五十五萬三千六百零四鎊規定用於維持與修繕艦隊及改良設備，海軍飛機亦增加經費五十三萬五千鎊，新造軍艦，包括巡洋艦三，旗艦一，驅逐艦八，潛水艇給養艦一，小艦四，測量艦一，小船七，人員之增加，主要由於代替舊艦及海軍空軍之擴充云。

英美法之貨幣鬪爭

現在國際經濟界形成暗鬥局面，一爲英國領袖之英鎊集團，一爲維持金本位之黃金集團，以法國爲盟主，一則爲美金集團，，近年來三集團互相暗鬥之結果，使國際經濟界形成嚴重局面，而我國更大受影響，英以運用平準基金，而壓低鎊價，美以收買白銀爲國策，法則以擁有黃金而左右操縱，自上週末英國暫停運用此項平準基金後，英鎊大跌，計英對美爲美金四元八角四分半跌一分六二五，英對法計七十二法郎八十八生丁瀉落三十四生丁，而黃金價格乃達一百四十四先令九便士之新高價，於是歐洲紛傳英當局，欲抑低英鎊價格，而對美匯尤甚，又傳英鎊跌價之幕後，有英美諒解在焉，其目的在强迫用金國對英美投降，且傳法政府擬減低法郎金值之說，但法總理佛蘭丁於五日向衆院演說，表明法國不至變更其貨幣政策， 蓋佛蘭丁總理與財長馬丁意見，絕對一致，認爲唯有穩定世界貨幣價格，方足使國際經濟關係恢復常態，倘外國貨幣匯兌率，繼續下跌，利用其低值貨幣，以在法國市場從事傾銷，則法政府必當設法加以防止，彼時政府當恢復匯兌平衡稅，對於貶低幣値國家輸入之貨物，按照其幣値貶低之比例，另徵附加稅，以保障法國之工業云。據倫敦七日消息，法比財長鑒於英鎊跌落，主張金集團諸國舉行會議，法財長七日在衆院財政委員會演說，極力主張立即召開國際貨幣會議，討論匯兌波動，實現一般安定以終止貨幣戰爭，內閣會議亦考慮影響法國金本位地位之國際金融情勢，馬丁對新聞記者談法國仍將維持金本位，氏謂「報載政府研究貶抑幣值計劃絕對不確，此舉目的在製造佛郎之困難」，氏並謂若干時日以前，總理佛蘭丁赴倫敦時曾向英國建議穩定英鎊美元，佛郎，但英政府宣稱此項計劃現時不能接受，據荷蘭京城七日海洋社電，鎊價之繼續下落，使荷蘭之財政實業政治各界，極感不安，荷蘭各方面人士，以爲金鎊之跌價，乃英國欲在世界市場中競爭，故其反響，荷蘭貨幣對之尚小，而整個之經濟情勢對之必大，曾有人建議荷蘭政府對於英國之新「貨幣傾銷」採取防禦政策，但官方仍堅決反對荷蘭放棄金本位，荷蘭銀行管理部主席六日尙聲明保守金本位將始終弗渝，美國方面羅斯福總統於六日在白宮與耶魯大學教授費施，及貨幣權威家漢斐爾會商貨幣問題，羅斯福對新聞記者發表其意見，略謂政府希望債務担負之減輕，但覺物價尙未達到充分之高度，可使此担負有較久之輕減，故以爲安定國內物價之時機，今迄未成熟云，紐約有數方面認羅總統此言，顯對英國貨幣當局有所諷示，其意殆謂英鎊如此低落，或將抑低美國物價果爾則美國將施報復行爲以應付之也，惟銀行街對於羅總統言論之眞義，頗感迷惑，蓋去秋羅總統亦曾作關於提高物價之同樣言論也，據倫敦七日電，美國疑英國操縱匯市，開始貨幣戰爭，以期將來根據金本位安定幣値，英財相張伯倫因此特切實聲明，英國未有此舉，以釋其疑，財相對于英國用平準金抑低英鎊價格之說，[illegible]金從未用以故意抑揚鎊價云，至於平準金近來如何運用，則財相不願說明之，因一經公佈，則將破壞平準金運用之價值也，財相又謂英鎊地位絕對未有可使英國稍感惶慮之處，蓋英鎊在國內之購買力與三年前相同也，渠未改變國際貨幣標準以黃金爲最佳之意見，但在現有環境下，恢復金本位，實屬不可能，非至一般狀況確實美滿，可使金本位恢復後，決不致再行放棄之時，吾人不能設法決然爲之也云，今日外匯市場英鎊復形參差，白宮發來一文，否認羅總統有續減美元金値之意後，英鎊頗形疲弱，但美國平準金售出美元，英匯乃稍回起，至於英國平準金則仍未運用也，據上述各情觀察，英美法三方面，對於貨幣政策似在勾心鬥角之中，因此國際匯兌市場發生巨大波瀾，例如倫敦銀價在上週末爲二十五便士六八七五，至四日最高漲至二十七便士一二五，五日跌爲二十六便士六八七五，上海標金在上週末爲八百七十八元一角，至四日跌至最低價八百〇六元半，六日猛漲至八百九十七元半，高低計差九十一元之多，而每日間之變動恒在三四十元之間，金銀價變動如此之烈，我國金融市場，受嚴重打擊，而進出口貿易之日益困難，可以斷言，英美諸國少數人之政治運用，竟造成如此嚴重之局面，亦可見國際間之難望安定矣，聞我國政府正與金融界謀自救之策，想必有一具體之辦法實現也。

希臘政爭引起內戰

希臘因政爭，發生內戰，海陸軍將領擁護前總理維尼齊洛斯氏，擬推翻現政府，成立軍事獨裁，據雅典三日電稱，全國發生猛烈內戰，希臘艦隊半數內計軍艦十二艘均已參加革命運動，駛往克利脫島，現寓該島之前總理維尼齊洛斯三日已正式承認，渠與二日希圖推翻政府之叛黨，同屬一氣，政府已下令自夜十時起至翌晨止，禁止人民外出，政府決議諸叛艦若不於明日降服，則擬以希臘空軍猛轟之， 現有轟炸機三架滿載每枚重二百磅之炸彈待命出發，據飛機隊指揮聲稱，昨日巡洋艦「阿維羅夫號」曾發砲約百次，轟擊飛機，無一命中，叛艦並以機關槍與飛機作戰云。



希臘內戰中主角維尼齊洛斯

希政府因維尼齊洛斯黨徒在參院佔有多數，已將參院解散，衆議院若干人亦已被捕，政府中止憲法中數條文後，京中實際已處於受圍狀態中，函電檢査，仍極嚴厲，當局已從事遏止亂事之蔓延，在全國各處拘獲擁護維尼齊洛斯運動之領袖多人，當局發覺反對黨領袖巴巴鄰斯達西烏與加法達拉斯二人匿於京中維尼齊洛斯之住

宅，警察搜查該宅後，發見文件來福槍手溜彈若干，並槍彈二千枚，叛黨所佔據之五艦，今晨圖轟京城，但爲政府飛機以炸彈擊之，五艦乃未敢出此，五艦現泊於克利特島索達灣，此間人士現信維尼齊洛斯已公然宣布反抗政府，並已邀克利特島參衆兩院議員舉行特別會議，最近政治發展爲財長貝士馬查格洛自歐返國，外長馬克斯謨斯辭職，總理查爾達理斯已暫兼外交職，三日政府發表布告，謂此次事變實瘋漢與自由黨作祟，午後又發出布告，對平亂之際，對於任何人決不徇情，今將召集新海陸軍預備兵，掃除叛徒，政府深信凡以希臘之子自命者，必踴躍赴國難云。

四日消息，前總理維尼齊洛斯已在克利特島組成三人執政府，以統治該島，附逆艦隊由特美斯脫利亞斯提督統率者，駛抵該島時，當地防軍毫未抵抗，各艦當即平安寄碇，當地防軍亦即與之一致行動，而將總督逮捕，繼立宣佈服從維尼齊洛斯命令，叛黨大約將集合當地，防軍分乘軍艦駛往雅典京城，以作孤注一擲，希臘政府本日自各方面攻擊叛黨，對於革命已占上風，維尼齊洛斯之叛黨業已分裂，多數已電告其領袖謂叛變勢將失敗，現時政府軍隊極力平定騷亂，所有民用飛機皆被徵發，空軍在襲擊叛變之巡洋艦後，即攻擊維尼齊洛斯住宅，自一百五十尺高空中，用機槍掃射，死傷甚重，國軍與叛黨在東克利特激戰終夜，幷已占領全馬其頓，西特萊斯已歸國家管理，內閣四日舉行緊急會議，與叛徒決不妥協。

五日消息，叛衆與政府軍在斯特里孟橋第一次接觸，作激烈之戰爭後，叛不支，退過斯特里孟河，政府軍緊追於後，陸長五日已發哀的美敦書，限叛衆於明日正午投降，否則將施總攻擊。希臘之叛亂，瓦解似在目睫，據政府中人聲稱，陸地叛黨不足兩日可使屈服，當局現用飛機平亂，以其收效最速，昨日叛軍與海上叛艦均數受天空之襲擊，昨夜政府軍在東馬其頓大獲勝利，轟炸機與忠勇之勁旅，由陸長貢第利斯將軍親自指揮，猛攻塞羅尼加斯特魯瑪區之叛軍而大敗之，叛軍初曾頑抗，未幾即在機關槍與野戰砲火之下潰退，死傷甚多，叛軍已渡斯特魯瑪河，而抵塞里斯，但今日侵晨塞羅尼加等處之政府軍，已緊追之，馬其頓省加伐拉地方，在叛黨掌握之中，該地居民反抗叛徒，因而發生激烈戰鬥，歷五小時之久，叛黨領袖加米諾斯將軍鑒於民衆勢盛，不能取勝，頃已調叛變軍艦拍沙拉前來助戰。

六日消息，政府因叛衆拒絕哀的美敦書，故已對叛衆作最後痛剿，今晨政府軍猛轟後，渡斯特魯瑪河，强襲敵陣地時，正天氣酷寒，叛衆至形困苦，故未必能久持，政府軍由陸長貢第利斯將軍親自指揮，政府軍取攻勢之前，曾以飛機猛轟馬其頓海濱之加伐拉敵衆厚集之處，予以重創云。

一週大事日記

自二十四年三月一日起
至二十四年三月七日止

三月一日　星期五

▲武昌行營成立蔣委員長蒞臨訓話。

▲川省府通令田賦自三月一日起每年一徵附徵軍費三倍

▲國府命令以在浙江之孔子嫡系南宗奇孫爲大成至聖先師南宗奉祀官並以簡任官待遇。

▲駐美英大使林德賽與美副國務卿費列勃斯會商中日問題。

▲蘇爾交還德國。

三月二日　星期六

▲蔣委員長由漢飛重慶。

▲蔣電汪贊成其對日見解。

▲孔祥熙宋子文乘艦離漢。

▲土肥原到香港訪胡漢民。

▲暹羅王下詔遜王。

三月三日　星期日

▲孔祥熙宋子文到京，宋即赴滬。

▲于學忠由漢到京。

▲英國邀請美日法三國對於財政援助中國提出意見。

三月四日　星期一

▲孔祥熙謁汪院長報告與蔣商財政情形。

▲滬工商界電蔣汪請救濟市面。

▲英國發表充實國防白皮書。

三月五日　星期二

▲英公使賈德幹談借欵問題。

▲蔣通電各軍申明賞罰。

▲國府通令保障人權。

▲王寵惠離日。

▲希忒拉請西門展期赴德。

▲義亞協定設置中立地帶。

三月六日　星期三

▲英使館否認建議借欵。

▲中政會議決議成立審查預算計劃委員會。

三月七日　星期四

▲日公使有吉到京謁汪暢談中日關係。

▲孔祥熙到滬與吳鐵城張公權等商救濟市面。

論評選輯

中日問題

上星期四汪院長在中政會發表關於中日問題之聲明，以此爲對日本方面表示中國政府態度之用，可謂充分明瞭，而若以爲對本國國民之說明，則有不足之感，蓋國民不知政府實際上應付之步驟及方法爲如何也。除此以外，我當局尙無任何表示，而日方宣傳，則已紛至沓來，不可究詰。如王寵惠博士之使命，國人雖大體明瞭，而東電傳來，又有陳伯藩其人者亦在東京，訪問各方，據云爲談經濟提携。同時有久在華北政整會服務之李擇一，適亦到東，東報載其談話，自稱爲做側面工作。畢竟陳若李，資格是公是私，皆不可知。吾人鑒於最近國人觀念之混淆，及日方宣傳之龐雜，以爲我政府應守立場，決步驟，並在可能範圍內，時有所宣布，且須取締不相干人之妄動與招搖。中日之事，本來甚簡，其最大的政治糾紛，只係東北問題。兩國若欲復常軌，講提携，自以設法解決此最大糾紛爲必要。在領土權受侵害之中國，對於實際占有我領土之日本，以和平的外交方法，請求救濟，設法解決，此即中國表示親善之誠意；至於此外兩國一般關係如何增進或改良，則皆恢復常軌後之尋常外交事件也。乃觀日本近狀，對東北問題，一字不提，同時則盛傳提携具體化。且其意若曰，中國求援助，須先不排日。或曰，中國雖表誠意，尙須看事實如何。彷彿最近外交空氣之進展純由於中國求提携援助而起，日本則除東北不論之外，尙須向中國要取締反日之把握，然後可以談提携或援助之方式。綜觀旬日來之經過，雙方觀點，大有參差，而我政府尙一切付默，只聽彼方面宣傳之流行，此殊可抱憾者也。

中日間政治糾紛之解決，其事雖簡，自亦非旦夕所可望，是到先緩和兩國間之空氣，培養兩國政府間及國民間之好感，亦當然爲情勢之所需。雖然，倘爲形式的或欺騙的周旋，則吾不論，否則在中國應鮮明宣布其立場，在日本亦勿爲曲解或掩飾，雙方縱意見不合，亦可從長討論，要之不能泯曲直，亂是非。以吾之見，目下應持如左之態度：第一，我政府應向日方表示其解決政治糾紛之意見，易言之，即表示願開關於東北問題之交涉，要求恢復常軌，還我主權。第二，日本如拒絕此議，認東北現狀爲既成事實，則我國應表示否認。第三，在東北問題不能交涉之期間，中國雖依然可表示願互維和平，但不接受與有政治性的所謂提携具體化之交涉。第四，關於經濟問題，在東北問題不能交涉之時，一切以現行條約爲限，除保護通商自由外，無其他特別交涉可言，至兩國商民間之關係，苟屬合法，概行放任。第五，在此期間，關於疏通意志交換意見之外交工作，可繼續努力，但須統一步調，確定責任，勿許紛擾參加，自亂觀聽。第六，對於日本各種宣傳，政府宜不僅消極的禁報紙登載，應由主管機關，時發表相當之說明或辨正。

抑觀近日東京消息，側重兩點，一即取締反日，其次則盛論經濟問題。關於第一點，自前年以來，中國本已取銷排貨之組織，日貨暢行，南北無阻，最近中政會又通過蔣汪提案，令各省保護營業自由，此即事實上爲滿足日本希望而來，以常理言，日本應躊躇滿志矣。倘彼方更追求中國青年之思想問題，則九一八以來日本所造之事實一日存在，中國人定一日不能忘，此爲當然之事實，非我政府命令所能左右也。關於第二點，據吾人所知，我政府從無企圖向日本借欵之事，誠以捨政治而專論經濟，借欵亦有害無利，中國任何人當不至再願蹈西原借欵之覆轍。至於商界來往，爲私人行爲，條約旣相許，法律又不禁，此則並不在外交交涉之列也。

吾人對於中日問題之根本見解，以爲兩國原有互相提携之使命，此提携之成，與世界，與兩國，均有大利，且屬必需。然而現有一大障礙，使

提携其難實現。障礙非他，東北問題是也。汪院長聲明中，曾言及中國政府願誠意解決糾紛，應係指此。不知王亮疇博士，此次在東京如何傳達中國之意見及其所得印象爲何。吾以爲我當局最近於適當時機，甚應明確的發表意見，以告中外。中國誠意願和平，同時誠意要領土！爲眞正促進中日和平計，最宜用誠懇質直坦白無隱之外交，勿絲毫持躲閃含混之態度也！

（錄三月二日天津大公報）

◇　◇　◇　◇　◇　◇

借欵問題

前日忽傳駐美英大使與美國務次長協商遠東問題，結果同意願援助中國財政。昨日合衆社倫敦電，追稱英政府已向美日法政府提議中。同時東京消息，日政府已暗示反對此種國際借欵，而揚言在中國取締反日及承諾某種條件時，日本將不吝由財政上經濟上援助中國。

連日各電，消息參差，致問題內容，尙難盡明。所可知者，則第一：英美最近確關心中日問題，而兩國態度，甚爲一致。財政援助之議，定屬有因，惟不詳其辦法之輪廓。第二：日本對華，確亦擬議所謂財政或經濟援助，以爲中國同情日本政策或允諾日本條件之交換。

吾人願全國注意國際上此種新形勢之發展，而決定自己之穩固立場，以爲肆應。吾人之見，以爲關於借欵問題，中國本有原則的方針，形勢雖變，原則不能變。原則維何？第一：中國國民，向來反對政治的借欵，或托名建設事業而實則爲政治性質之借欵。第二：中國國民向來反對彌補財政之消費的借欵，只贊成確用於建設事業之生產借欵。此就借欵之性質言也。又當爲生產性質之借欵，中國原則上不排斥任何國，亦不特別歡迎某一國，要之問條件孰宜。同時中國不許數國聯合壟斷，亦不許一國單獨把持，要之須主權在我。此就借欵之方法言也。以上所論，限於政府，至於中外商人間之借貸，則純屬商業行爲，事果合法，並無贊反可言，且事實上亦日常習見也。

由以上原則，以論今日之事，則問題甚簡。（一）額外資援助財政之說，吾人根本不表同情，不論其爲數國投資或一國出欵。（二）國府方針，本願接受外資辦理建設，此爲吾人所同情者。如有此機會，自可進行。然必須條件對等，不得畀以妨害國民經濟之特權，同時須計畫確實，不得漫然借來供無益之浪費。（三）國際聯合，或一國單獨，在原則上無所謂，要之則須我有選擇之自由，且不受任何外力之束縛。

然則可以決定目前外交上之方略矣。譬如所傳英美欲發起援助中國財政之計畫果確，我國應不接受。蓋中國財政，惟有賴自力整理，始能植健全基礎，免破產巨禍。借欵彌補，如飲酖止渴，利小害大。況外國金錢，勢不易借，其條件必有礙於建國之將來，欵額愈大，束縛必愈嚴也。同時譬如日本欲以某項交換條件，表示願單獨借欵，此亦當然拒絕，毫無疑問。蓋日本之事，與國際一般問題，又有區別。中日之間，現有嚴重的領土糾紛在，凡不以解決領土紛糾爲條件之任何援助或提携之案，中國如承諾，事實上等於出賣領土。而此特別情形之外，更有政治借欵之普通的不利，其不利或尤過於數國共同之投資。

至於由政治的及經濟的根本利害論，更可證實前述主張之不謬。第一：從政治論，中國今日之外交政策，既置重維持和平，則應力避參加國際暗鬬之漩渦。以一視同仁猜嫌，以自救自助少糾葛，一方與日本進行外交，一方與他國保持舊誼，而其始終一貫顚撲不破之最後決心，則爲不許任何國家或國際團體損害我獨立主權之毫末！光明正大，事事公開，對世界如是，對日本亦如是，此今日可行之道也。在過去或嘗有以國際鬥爭爲中國利益之事例，今則不然，九一八以來，中國在國際上飽有經驗，今日之事，只利在以自動的外交，更形成新的平和環境，以從事生產建設，其目的達否，雖不能斷言，但參加國際暗鬥，則與此目的有背也。第二：從經濟論，中國經濟，實能賴自力以復興，且必須有此決心與準備，方可望有時能得到對等條件之外資。目前政府財政固極困難，然誠能一方有隱定金融之方法，一方爲節約整理之設施，則一時難關，必能穩渡。至於建設事業，雖原則上不拒外資，但除非先有自力經營之充分準備，則外資條件，斷不能適合中國之希望。經濟投資者，商業之事也，利益確實，則投資紛來，信用卓著，則條件合理，故此皆自己努力成效大著以後之事，今日若望忽有鉅額投資之天外飛來，不但勢不可能，即可能，亦爲塞翁得馬之類歟。

（錄三月四日天津大公報）

◇　◇　◇　◇　◇　◇

從國際政治上檢討英國新提議

本月三日外電傳稱英政府已正式邀請美日法三國討議關於予中國以財政金融的援助事件，據連日各方消息，此說殆已證實。吾人對於此說，已在四日社評欄，就中國目前國內政治經濟之實況，從內部關係方面，加以批判，並略述中國國民對任何國際借款應有之態度。然以篇幅有限之故，對於此說在目前國際政治上及世界經濟上之意義，尚未述及。吾人願趁此說在事實上尚未充分展開之時，一探其在國際問題上之關係，並試測其前途，以供國人將來決策時之參考。

從國際政治的眼光以觀列強共同援助中國財政經濟說，第一，當知此說並非今日初起的一時的問題，而是自一九一零年之四國銀行團起，經過一九二零年之國際銀行團公約及一九三零年之國際聯盟與中國之技術合作，具有二十餘年歷史之問題。第二，當知此說在歷史上並非中國所能完全自主自決之問題，而是在列強在華勢力之均衡狀況中先由列強提起，其後不得已始由中國因勢而利導之的問題。第三，當知此說在歷史上並非純粹的經濟性，或友誼借貸性之問題，而是具有濃厚政治性之問題，既知此說在過去之來歷，則此說在目前國際政治上之意義當然易於理解，一言以蔽之，此說在表面雖帶有經濟互助之色彩，其實不過所謂『東亞門羅主義』與『中國門戶開放主義』二者在鬭爭過程中之一種工具而已。試看近數日英美輿論競稱此說足以阻止日本壟斷中國，而日本方面則痛詆此說足招列強之共管中國，顯然可知在列強眼中此說之主要目的不在援助中國之經濟，而在調整國際之政治——此非吾人故爲穿鑿過甚之詞，蓋理則然也。

然同時須知此說之主要目的固不在援助中國之經濟，但不能謂其不在發展或保持列強之經濟，蓋今日之國際政治行動，大抵皆以利己的經濟利益爲動機，故直接以國際政治之調整爲目的者，間接必含有發展或保持列強自身的經濟利益之意義。然則此說在世界列強經濟上之意義如何？依吾人所見，世界經濟恐慌在表面上雖似在逐漸解消途中，實則列強經濟的恢復只是跛行的人爲的恢復，只是靠所謂集團統制經濟政策及通貨膨脹政策而來之暫時的恢復，故欲求保持現狀或作進一步的發展，必不能不謀對外銷場之擴大；而在國際現狀下，欲謀對外銷場之擴大，當然應以人口衆多，原料豐富而政治上實力薄弱，且未加入任何經濟集團之中國爲主要對象，從日本言之如是，從英從美言之亦莫不如是也。是以在現階段上，中國實爲列強本身經濟政策所指之必然的方向，故難容一國在中國壟斷，而必行國際政治上之調整。簡言之，列強共同援助中國財政經濟說在世界經濟上之意義，第一在多謀列強自己的商品之銷路，第二在打消某一國商品在中國壟斷之傾向，第三始爲以欠賬方法相當的緩和中國財政經濟上之困難。試看『中日經濟提携』說不起，則美英合作說乃至共同援助中國財政經濟說不生，及美對華貸款必以棉麥，日稱提携，必主張以日本工業品易中國原料，可知吾人所言之非謬。

英美日法共同援助中國財政經濟說之國際政治的及世界經濟的意義既明，則其將來之發展自易預測，簡言之在目前正爲彼此試探空氣鈎心鬭角之時期，曲折方多，形勢甚晦，惟最後不出以下二途：或(一)因日本之壟斷心切，恃強不讓，而引起東亞門羅主義與門戶開放主義間之實力鬭爭甚至戰爭，或(二)因日本不敢冒險而讓人分嘗一臠，英美亦只求分得一臠以坐待更好時機，而暫時成立一種以中國本部財政經濟爲限之共同援助協定。前者之端兆，可於日軍部之强硬宣傳及英美合作說之抬頭，英法之急於求歐洲安定，並英美之汲汲備戰等見之；後者之機微可於日本外部最近之種種溫和的對外聲明及英美之避談東北問題等見之。至於究竟二者之中出於何途，則當視各關係方面之主觀的努力如何而定，吾人不能預言，亦不欲預言也。

總而觀之，吾人應作如下結論：當此中日經濟提携說與英美日法共同援助中國財政經濟說競勝之時，中國國民應覺悟者有三：第一，國際局面漸變，整個中國問題必於今年重登國際政治之舞台；第二，中國國民除在經濟上採用自力回生策，在政治上採用民族利益至上主義外，別無辦法能應付此新局面；第三，在國際場中當然寧爲鷄口，勿爲牛後。

（錄三月六日天津大公報）

◇ ◇ ◇ ◇ ◇ ◇

整理川局之重要性

四川局面，自劉湘氏晋京述職，參謀團入川協贊以來，頗趨好轉。最

大之證據爲川軍剿匪，竟著勳績；蓋月前朱毛竄川，南北兩岸，同時告警，川軍居然能於溫水綴水土城赤水古藺敍永一帶，擊破赤匪主力，某次戰役，得槍至達萬數，而徐匪在北路亦受重創，此皆出乎一般人預料之外。可見川軍非不能戰，川事非不可爲，祇以從前指揮不一，賞罰不明，遂致老師縱匪，歷久無功，而國人狃於『天下已治蜀未治』之說，對於川局，每主放任，坐令天府之國，竟有地獄之民，二十年來，以大好土地，良善民衆，供無知軍閥之蹂躪，事之可恨，無以逾此。今劉湘一出夔門，曉然於天下之大，返川之後，襟度爲開，而蔣委員長飄然飛渝，中央亦一變從來放任漠視之政策，使中央四川打成一片，殆爲民國肇造以還所僅見。以川省之地大民勤，物力殷阜，儼然爲西南各省之中心，如更與西北之陝甘相聯合，以爲中國新建設之礎石，則其關係國家前途，殆有無窮之價值，是則整理川局，非僅四川之幸，抑又國家運命所關，竊願當局者利用時機，一鼓作氣，速救川民於水火，以奠西南建設之初基，敢貢所見，惟當軸察之：

夫巴蜀父老，苦軍閥之苛政也久矣！凡事饑者易爲食，渴者易爲飲，川人今日，決不奢望建設，亦不憧憬繁榮，所馨香祈禱者，政府能爲之縮減軍費，削弱軍權，使民衆痛苦稍稍解除，政治稍稍入軌，則於願足矣。抑四川情形，軍費措置，多入私囊，各軍官長殖產甚豐，自奉極厚，兵士則饑寒交迫，幾同乞丐生活，是以裁兵不但爲人民之希望，亦實士兵所歡迎，將欲整理川局，自應以整理軍隊爲第一前提。且也，川省軍人，大抵油滑好貨，善觀風色，非有神奸巨憝之才，祇須中央持之以正，劉湘行之以公，則打破防區制度，奉還政權於省府，儘可由假即眞，坐言起行。現在蔣委員長駐節重慶，軍心民情，胥在振奮，亟應迎機利導，將川省過剩軍隊，疲敝部衆，飭令縮減，勒限整頓，對帶兵多年生財有道之長官，不妨酌予徽銜，解其兵柄，一轉移間，既爲饑軍謀解放，更爲人民輕負擔，復爲諸將保全功名，寧非一舉而數善備？値此萬衆歸心之時，當雷霆雨露，同感恩施，時不可失，事當澈底，此其一。

川省軍人過去之罪惡，不但破壞政治，割裂財政，而二十年來驕縱放恣窮奢極欲之惡習，更令民間風氣，社會人心，爲之陷溺。今値國難嚴重，亟待自援自救之會，不但川省政治財政，應謀統一，即軍政人員之生活軌範，亦應從新樹立，爲民楷模。尤可慨嘆者，近年川省不肖軍官甚至有人包庇烟禍，主持製毒，使川製嗎啡，成爲國際口實，更應嚴厲禁制，威以極刑。查蔣委員長所提倡之新生活運動，本應首以在官人員爲對象，由軍政領袖作模範，其在四川，需要彌切。憶往歲蔣氏督師武漢，風格嚴峻，糾察詳密，雖軍政長官之私生活，亦在干涉之列，一時風氣爲之一變。川省風俗奢靡，亟應標本兼治，由上及下，務令軍政人員，養成勤懇廉潔儉實質樸之風尙，以爲民衆倡，其事宜從懲貪汚，戒奢靡，禁毒物入手，此其二。中國之西南問題，幾隨民國以俱來，從前因交通不便，地方軍閥，易於割據自逞，而中央在舉措上亦往往有拂戾人心之處，不免予野心家以誘惑民衆反抗中樞之機會。現在貴州局面業已確定，四川當局又復傾心統一，即廣東廣西，亦皆承奉中央命令，大體無逆，此後公路增闢，脈絡貫通，前此地方長官憑恃地利 ，專擅自恣之現象，斷斷不致再見。如政府再能依照蔣汪兩公去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感電主張，將中央地方權限劃分明晰，如所謂『擇持大體，使得均等發達』者，則國家統一之局，可期永久，西南問題名辭，可期消滅，甯非國家民族之大幸？夫川省地勢物力，皆堪爲西南中心，若果今後中央對於四川，一切措置，概能本感電處理，使中央之力，策四川之統一，然後依四川之力，固中樞之地位，則整理川局，誠爲建設西南之先聲，足奠民族復興之基礎，又不僅打破民國以來漠視川局之習慣而止，至蔣委員長之凌空遠征，更屬不虛此行，此其三。

以上三點，爲吾人今日懇切之願望，幸關係方面一致努力！

（錄三月七日天津大公報）



國風社選

劉錫之丈寄示詠春雪詩賦此代簡

子言

惠連昔賦雪鶺鴒失鮮素倅色偎于倫千載稱名句先
生憂民飢喜雪方春布妍辭譬鬢絲早梅香溢路先生有點上鬢絲堪比色催開梅蕊作飄香之句
自足竝古人詠之得深趣矯首拜
下風裁書正寒沍

四弟三十自署芋龕於其生日詩以爲壽

駿孫

觴辰慕所生白首猶襁褓吁嗟失母人三十驚欲老早
日食牛氣相對付潦草少年去何惜春回木亦槁寸心
如卷葹千折差可寶劬勞未許贖此日但仰禱具酒日
報恩不見深觶倒依依蠟炬光有父永相保
三十遂成道青春棄曡疊王位如蔽屣大雄斯眞男將
相個家物嚼蠟君能諳津津話芋火至味乃獨甘皎皎
合覺心塵壒將焉耽長源信可羨歸得棲終南天下先
掃除後爲除一庵平章付兒輩踐鴟容飽酣未須問彌
勒伯氏宜同龕

黃秋岳屬題張大千桐廬夜泊圖軸

衆異

奇山異水天下絕此語聞自吳叔庠三年客吳不居越
負此兩眼千迴腸黃生示我山水障誰歟作者蜀郡張
峩眉灩澦不肯寫乃貌嚴瀨師清湘桐廬風景勝人物
我意自昔輕嚴光披裘六月不知暑故弄狡獪非狷狂
釣臺高聳示隱鵠此豈遐躅眞名場吾鄉臯羽略解事
晞髮痛哭天蒼蒼嗟哉此局類南宋竹石未碎國待亡
何如與子且行樂亦逢勝地先徜徉山生寒樹水見底
一葦共載憑君杭游魚細石入吟眼鳥鳴泉響歸奚囊
吾詩易就不中畫子不習畫詩難量張髯槃礴近無兩

可能畫我中心傷

夔舉有詩見贈依均奉答　石遺

天遣衰年邁老耆交親零落漸無遺於今上國推吳越孰與聯吟繼陸皮多謝置郵傳傑句大難命駕起相思出遊肯借江山助豈少欣奇更析疑

游滬歸後寄衆異拔可董卿映盦諸君　疑盦

人間更着何言語只合將心與友生惘惘尊前飄去影明明詩外照孤情埋憂隔歲岩阿憶撼夢回潮海上聲爲報草堂春訊息晚梅未謝柳絲成

黃山展覽會賦呈同社諸子　纕蘅

占斷東南詫此奇芒鞵眞悔入山遲琳宮紺宇思全盛白石蒼松有令姿攬勝故應名實稱采風猶及獻徵遺天都會見中興日願與諸賢共護持

纕蘅同年招飲賦呈　翼謀

作達甘呼飲食人落梅風裏往還頻追歡更喜齊年聚志學相期與歲新史事底須區舜蹠國成今已泯冤親涸鱗涇沫容濡煦祇恐難爲有病呻

甲戌除夕書懷　任先

歲歲今宵雙蠟燭照吾青鬢到華顚三年冰雪天山路八載迷漫塞納（法國河名橫貫巴黎）烟薄有文章流海國（曾選譯閱微草堂筆記在巴黎刊行）了無功罪對前賢屠蘇欲飲頻回首合讓兒童慶得年

歲暮南歸夜循津浦道中作　叔雍

平疇千里闊涼月一規懸自信身爲客遙看水接天乾坤供轉軸林岫送殘年歸意隨人急低回羈使前

菩薩蠻　倬盦

新聲細點箜篌譜曼容應省伊深苦翠袖悄雙垂回心詞暗催　金釵留鈿合私語長生怯他日錦囊遺終成連理枝

朔風盡日吹簾幕關山萬里貂裘薄暝色襲衣深嘶寒有暮禽　弄妝還自恨望斷天涯信遙寄十蠻牋要將卿意憐

霜棱密打辭柯葉有情鴛侶傷離別剪燕貼雲鬟年光去不還　嗔癡應小懺鎭日檀郎賺無力展棊枰拚將殘子爭

談朱洪章（一）

徐一士

曾國荃之下金陵，部將論功以李臣典居首，獲封一等子，蕭孚泗次之，封一等男，朱洪章僅得世職，未邀爵封。後之紀述其事者，頗言洪章實首功，為之不平。如沈瑜慶「懷朱軍門洪章」詩云：

……一為楚將亦冠軍，遷地為良敢雌伏？屯兵堅城勢欲絀，連營百里氣轉燮。忽驚地道墜垂成，四百兒郎糜血肉。即今豐碑龍脖子，空使詩人歎同谷。（陳衍「石遺室詩話」云：「同谷句與此題無涉，似宜改用陳濤斜事。」）破敵收京誰第一？再接再厲瘡垂復。衝鋒居後受賞前，公等因人何碌碌！當時大樹恥言功，今夕灞陵還止宿。文吏刀筆錯鑄鐵，幕府文書罪罄竹。誰知東海又傳箭，矍鑠據鞍更踢踘。不侯枉自矜長臂，再植何堪攀拱木？飄零草疏訟陳湯，鼙鼓聞聲思李牧。……

詩有長序，謂：

……從威毅擒金陵。時威毅所部皆楚將，公以黔軍特立，有危險事，公任其衝，以此知名，威毅亦信任之。開龍脖子地道，垂成而陷，四百人無一全者，公僅以身免。二次地道成，威毅集諸將，問誰當前鋒，莫對。公憤，退而出隊，從火燄中躍衝缺口上，賊辟易，以矛援所部，肉薄蟻附而登，諸將從之。城復論功，李臣典於克城次日以傷殞，威毅慰公，以李列首，公次之，呈報安慶大營。文正按官秩敘先後，公列第四，故諸將有列封五等者，公賞輕車都尉世職，以提督記名而已。公謁威毅，語不平。威毅以韡刀授之曰：『奏名易次，吾兄主之，實幕客李某所為高下也。盍刃之。』公笑而罷。湘中王闓運成「湘軍志」，乖曾氏意。威毅使東湖王定安改訂之，亦緣官書，未改正公前事。時承平日久，公感髀肉之生，不能無觖望於威毅，因論其書，至抵几而罵。威毅雖優容之，新進排擠，幾不能自全。公悲懷慷慨，乞余為文為詩訟之，久之不就。甲午東海事起，南皮

張公移節江甯，……令募十營守吳淞。……公久廢驟用，又嘆嗜宿將，同事者輒嘗議牽制之，使不得行其意。未幾傷發卒，南皮屬余草疏，請郵於朝，遂得以所聞於公，略叙曲折，得旨賜謚建祠，飾終典禮備焉。……

又李岳瑞「春冰室野乘」云：

曾忠襄之克秣陵也，大將李臣典蕭孚泗咸膺上賞，錫封子男，而不知悉黔將朱洪章一人之功，李蕭皆噲伍耳。……忠襄部下皆湘將，洪章以黔人孤立其間，每有危險，輒以身當其衝，以此知名，忠襄益倚重之。初開地道於龍脖子，垂成而陷，健兒四百人殲焉，皆洪章部下也。二次地道成，忠襄集諸將問孰為先入者，衆皆默無言。洪章憤，願一人為前驅，從烟燄中躍上缺口，以矛援所部，肉薄蟻附而登，諸將從之入，城遂復。臣典於次日病卒，忠襄好語慰洪章，使以首功讓臣典，而己次之。洪章慨然應諾。及捷報至安慶，文正主稿入奏，乃移其次第，以洪章為第四人，於是李蕭皆封子男，而洪章乃僅得輕車都尉，殊不平，謁忠襄語及之，忠襄笑而授以佩刀曰：『捷奏由吾兄主政，實幕客李鴻裔高下其手耳。公可手刃之。』洪章一笑而罷。……

岳瑞蓋即取材瑜慶所紀，惟指實幕客李某為李鴻裔耳。其助臣典而駁沈說者，如李詳「李忠壯公家傳書後」云：

……時蘇常俱復，忠襄恥獨後，憤欲死之，再鑿龍脖子地道，募死士先登，公與諸將誓如約，地道火發，城揭二十餘丈，公冒煙火磚石直進，傷及要害，城克而病，病遂死，去城破僅十餘日。曾文正上公首功，奉上諭：『李臣典誓死滅賊，從倒口首先衝入，衆軍隨之，因而得手，實屬謀勇過人，著加恩錫封一等子爵，賞穿黃馬褂，並賞戴雙眼花翎。』而公已先殞，不及拜受恩命。……一時公私記載，咸無異同。余兒時聞村優敲鉦唱克復金陵歌，亦首及公。大功在人口，宜無沒沒也。雲南鶴麗鎮總兵朱公洪章者，先登九將之一也，……在江南久，鬱鬱不自得，念昔與李公誓死登城，李獨膺懋賞，身猶碌碌與偏裨伍，所奉主帥及同列諸將，無一在者，思傾李公以為己地，昌言於人，謂：『曩者之役，余實先登，李資高，適卒死，主帥與朝廷務張之以厲將士，故李獨尸大名。』此語一出，好事者爭為歌詩慰朱，且述其語云：李克城次日傷殞，忠襄慰己，以李列首。後謁忠襄，語稍不平，忠襄出鞾刀授之曰：奏名易次，吾兄主之，實幕客李某所為，盍刃之。又言王氏闓運湘軍志

，乖曾氏意，後屬王氏定安改訂，亦緣官書未改云云。其盡屏文正原奏及公私記載，爲此繫風捕景不可蹤跡之詞，瞀惑視聽，甚可駭怪。夫攻金陵，提鎭死者甚夥，何獨於公以死旌伐？文正手書日記云：「至信字營，見李臣典。該鎭爲克城第一首功，日內大病，甚爲可閔。」又云：『聞李祥雲病故，沅弟傷感之至，蓋祥雲英勇異常，克復金陵，論功第一。』据此則奏名列首，固忠襄意。幕客李者，中江李鴻裔也。論功之奏，衆及殿最，李安敢以私見撓之？又王氏定安修「湘軍記」時，忠壯子孫不在顯列，無所顧忌。湘潭之志，既乖曾意，本非官書，東湖覬再起，一意媚曾，又何不可改正之有。凡此皆不考情實之過也。忠壯之子諱義信字蔚廷者，從忠壯軍中，共勞苦，預見此事，時告其子，爲異日容貌祖德之述。……余謂忠壯與朱公冒礮火，投軀死地，徇王師旨，豈復有毫末富貴想，會有天幸不死，命也。忠壯爵賞不逮生前，其亦已矣。朱公侘傺失志，黃金橫帶，未嘗一日稍厭其望，嚄唶大言，用以自豪，亦人情耳，奈何竟据爲實錄邪？

與瑜慶之說，鍼鋒相對。洪章以黔將處湘軍中，待遇之間，稍有偏枯，於事或亦不免，惟瑜慶謂臣典死於克城之次日，以是獲列首功，則殊非事實。考同治三年六月十六日清軍轟陷金陵城垣，衝殺入城，曾國荃即日馳奏大概情形，是夜攻克內城，搜殺三日夜，曾國藩據國荃十九日咨，於二十三日馳奏詳細情形，立功人員，列單請獎，二十五日國藩由安慶抵金陵，七月初二日臣典乃卒，故國藩猶及見之，何謂「於克城次日以傷殞」云云乎？詳所云「去破城僅十餘日」，是也。此爲瑜慶所紀中最顯之錯誤，詳如就此直駁，不必言「何獨于公以死旌伐」云云矣。賞功之論，於七月初十日奉到，國藩七月二十日爲臣典奏請優卹，（據國荃咨。）謂：『……年方二十七歲，竟有名將之風。六月十五日在地洞口受傷，十六日克復金陵城池，十七日因傷增病，醫治無效。二十日舁回雨花台營次，醫者謂傷及腰穴，氣脈阻滯，不久恐變喘症，加以冒暑過勞，難期痊可。二十三日國荃親往省視，李臣典不肯服藥，自云此次萬無生理，……即於七月初二日巳刻出缺

。其胞弟李臣榮李臣章料理後事，即日將歸原籍，擇立繼嗣。欽奉六月二十九日上諭，有錫爵之曠典，有黃馬褂雙眼花翎之懋賞，李臣典竟不克親拜寵命，感聖恩之優渥，歎該員之數奇，國荃私心痛悼，寢食難忘。……』臣典卒於拜命之前，或即緣是而誤傳為死於奏獎之前耳。（朱孔彰「中興將帥別傳」傳臣典，於其病卒，謂：『公夜戰過勞，明日病熱。或曰，公恃年壯氣盛，不謹，疾之由也。』有微詞焉。）詳所稱臣典之子義信，蓋其嗣子也。王闓運作「湘軍志」於諸將帥多以微文貶抑，國荃等大恚，「湘軍志」嘗因以劈板，王定安之「湘軍記」，乃承國荃之指而作。瑜慶所云「乖意」「改訂」，蓋即謂是，言兩書均未特表洪章之功而已。詳謂定安「一意媚曾，又何不可改正之有」，不免誤會。臣典功首，既國荃意，「媚曾」者何以必可改正乎？瑜慶所述奏名易次，指臣典以下者而言，詳謂「奏名列首，固忠襄意，李安敢以私見撓之」，又將臣典牽入，實欠分曉。洪章於是役所獲世職，乃騎都尉；瑜慶輩謂輕車都尉，非是。

寫文章的材料

張會川

彷彿是魯迅先生的華蓋集裏題名叫做「夜記」的那篇文章，曾談到寫文章的困難；第一是「怎樣寫」，第二是「寫甚麼」。以前，我對於這兩個問題，還不感覺着怎麼有興趣，但，後來不知為了啥，却喜歡的談了起來，甚至於每逢見到一個舞文弄墨的朋友，似乎是有意也罷，無意也罷，反正是說了出，或者還加上以外的一些牢騷語。這樣，是我寫文章進步的一點暗示也未可知，但是我並不敢這樣以為。

較比起來，這兩個問題，前者容易解決，而後者則難以回答，所以我說：現在寫文章不是「怎樣寫」的問題，而是「寫甚麼」的問題，其實也就是這個。祇要是有了寫甚麼的材料，那是怎樣寫都可以的了！無論你是用古文的體裁，或白話文的語句，甚或用漢文也好，用異族文也未嘗不可，祇要是說人話，說人聽得懂的話，就算了事。

然而；現在眞是苦了「寫甚麼」的問題。

似乎是周作人先生他的主張：凡鳥獸虫魚之類的東西，皆可入之為文，林語堂先生則說「宇宙之大，蒼蠅之小，」皆可述之，這條方針雖然定得好，但是多少也有點不妥當。鳥獸虫魚之類，盡可為文，的確也大有一書的價值，然而，前者已經有了無數的人都談過，後者再來同鍋，似乎味道有些不美，至於宇宙之大，蒼蠅之小，這個範圍，未免叫寫文章的人捏着兩掌熱汗反到墜入迷途中。因為事實與環境，並不允許你，宇宙之大不可多談，以至於不談，即便蒼蠅之小，恐怕它還吮你兩吓。

這就是說「死東西不可談，活東西談不得。」因為死東西人人都已談過，活東西人家沒有談過，自己更不敢試談。所以，人家談過的再談便感於無聊，人家不談自己不敢試談，沒有膽量。

如此下去，將來中國文章的產生必要減少，是在預料中之事。因為寫文章的供應，漸漸的狹窄，而另一個鑛，却沒有人去投資招工開辦。

中國沒有偉大作品的產生，這不能不是一個大的原因。

喜與哀

劉櫻邨

時事仍是亂得如一團麻。在起始，人皆還存點僥倖心理，以爲這所謂「刦數」也不過僅僅紛擾於一時的，萬不會延續到多久。原因是過去的實在例子很多：如二十六年之「反洋人」，十四年「郭鬼子造反」，十七年「大元帥被炸」；在當時皆鬧到一種怕人地步，然時間不久，即仍天下太平，人民樂業，借既往以推將來，人似皆有這份能力，故聽到日本人佔了瀋陽，自認爲不缺少一點聰明的人即皆覺到無關宏旨：事情既必有人料理，或降或戰，則自己祇好作安分的百姓的。那麼縱目前看着是亂，可是不久之即將歸於平息，當無疑義。人之徒驚，豈非自擾？故設或有所謂愚蠢人痛心疾首於現狀時，則有見解人即會以一種深諳世故的態度說：「怕什麼？還不是同從前一樣？」現在這推測已少有證實希望，且盜賊蠭起，閭里不安，看情形期待太平日子反又成了獃想，於是無論何種人亦皆覺慌懼了。

說「盜賊蠭起」，這字眼未免頗欠雅馴，且存卑視意。人誰不知九一八後關外義軍如雨後春筍？這二者之間是極有軒輊的：前者似可恨，而後者可敬。然實在說起，這又似不盡對，人各以其環境與知識之差異而作不同的事，在受壓迫後，即皆於時勢的必然下揭竿而起：迫於飢寒者爲生命鬥爭，激於義憤者爲自由抗戰：一則可憫，一則可喜，而其出於敵人之賜正是相同！故縱以「盜賊」這不甚好聽名詞加在某一部國破家亡的諸賤奴身上，似亦即不覺有多大可牴議處。不過無論如何因此而更受蹂躪的人却要較多一點，普通人家，皆將安靜日子攪壞。因懍於災禍，有衣食財帛的即皆預備儘自己財物收藏在一嚴密所在，而有姑娘的則更皆於倉促情形中預備打發出嫁。這紊亂局勢固造出幾許喪心病狂的「新貴」，然亦復成全了一些曠夫怨女，於機會所給方便，皆作了丈夫或媳婦，在日後且以小小年齡即抱上兒女，而又生出一批小賤奴來了。

賀木匠是以手藝而支持門戶的人。家有老妻兒女。因年來自己生意不好，一年中也做不到幾個工，無處賺錢，故五口之家，祇倚兒子作鐵道工人之十元月薪以贍養家事。然米珠薪桂，溫飽堪虞，所以那作兒子的雖已到結婚時候，且在小時即訂下了親，但以這筆小小作歡喜事情的費用之無有着落，仍未能將媳婦娶進門來。他間或亦未嘗不籌思及

此，然一算計日子還感拮据，勿論沒錢少少鋪張請幾個客，即女人進門後多加一人吃飯亦成問題；終於他祇有眼看着別人在這年紀穿新衣作公公了。

人是極老實人，除打算自己怎樣過日子外，從與人無所爭執。熟人們皆說「賀木匠太忠厚」，他即答說「爲什麼不作忠厚人，難道要壞？」這種憨憨語氣是更爲人所喜歡的，故偶有下鍋不濟，在他求借一升半升米頗不是怎樣難事。惟其爲人太老實，外務之影響於他的亦即極少，譬如這次事變，他即未感到如何悲痛處。這原因固亦由於平常國家所給他的好處並不怎樣多，令他無所追戀：且新的壓迫與荼毒還未開始，亦令他無所警惕。傳聞之足以嚇得人心怦的，他亦聽到不少，可是他以爲以他那樣身分人皆不足怕。說敵人嗜殺，他即想「可殺的人太多，怎就單單殺我？」說盜賊姦掠，他卻想自己姑娘術外，無動人處，當然不會被人猜過，至於強搶，那該是有錢人的「劫數」，他是一身外無有長物，又有什麼怕的？這樣，賀木匠即將日子過得很平常了。

自己既是木匠，那房子即出於自己之手造的。三椽土屋，一明兩暗，東首那間開門，鍋臺柴堆之類廚下陳設亦皆在此。屋中零亂程度，並不異於其他窮人家裏，西墻上供着紅紙墨寫家堂，其餘則是兩隻舊櫃，上面放着破被與斧鋸等東西。人一進屋，即會覺其鄙陋不堪，可是賀木匠則處之泰然，且想：「無論如何總是自己產業，比租人家的強」，祇見這份自處態度，亦即足認知他的爲人於彷彿中了。

無論如何，兒子的年事算大了的。賀木匠見別家的年青小夥子們於方便中即會找土娼尋樂，最終且得一點爲人不齒的病，於是即爲自己兒子發愁。「男大當娶」，這是前輩人世世祖傳的經典，那意思說：男子到相當年齡，如不爲之娶妻，即容易發生什麼不規矩事。他縱相信自己兒子還未失他忠厚典型，可是年月不同，手中有錢，同伴們如一勾引，什麼荒唐事還作不出來？然而環境實限制了他，他已不是能爲弟弟娶妻且鋪張到一熱鬧程度的充裕時候。那時他還有錢，他在包工建兵營時曾賺下有幾百元。現在呢，則一窮字即足括盡他的一切情形，弟死婦嫁，除兒子外連一帮他的人亦沒有，那又有什麼辦法？有時他即想：

「哈，這事情沒法辦了！」

却巧這事變即成全了他這日夜籌思的事：凡有女兒的誰也不復斤斤於聘禮之多寡，急思嫁出門去，以卸責任。見熟人中這情形亦並不缺少，賀木匠即對妻子說：

「有姑娘的都打發嫁人了，我們小子的親事也不怎樣？」

「你也可以到他家問一問去。」

這忠厚人亦未嘗不思及此，惟以從前因錢項無着對女家已一再延宕，在此一切皆可草率了事時候終似不好啓齒，因說：

「怪不好意思的。人該說我們賀家找便宜了。反正他們不見得就留在家裏，急時候就會找上門來。還不一樣？」

妻並不復多說什麼，但在心裏却想着，「這人總是那樣消停」。如不因與自己品行有碍，她即想到他的遲緩脾氣正是一作烏龜的脾氣了。

情形到近來以更紊亂一點，人心不安得如鍋邊螞蟻。且聽說遠近人家女子頗有被盜入姦淫事，故作父母的於女兒婚姻更感急切，有的十五歲即爲找丈夫陪伴一有名義的同這男子睡覺去了。賀家每日皆在担憂自己未過門媳婦的貞操，然那作親戚的孫家終未提到這話，故此賀木匠那份老實處世方法，亦即未對人說起；事情就又這樣擱置幾天。

這日是剛剛吃過早飯時候，碗箸猶狼藉桌上，未收拾畢，孫家老叟即慌張來了。木匠與婦人皆殷勤讓坐，始說天氣冷暖，繼又道及時局不靜的事，賀木匠說：

「好在我們是沒有錢人，不怕什麼。日本未必見一個即殺一個，強盜我們不怕，搶我們這樣人家怎的？」

那作親家的老人就說：

「不過有姑娘的就精心了。我來也就是爲的這個。」

這人說罷略停一刻，看神氣當亦屬老實那類，對下言頗似有所碍口樣子，終於訥訥地說：

「你們的媳婦也不小了——不是從前我也提過兩次？——老在家也不是樣子。這年月，出個一差二錯怎好？你們接過來也就算了，還說什麼彩禮不彩禮的？她媽早就這樣說，可是我總覺彩禮陪送沒有也不好看，等一等，做兩件衣裳也好，那就長久亂下去了？那知越鬧越不像話，看情形不行，沒辦法這才來告訴你們一聲。」

這人說完臉猶紅紅地，他乃是頗恥於「一點陪送沒有」。

此時婦人已將桌子撿下，正在外屋厨下傾水盆中嘩啦嘩啦洗碗，聽親家說完，即急忙探頭到屋裏來說：

「那裏話，那裏話。你們不在乎彩禮，我們就在乎陪送？眞是，這年月，什麼都說不得了。可不是，我早就對你親家說：孩子小，年靑靑的，怎樣安置；可是他不去，也是和你一樣：嫌沒彩禮難看。親家母到和我對式了，不是我們老娘們心細，你看二十來歲姑娘，這是玩的？」

婦人說話一氣呵成，且在言語間將丈夫耿直處也表一表，旋即轉身又洗碗

去了。但還未等屋裏這兩個說話，她復辭半面爲人目所及，輕輕地說：

「可是親家，你吃飯沒有？」

作親家的即連說「吃過了」，「吃過了」，且欠身表示客氣神氣，坐下時由腰際解下烟袋吸烟。

兩親家皆是老實脾氣，想不起多少話說，故即無言相對許久，直至婦人又進來時，見客人吸烟，這才頗示歉意地笑着說：

「只顧忙了 ， 連一袋烟也沒有裝。」

客人又說「一樣」。

好久，賀木匠說：

「那麼日子呢？」

「是呀，好歹也得看個日子。小人們的終身大事，馬胡不得。」這是婦人插進說的。

聽這話客人即說：

「日子到有一個。方才來時翻翻黃曆，冬月十六很好；今天十一，還有五天，你們說還來得及？」

賀木匠對何種事也無可無不可的，即作中國人或附屬日本當奴隸，祇要能在這地上過平安日子，在他意思也無所選擇，他嘗說：「誰當皇上給誰納貢」，那他作人的觀念亦即很可明白。現在對這仍不殊一向憨厚態度，故點點頭即說一聲「好」。女人辦事總顯急地一點，願早作婆婆且抱孫子，看出親家的猶疑徵詢樣子，生怕事或又綏，即說：

「還有什麼要預備的？來得及，來得及。親家，這就定了。到那天你們把人送來，我們這邊好歹也請幾個客，拜了天地就算完事。時辰呢，我看定不定也都行 ， 沒大關係」。

女人怕這關於時辰的意見不爲親家採納，故又提出來證據說：

「我妹妹不就是二十六年出門？日子時辰什麼都沒管，拜了天地就又逃難去了。人家現在不也沒怎的？有兒有女，都很舒心。」

男人聽話的心細處即並不缺少，且見妻子說話太多， 有意攔阻， 即說：

「這就怪。方才你還說『好歹也得看個日子』，時辰倒不在乎了」。

親家見主人夫婦有勃谿樣子，爲息事寧人打算，即連說「那行」，「那行」，將局勢緩和下來。男人原無意擴大事件，對別人尙無爭執，對這一同度日的老伴當然更不必輕起爭端以求多事；女人呢，以有客在當前，縱素日不輕讓丈夫多嘴，但現在亦不好意思再說什麼，故亦即不搭言了。

人走後，夫婦即算計着如何辦這事情。衣裳當然無需做，且亦不能做；不過親戚來了無論如何也得吃一點不太尋常的飯， 粗茶淡飯， 那還行？體面不體面不說，總也得像點樣子。「親戚頭一次上門，冷呵呵地就教人回去」？親

於這一點他們並無相左處，祇是婦人還想請自己近人也接兩個來，湊點熱鬧，這個，木匠却不贊成了，他說：

「你還要當事情辦？誰都是這樣草草了事，又加上我們這樣人家，有什麼？」

婦人說：

「我不是同親家說請幾個客來着？說了不算？」

木匠似又無話回答，故即沉默了。若說木匠想找便宜，不欲花錢，或時局太壞，無須鋪張，那皆不是的。他這人永遠計算於自己的生活情況的較計算其他事件爲多，找便宜，他沒那機警；愛國事，他又沒那知識，而他所躊躇的則祇是錢之沒有着落，故婦人想請幾個自己近人即頗有難色了。然主持家計好似一向婦人比自己即多一點，故對此祇好以無言默認。

時間在賀木匠夫婦之張羅喜事中過得並不怎樣慢。收拾屋宇，買點麵肉之類東西，且到鋪家先議寫賬條件，如碰小小釘子時仍須紅着臉走出到他家去：故這五天日子很快即過完了。這其間雖又傳聞些惡劣消息，如說日本怎樣，義軍怎樣，盜匪怎樣，那家怎樣，但能動這人的心的仍是極少。我不敢大胆說如賀木匠這樣人無國家或民族觀念是如何如何地壞，實則他這樣人所知道得誠太少了。如何過日子，如何安排身邊瑣事，似即是他們的職務，亦即他們的能力。持兵刃去刦掠以求延長生命，他不肯；持兵刃去殺敵以求奪還國運，而他又不懂！說他們如不用忠厚那美麗名詞，則祇可說他們是昏憒得如豬豕的，於一份習慣下僅求溫飽，將自己一切皆委諸天命與時機，任人處置宰割，直到死去，於是這「生」的義務即算盡了。他們生是無益，而死復可憫，這樣人在中國似乎太多太多，故中國亦總不見得好！

天在十六前下一點雪，一夜北風未能刮盡，故晨起時院中已成一片白顏色了。無論怎樣簡單，亦是在辦喜事；且依婦人意思事先又請幾個客，人一多，脚步零亂，不久院中積雪之未消滅於北風的却皆消滅於履踪下。天氣很冷，人帶皮帽子在近口處即結上一層霜，然所謂喜氣仍瀰漫於每人臉上，國難這兩字的意思並找不到一絲痕迹。間或作客人的來談到一點慘酷傳聞，可是那祇作成一種故事一樣，說在嘴上，並不留在心上。人皆是同環境同知識的人，眼光從不會看到遠大一點，他們或者還以爲這是國家作官那一類人應管的事，而自己則祇好吃一點飯，睡一點覺，即萬不得已時，亦僅能馴順如牛羊去忍受那份加到身上的痛苦，故什麼亦皆不必顧慮。

孫家將姑娘送到時是在上午，一切儀式皆行黜免，祇新夫婦拜了天地即算完事。大家照例說點吉利慶賀的話，木

匠夫婦亦以歡樂口吻說着「恭喜」，「恭喜」，於是又吃點事先預備的麵食，客人即散盡了。

從此賀木匠即作了公公，將一向心事了却。有時自己由街上回來，媳婦即裝烟倒水，頗有規矩。他見這樣子，心想：

「年景亂，又有什麼壞處了呢？」

情形在殺人與流血中以賀木匠看來似又安靜了些。小夥盜匪已皆星散，祇餘人數較多號稱義軍的那又一羣人還頑强抗戰　，其騷擾於人間的亦即很少很少。「中國」這名字在這塊土地已成了忌諱名字，三千萬人被强迫納進又一個新生國度裏去，一方面人造的死，一方面自然的生，所存留於茲土的已在一無形的枷鎖中被束縛着，而賀木匠却反習慣下來，不覺有何不自由處，且日仍是吃飯睡覺，無所差異於從前。

因在亂時鐵道工人，很逃亡死去了些，然工事又不可一日或停，敵人以一攏絡手段將存留工人皆加一點薪，賀木匠的兒子到這時居然賺到每月二十元了。以消息突然，且算得一份幸運，故這年青人到家時即頗高興地說：

「我們加薪了。」

賀木匠方在屋裏收拾一條凳子的腿，聽兒子話頗有不信神氣，旋即停住拉鋸，驚訝地問：

「眞的。」

「可不是？每月二十元。」

見兒子態度正經，這人即相信那年青人還不至同自己開點玩笑，以乖謬消息聳人聽聞；然他又想到兒子在手藝上並不是怎樣出色人物，故即接着問：

「是你一個，還是大家？」

兒子就說大家皆在內的。

「那麼這也好多錢了？」這是老婦人說的。

作兒子的笑了，說：

「那在鐵路上算個什麼？」

木匠亦覺到婦人問的可笑，故說：

「眞是，我們看着很大一塊事，究竟算個什麼？」

婦人就又說：

「不要你說我。」

這人仍是在妻子發怒時即不答話，以忍字了事。但在他心中却歡喜到一萬分，將家事又算計到稍遠一點，如一月可餘多少，一年可餘多少，幾年後又可餘多少；固然他還未想到用錢的用途所在，然錢這意義在他心中却是極可愛的。因這高興，他即久久不能將工事修理完竣，看看天色已黑，媳婦且將碗箸放到桌上，預備吃飯，於是他即放下木鋸，抬起身來以右手捶着自己腰說：

「這眞是想不到的事。」

吃飯時兒子特意跑出去打四兩酒，以便這作父親的更歡喜一點。木匠拿起酒杯，喝得稍稍有醉意時，即什麼事皆

想起來了：他想起來從前的歷次荒亂，他亦想起自己爲兵營包工賺多少錢，他更想起怎樣爲兄弟娶了媳婦；現在呢，他是又爲兒子娶媳婦了。在一種方便裏成全這件喜事，而又在一種方便裏兒子增加了薪水，這歷次意外經過皆在心中如家珍一樣，件件記得清清楚楚。然過去的究屬過去，這人並不加幾多感慨或眷戀，他所極高興的仍莫過於這目前兒子特殊遭遇！故他躊躇滿意地說：

「作人也就是這一回事：這回鬧亂子對我們有什麽不好來看？作官的同有錢人可是遭殃不小，不過我們呢，媳婦娶了，人又能多賺點錢，那多那少？」

平常是語遲的人而在三杯下肚，話就多了一點，於是他素日欲言而不能言或能言而不可盡言的，即皆在這時說了出來。其實他所見的亦即止此，稍遠一步，亦即茫然了。他不關心於國事之怎樣，他祇就己身一切着想，因前者之影響於他的較遲一點，故他即置之不顧。他的作人觀念僅僅着眼於家庭，而國家與民族，在過去既未令他知道有多少好處，則縱失掉這兩者他又知道有多少壞處？

到了春天，以賀木匠作主人的這小小家庭，更覺歡洽了。因兒子事好，老夫妻之意見不合處亦即不很多有。婦人且每每說到兒媳有福，旺夫興家，最後又以自己妹妹作例，說：

「我就說什麽也不在乎，你看他老姨也過得很好，咱媳婦不也是一點毛病沒有？小子又加了薪，——在乎什麽？」

這對話人當然是賀木匠。而他亦正覺到地方之歸日本管理無關於己身休戚，故亦贊同着說：

「可不是？事情就說不得。人人還都說歸日本受罪，我們受到罪了沒有？」

這人話的底下意思當然即是兒子娶了媳婦且又加薪，想婦人可以懂得，故即未說出來，讓那意思於默示中訴知談話的人，而相同見解却亦在這種方式下顯得更實在一點。

天氣一天天好了起來，農人已到動地時候。賀木匠每日吃完飯即走出去，因農家犁耙已多毀於兵燹，故他除與人談點話外，或亦代人作一日半日的工，工錢不甚計較，祇能給他一壺酒喝，於願即足。在酒後即又以自家事論到國事，且以他那份簡單可憐的知識說及他那份特殊幸運，最終仍作如此結束：

「所以我說國家變也變不到我們身上，你看受罪的是那一種人？遭殃的又是那一種人？他們都是有錢有勢，這一下子却就完了……」

聽這話如有人說：「怎麽還沒遭殃？別的不算，這犂耙就是去年弄壞的」，則賀木匠亦很有理由回答，他將說「

這是小事」，說完並將以頗有見解態度現出自詡樣子，要人同意。然他即未想到自己所得的所謂幸運之小，或又更小於此，且在一不穩定狀態下支持日子。這種人眞是太可憐點，縱他不幸災樂禍，但他却不以人之災禍作爲借鑑，反斤斤於自己當前微微利益，事情之不加諸己者，他即不會感到如何哀樂，他必至親身去體驗那份悲痛，這才可以懂世事之不簡單到如他想像那樣，然而爲時已晚，更不知如何補救；對此等人究有什麼話說？

這日他回來時見兒子即在家中倒着，脚朝着外，令人看不到他的面孔；婦人與媳婦皆默默無言，頗現悲戚樣子。情形很在他意外，故急忙問：

「這小子病了？怎麼沒上工去？」

婦人聽這話即不是好聲的說：

「問什麼？你一天叨咕好命好命，這也不用說了，裁下來了！」

「怎麼？裁下來了！」木匠好似不信自己耳朵地問着。

「誰是玩的？」婦人又說。

這一下對木匠的打擊是太深了，他的一切美麗夢想，與一切固執信念，俱在這一剎那碎成虀粉！消息的突然，是同他聽到兒子加薪一樣；那時，他還說「這眞是想不到的事」，現在這事又何嘗是他想得到的；然這想不到的二件事所給木匠的喜與哀，却懸殊得如霄壤！

意外刺激已使他身子綿軟如棉，然他仍不能即此坐下，他必需要問個究竟，故措笨得如初初學步孩子一樣走到兒子跟前說：

「是怎回事？」

年青人面色如鐵，滿佈哀憤神氣，坐起身說，

「怎回事？今天早晨上工，那管事的日本人就說：『不用來了，沒有事，用不了這些人』……」

木匠不等話完即說：

「有事時不還是找你去嗎？」

「還找什麼，這就是裁人。」

「是你一個？還是大家？」木匠這話亦如兒子加薪時間的一樣，然這先後的意思却已不同：前者是冀兒子或獨邀寵，而後者則是怕兒子竟獨遭殃。

「多了，中國人差不多都被裁下，換一批高麗人來。」

於是木匠起始恨高麗人：

「這亡國奴搶我們的飯碗來了。」

說「亡國奴」這三字特別加重語氣，好似自己仍爲自由民樣的。但兒子却分辯說：

「都是日本搗鬼！」

木匠此時已無言可說，這他才知道敵人的殘忍與毒辣處，即做細到一鐵道工人，亦無所不用其手段之極！他且又想起其他人們的受迫害事，自己與彼正無異致！從前的幸福思想他已不復有了

，他明白到敵人之所加荼毒的並不僅僅某一階級或某一種人，即他這樣無足輕重無所用心的人亦皆親嘗其辛酸滋味。厄運之加身，使他念到從前的一點好處，他想：如果地方不歸日本，這慘事也許不至於有，且無論如何亦不至將飯碗被穿白衣的異種蠢人奪去。然現在情形却那麼不同：自己完全處一受制地位，很多人的生命且委諸敵人喜怒，縱自己與家庭尚未到令人置之死地時候，可是事情既皆在「想不到」中出現，那麼誰知道此後的一切？

利害相關，刹那間亦即可使胡塗人變明白人，賀木匠即是這樣一個。然他終是無能力那種忠厚的可憐人，他僅可呻吟於暴力之下，而却無意思反抗。每日用愁用罵打發日子，算到積錢的漸少、聽到婦人的碎語，這皆足令他更增多煩惱，無所措手。

近來那作兒子的年青人似乎變更了些，常常一日半日出去，回來時亦感帶着幾個年齡相彷的小夥子，在家吃飯。木匠夫婦有時即說到費米的話，然兒子無所介意。賀木匠想：「這真是年月變了，家裏這樣，也不想找點事做，倒弄家來一些閒人，作什麼的？」他的意思仍局於家庭生計，縱恨那虐待他的人們，且眷戀於故國之平安日子，可是他仍不見有遠大思想，所希冀的僅是能有生財之道，而「還我河山」觀念雖聽人講說岳時有過這四個字，然究不是他所能期圖的。

這天一日不見年青人回來，家中皆甚懸念。在晚間媳婦於鋪被時見一紙條，上面寫着：「我作義勇軍去了，不用想我」。賀木匠聽這消息即張口大罵：「他媽的，這小子誰也不管了，幹什麼去？」

賀木匠此後更悲哀與憤怒幫自己謀生之無人，愁眉不展。然他終被留下在生時以那份相宜的材料籌謀如何度日，而那年青人却作另一份事業去了。

梅花雀，貓與天星

皮蘭得婁
侯仁之譯

原作者，意大利的戲劇與小說作家 Luigi Pirandello ，是去年度諾貝爾文學奬金的獲得者。

他被認作一位幽默的但是具有濃重的悲觀與懷疑色彩的作家。他之能獲得奬金，据說也正是因爲這一點。這篇「梅花雀，貓與天星」，正是帮助我們理解他的作風的最好的一個短篇。英譯刊在英國 The Listener 一九三四九月號——譯者。

君臨在那個村莊的茅屋頂上的，是何等燦爛的一個夜空呵！星光閃耀得那麼明亮，那麼銳利，一個人簡直可以起誓說這些大星一定是正在心心思念着這村莊上櫛比的屋頂，而再不會想到別的。但是，星果然知道牠們自己是星麼？那一排遠山果然知道牠們自己是山麼？**當真牠們知道自己就是屬於處在他們圍**護之中的，那已經有了千年歷史的小村莊的麼？不麼？那末那座立在街角的極老極老的房屋，大概也不知道牠是一座房屋吧？這是可能的麼？

＊ ＊ ＊ ＊

那麼老屋裏住着一對老夫婦和他們的一隻梅花雀。當梅花雀像習慣了似的站在無論他們哪一個的肩頭上啄着那老縐了的耳朵或脖子時，他們作夢也想不到牠是完全分辨不出他們是誰與誰來的，牠不會知道牠乃是站在奶奶身上，而並不是站在爺爺身上的，牠也不知道牠本是屬於他們孫女兒的——那個已經去世的，把牠訓練得乖乖地站在人肩頭上或是滿屋飛翔的小女孩子的。

梅花雀有一個籠子，掛在窗簾的中間。但是在白天，除去吃食或啜水的時候，牠是很少待在籠子裏面的。當牠在籠中吃食或啜水時，還要不斷地拍打着翼子，把羽毛梳理起來。那籠子就是牠的皇宮，那老屋就是牠的國度。牠可以任意飛到哪兒，站在哪兒，但牠的習慣是落在客廳的吊燈罩兒上，或是落在爺爺的椅背上，而且還常常……你們知道鳥兒是常常幹什麼的！

這一對老夫婦被孤零零地遺留在世界上，孤零零地他們只有一個小孫女兒慰娛他們寂寞的晚年。但是不但沒有慰娛了他們的晚年……在十三歲的時候……

……唉，唉！她飄然去了，遺留下來的只有她的梅花雀，梅花雀兒的飛舞啁啾。最初，當這不幸的悲劇臨到他們的頭上時，他們把牠完全忘記了——人在這時候如何還能想到牠呢！但在孫女兒入土的那天，當他們正哭成一團兒的時候，小鳥飛來落在奶奶的肩上，因爲受了她急促抽咽的上下動盪，突然伸了牠的小頸兒輕輕地在她耳朵上啄了一下，似乎在說：「唉，你們把我怎麼辦呢？我是屬於她的，現在我還活着，活着需要你

們的愛護，你們對於她那樣的愛護。」

老頭兒把牠捉了在他的大手裏，戰顫顫拿牠給奶奶看。但梅花雀不願被人捉在手裏，以剝啄來報復他們的親吻。

哦，奶奶可是死心踏地相信，完完全全相信着哩，當那梅花雀兒滿屋裏亂飛時，牠一定是在找尋着她那故去了的小主人，一刻不停地找尋着……而且當牠啁啾地叫着時，牠一定是在問着她問題哩。呵，是的，牠想得到一個回答。正因爲是得不到回答，所以牠才發氣呢。人能懷疑這個麼？一個人只須聽聽那低柔的顫慄的聲音，一遍兩遍三遍甚至重複了四遍，便可完全明白她是在發着問題，這比用言語來說還明顯呢。

但是，牠爲什麼發問呢，爺爺說，爲什麼呢——如果牠確切知道她是死去了的話？

唉，天哪，牠終竟還只是一隻梅花雀呀——只是一隻鳥兒呀。一隻鳥兒怎能像一個基督徒似的來運思推理呢？他完全弄昏了，有時牠叫她，有時牠哭她。舉例說吧，當牠縮作一團，頭兒深埋在兩肩裏，假在籠中，小眼睛半閉着，發出來微弱的唧唧聲，那樣低柔，那樣悲悽，你怎能懷疑牠不是哭她的死去呢？

爺爺並沒有駁她。他並不完全這樣相信，他不……但他不願意奶奶悲傷，因此，有一天，當鳥兒在牠的籠裏啁啾時，他慢慢地笨拙地爬到一隻椅子上，乘其不備地打開了那關着的籠門，使得梅花雀飛到屋子裏來。

「看哪，看哪，牠飛了，那個小流氓！」於是他開心地笑着。

於是他倆爭吵起來。奶奶數落着他。多末可恥，在人家悲傷的時候，在人家願意安靜的時候去打攪人家。你聽！你聽！……牠不是在那兒抱怨哩麼？

「抱怨？」爺爺說，「牠在唱歌哩！」

「唱歌？」你管那個叫作唱歌麼？牠在咒詛哩，牠在發洩牠的不平哩。而且牠咒詛，牠的發洩不平，是完全應當的！」

於是她跑過去撫慰牠。但是梅花雀是並不要人撫慰的。牠滿屋裏亂蹦亂跳，越來越發惱了。而且牠的發惱也是完全應當的，奶奶說，因爲牠太被輕忽了。

這場熱鬧的笑話所在，就是老頭兒一聲不響地接受了這樣的數落，心裏難過起來。可憐的小鳥兒喲，人家是應當讓牠獨自痛快地悲傷一下的！

因爲他知道——爺爺知道，被人輕忽是什麼滋味。在這村莊裏沒有一個人對他和他的老婆是重視的。人人都笑他們——爲了他們對於一隻鳥兒的寵愛，爲了他們白天夜裏地門着窗子過活，爲了他們整年價不邁門檻一步，爲了他們像一對小孩子似地哭作一團。但是鄰居們都是小心翼翼的，因爲爺爺是條硬漢。他坐在圈手椅裏想到他們時，無時不是怒氣忿忿的。讓他們哪個敢近他跟前來，他會剝了他的皮！他不是可以玩忽不見的。誰家都知道他年青時的脾氣何等暴躁，三次離進監獄不到一髮之隔——爲了他那火烈的性子。讓他們敢於嘲笑他的梅花雀兒，就是在現在，他雖然上了年紀……

那天晚上，他怒氣騰騰地走到窗子去，肩上掮了梅花雀兒，拿兩隻冒火的眼睛瞪着對面的房屋。

那些房屋，那些有着屋頂，門窗，烟囪，花盆的房屋，的確是房屋，老頭兒是不能懷疑的。他所住的房屋是他的，鄰屋所住的房屋是鄰居的。但他沒有問那匹貓兒以為這些東西如何，那匹雪白的，漂亮的波斯種貓，那匹臥在一所房屋的窗子上，爪兒收攏起來，眼兒閉了在太陽下取暖的貓兒。屋頂？窗子？門？我的房屋？你的房屋？都是胡說八道！一所房屋只是能够爬進去，能在裏面睡覺——或假裝睡覺的地方而已。…………只要牠能够設法進去，那所房屋就是牠的。打算門窗能够阻擋住牠——牠，一匹貓！那簡直是妄想。如果牠願意跳進對面那所房子裏去，把那隻鳥兒吞了，哼，牠便馬下去幹……

但讓我們把事情放得公正點吧。這匹貓怎能知道對面屋裏那隻梅花雀對於那對可憐的老夫婦，就像整個的世界呢？牠怎能知道那隻雀兒是屬於他們的小孫女兒的，那個死去了的小姑娘，那個教會了牠站在她肩頭上或是滿屋飛翔的小姑娘？一隻梅花雀只是一隻鳥兒，一隻可吃的鳥兒而已。而且牠怎能知道昨天當牠蹲在窗外，臉兒緊貼着玻璃，斜視着屋內欣然飛舞的鳥兒，而爺爺過來把牠嚇走時，他的眼如何紅得冒出火來，怒氣冲破了胸膛，而且還告訴牠的主婦說如果他再見着牠在那兒時，他一定要拿槍把牠打死呢？

那個星光燦爛的晚上，貓兒吞了梅花雀。一定的！為什麼不呢？這隻梅花雀只是一隻梅花雀，和別個並無分別…………

至於那匹貓兒究竟怎樣設法爬起屋子去的，永遠不得而知。奶奶到廚房去收置晚餐時，瞥見一個白色的物體當地一溜烟地跑了出去，地面上是一些小片的羽毛，極細柔的，自胸部掉下來的，隨了開門時的一陣風，在石板的地面上輕輕飄動着。唉！她叫得何等慘痛的一聲！爺爺聽了馬上跑來，於是狂人似地攜了槍，甩開了拉住自己不放的奶奶，衝向對面家裏，朝着窗子便開了槍。他在對準棹上安閒坐着的貓兒開槍。兩次，三次，他開着槍，直到鄰居也攜了一隻槍向爺爺打過來。

悲劇。老頭兒胸部中了一槍，死了，被拖到他的房屋裏來——他的老婆那兒去。鄰人逃走了，藏躲在山裏。兩家的破滅。全村莊一夜的混亂。

但是那貓兒呢？牠在吞下梅花雀後一分鐘還記得這件事體嗎？那向牠開槍的爺爺呢？牠縱身一躍，便輕自跳開了。那兒不就是牠麽！——那兒！——坐在屋頂上，不轉眼地釘着天上的星兒，黑瓦上面的一個白點兒，安靜地什麽似的！那些星呢？在那個沈靜的夜之神秘中，一點不會想到那個村莊的茅屋頂吧，（這個，你一點都不能懷疑），雖然牠們那樣銳利地向着那村莊的茅屋頂放射着光芒，以致令人要發誓說牠們一定是在心心思念着那些茅屋，而再不會想到別的！

原文献残缺